

1948
Dc68.2
U G Z

七 節

如此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

蔣美特務重慶士屠殺之血錄



972312

重慶市各界追悼楊虎城將軍暨被難烈士籌備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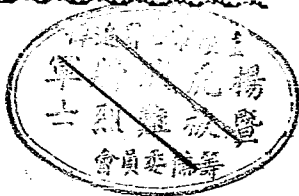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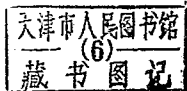
如此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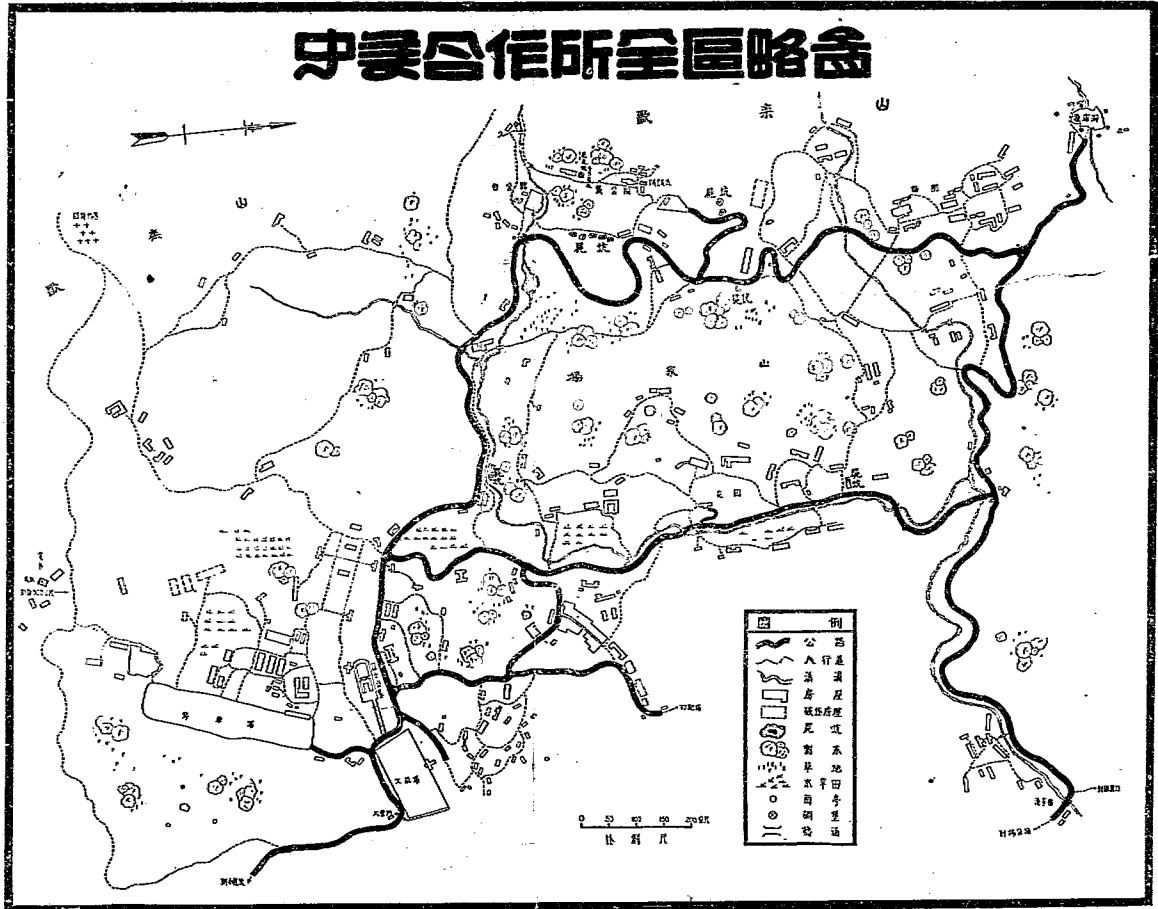
中美合作所全圖	
中美合作所真面目	1
血腥的記憶(中美所集中營生活)	9
獄中詩文鈔	16
囚歌 墨牢詩篇 在煉獄中長成	
楊虎城將軍、羅世文烈士、許曉軒烈士遺詩	
把牢底坐穿 文澤烈士遺詩	
「中美合作所」血債！	20
從楊虎城將軍殺起	
血染白公館	
火燒滄南洞	
松林城再一次大屠殺	
被難烈士事略	32
被難烈士遺名單	
永恆的悼念	79
一、重慶各界人民追悼會	
二、遠程送殮行列	
三、烈士遺物展覽會巡禮	
烈士身份統計	
烈士籍貫統計	
獄後小說	84

用血來償還——我們必須索還這筆血債！充發我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打倒吉爾、西森、海南島、解放全中國！把匪首蔣介石項頭來，為我們處烈士復仇！

這筆血債，蔣匪「合作」屠殺中國人民的血債，我們不能忘記，「血債必須用血來償還」，我們必須索還這筆血債！充發我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打倒吉爾、西森、海南島、解放全中國！把匪首蔣介石項頭來，為我們處烈士復仇！



中委台信所全圖略畵





◦門大「所作合術技種特美中」



◦片照的屬家其及務特要首輩一、物走狗石介蔣是這

◦上右，簽錄徒匪務特就頭所美中是「×」有角上左



○鏡手製美內所美中

西南特務驚人大暴行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英勇叛的人民解放軍，擊潰了國民黨反動派雲南，在西南兩省作垂死掙扎的殘餘武裝，迅速解放了西南最大的城市——重慶，解放了西南各省最窮最久的重要人民。然而，當重慶的百萬人民正以無比的狂熱來慶祝勝利的時候，竟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之間，有三五百多位人民英雄，被西南特務機關設的驚人大暴行。

這暴行的殘酷是驚天動地的。被屠殺的三百多位烈士，都是為了爭取人民解放，在西南兩省的革命鬥爭中，英勇堅持不妥协鬥爭的鬥士；或是正在抗日戰爭中，為了參加民主團結的愛國行動，以致被屠殺的鬥士；或是正在抗日的重慶，就前線，他們已經穿過了幾長夜，到連連明日的最後一分鐘，才目的轉介石河內，而被狂地令其緊要的特務匪徒，施以慘無人性的火屠殺；輪下滿地血，萬代冤仇，才換得而過。

這次大屠殺的屠場，就在重慶西北郊區中法美合作所集中營內。中美合作所是一九四二年成立的，全稱是「中美技術合作所」。這個惡毒的屠場，是名不虛傳的「屠場」，是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國法西斯在中國境內，為了反對中國人民解放，刺毒並屠殺中國人民自由與生命，特別聯合組織起來的。

重要人民，曾在解放後的狂歡中，帶著無比的悲憤，絡繹不絕的到這「中美合作所」的屠場內去過中法美。血淋淋的現狀，向人確切地說明：這次屠殺是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國法西斯合作的「結晶」。中美合作所就是美帝和蔣匪，壓榨着中國人民，陰謀苟合的私生子；也就是美國特務指揮國民黨特務如何

中美合作所真面目

中美合作所究竟是一副猙獰面目？這魔窟的內幕沿革如何？在這裏，我們必須揭露出來，向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提出控訴！

監視，拘禁，和屠殺中國人民的訓練所和司令部。中美合作所內的兩處集中營——渣滓洞和白公館，就是蔣匪囚禁中國人民的最大牢籠。中美合作所底本身，就是一個聚此罪見，殺人臨刑的人間魔窟。

我們從中美合作所這個魔窟，從蔣匪集中營屠殺的烈士們斑斑血跡，獲得了一些證據；美國帝國主義，不但在這次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繼續不斷的供給了蔣介石匪幫數達五十億美元以上的軍火、物資，和貸款，間接的殘殺中國人民；而且還同國民黨特務密切合作，直接參加屠殺人民的犯罪行動。

然而，我們從中美合作所這個魔窟，從蔣匪集中營屠殺的烈士們斑斑血跡，更證明了中國人民是不朽的；中國的人民英雄們，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忠貞堅強的革命意志，並未在美帝和蔣匪的屠刀下屈服；而取得了中國人民解放的必勝勝利。所以，中美合作所一方面是為了屠殺的屠場，另一方面卻是中華民族最後優秀的兒孫——共產黨員，及其他民主愛國人士殺身成仁的聖地。

中美合作所究竟是怎樣一副猙獰面目？這魔窟的內幕和沿革如何？在這裏，我們必須向全世界揭露出來。我們必須把美國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合作屠殺中國人民的殘酷罪行，活生生地，血淋淋地，向全



○識記的標這黨匪均具用的內所美中

世界人類提出控訴！

「特區」輪廓速寫

中美合作所是一個舉世罕見，駭人聽聞的人間魔窟，這魔窟之大是無可比擬的。

從陰森的歌樂山下，到沙磁文化區，毗連着的一片丘陵起伏，廣闊深遠的山谷地帶，橫跨在南京市區第十三、十四、十七三個區之間，直徑長達十三華里，盤繞凡二十餘英里。包括洪澤湖、梅家山、逸詩林、松林坡、白雲館、五臺觀、紅樓殿、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橋公橋、朱公館、步雲橋、嵐山等地，都是屬於中美合作所「特區」。

從歌樂山上俯瞰「特區」全貌，可以看見這個魔窟原也是一片良田美土，還有着潤谷、山泉、小橋和溪澗。這片土地應該是屬於人民自己，應該好好地生長起自由的花草和稻粱的。然而，魔窟的八百餘間複雜建築，零落的分散在山坳，山腰和樹梢上。這些建築當中，有陰森的牢獄和豪華的官邸，也有儘管一人，的警衛崗亭。毒蛇般的曲曲的公路蜿蜒其間，無數的小徑連接着公路與房屋，構成了這座人間魔窟。在這魔窟的邊緣，是用無數的機噐和衛亭互相冷酷的監視着，封鎖着，劃明了生與死，人間與地獄，自由與監禁，人民與反人民的分界線。

在重慶到磁器口的大路上，有一條小型公路是專為中美合作所修築的。要轉入「特區」的公路，由浮坪壩到小橋公橋，需車行十五分鐘，才能達到中美合作所的大門。這大門是依着峭壁而開的，由兩座石墩所形成。門邊四山谷間，築起一排中古式的高大城牆，作為這個魔窟的屏障。

這大門沒有門扉，是用機槍在碉堡孔中來封鎖的。門內的居民早就被趕出來了，而大門外的人民，自一九三九年軍統山南京遷此，有十年不曾進去過。於是，一絲萬大的城牆，隔出了一個單獨的特務世界。我們從內那組織的龐大嚴密，就可以看出美帝國和國特合作屠殺中國人民的計劃之精心組織無微不至。

中美合作所內，不但有白公館、液洲湖這兩個暗無天日的牢獄，而且還有十個全為美國帝國主義者所製造的軍火庫，包括大藥、輕重機噐、卡賓、步槍、手榴、子彈、炸藥、汽車、汽車零件、電氣器材、防暴器噐、防空器噐、醫療用品、被服、鍋蓋、中英文對照的圖表、和手槍、S. A. P. 的招牌、分門別類的裝在倉庫內，不少物重價貴的打紙等，都是「S. A. P.」的招牌，分門別類的裝在倉庫內，不少物重價貴的打紙等，都是「S. A. P.」的招牌，分門別類的裝在倉庫內，不少物重價貴的打紙等，都是「S. A. P.」的招牌。另外，還有四個木器傢具庫，以上物品數目，現已無法統計。在魔窟被關閉的時期，據說有兩千部汽車，經常往其間。

其他房屋，除了「敵公祠」、梅園、楊家山藏書館這三所特務頭子所居的

官邸之外，還有可容兩千人的特務班的飯堂和宿舍，經常保持一千八百人的交響隊一隊人的營房。一座中美商辦公館，一座中美所大禮堂，一座小型禮堂，一所專為教育特務子女的一式山小學，一個大運動場，一個大打靶場，一個開有商店，合作社專供特務家屬居住的村莊——五區觀，及一家銀行。而且還有全套美式的電音、氣象台、發電機、印刷廠和醫院。以及兩個澡堂每月約百噸的煤礦，一大片農場和一個埋葬特務的公墓。

另外尚有一種特別特別的「四一圖書館」，及一個兒童圖書館。而且，在這魔窟內，還有一種特別的紙幣，這「冥鈔」名「交響隊第二隊福利紙流通券」分一角，二角幾種，註明「限本隊通用」，不流通到外面去。



(右)這就是美特務樂斯 (Milo) 住的梅園，特務狗子們的魔窟。在這裡，不知有多少中國人民遭受過迫害與侮辱。

(下)在「特區」內，特務們使用的貨幣。





(上)中美所內，蔣匪幫與美帝「合辦」訓練特務的大禮堂。
(右)訓練特務的大操場。



中美合作所與外其連絡，郵政是磁器口第四號信箱轉。電話有四十餘部，有一電路交換機，掌握魔窟的神經中樞。無線電台在抗戰時，與秦德純及世界各地美帝特務組織，都可通報。日本投降後，這電台是直接與特務頭子毛人鳳保持密切聯繫的。

美帝給國特種樣多的美式裝備，國特也新修不少洋房來孝敬主子。除美國特務頭子梅里斯(Morris)居住的豪華洋房「梅園」之外，還有春香一千餘英畝的幾幢宿舍、大餐廳、辦公廳和跳舞廳。這些美特們的住所，因範圍太大，故有第一所、第二所之分。美帝不僅訓練國特如何殺人，同時也訓練高獄

警犬如何吃人，設有一所特殊的警犬訓練班。

在這些複雜的建築與建築之間，都有石板小路可通。這些石板小路的取名，是以全國二十八個行省的省名來命名的，如綏遠路、鄂夏路……等等，顯示了特務妄圖奴役全國人民的瘋狂野心。

但是，在那些宏偉的宮廟的空地上，那些路旁的菜畦，那些修身的花園土中，甚至那些複雜的建築物的地板之下，到處充滿着，地埋着革命烈士的屍骨。如宋炳輝、楊虎城將軍的遺體就是從「戴公祠」的花園中挖出來的。宋炳輝烈士火輪的屍首就是從「戴公祠」警衛室小屋內的三合土下面掘出

來的。現在，我們已很恰的介紹完了中美合作所這個魔窟的輪廓，我們必須立即指出這個魔窟的事實：中美合作所的房屋是建築在中國人民的屍骨上的。特務們所栽種的花草蔬菜是用中國人民底鮮血來灌溉的。

兩口「活棺材」

我們再往前走，到白公館和渣滓洞——這魔窟裏兩所暗無天日的牢獄中去看看吧！

「爲人進出的門裏鎖着
一個聲音高叫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跑出來吧
給條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軀怎能從狗頭子裏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將我這活棺材一齊燒掉

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這是人民英雄，前新四軍軍長葉挺將軍，在渣滓洞獄中時用血寫的一首「囚歌」。

「活棺材」，這是集中營最生動也最真實的寫照；「樓起「活棺材」，黑暗恐怖牢獄和血淋淋的浮現在人們眼前。

白公館看守所，這有名約牢獄，爲中美合作所的第一看守所，是百餘個集中營國防部軍務局（即軍統）的一九三九年才開始辦人，這裏的政治犯都是所謂「案情」較重者，多係自息烽監獄及重慶龍門，石灰市看守所移此，如陳然、黃顯聲、王璞等烈士，就被關在這裏。管理白公館看守所的特務，都直接由軍統任命。白公館看守所的所長，副所長，看守長計有：郭子川、郭維翰、張少雲、丁敏之、張鶴（張鶴之下有副所長二人，爲楊五三、謝旭東、謝又兼交警巡邏大隊大隊長；及看守長李謙祥）。最後一任所長爲陸景清，看守長爲楊進興。

白公館原是四川的一個小軍閥白駒所修的院落，本名「香山別墅」，靜隱地隱伏在歌樂山的山坳裏。公路只繞山脚，峽底一坡石梯才能進去。白公館四週都爲高大的院牆緊密着，屋後三面均臨岩壁，有深澗自屋下掩過，流水

終日點綴不絕，陰暗而凄清。自一九三九年開始成爲中委所第一看守所以後，「香山別墅」的大門便被封閉了，而從右邊院牆另開一小門，搭一繩索，牽到後院的梯去，從那裏去。小門之外，還有兩排平房，是特務看守人員辦公、睡覺、遊戲、進食的地方。小門之內，是二間兩層樓房，樓上樓下共有二十餘間平房及三間陰涼的地下室，關人最多的時候，有一百多人。

院牆外面，活潑的場所，在對面牆壁上，特務掛滿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黨票，標語，無恥而毒辣的標語。如「懲惡懲惡，惡惡相報」、「三民主義清潔黨，無情主義」、「正誦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親行實踐，守法簡便」、「不爲信守即是叛徒」。以上關於「民國三十八年冬」提綱思想一依三民主義綱守綱守紀守則守好，「約束行爲基於國家法令重秩序明刑罰」。

以上四層所長謝旭東特務所題。另有「三民主義新秩序明刑罰」，「三民主義後我我們的實踐」，以三民主義規範我們的行動，以三民主義建設我們的國家」。並有「統一思想」幾個大字。

渣滓湖是中委所第二看守所，距白公館約有五里之遙，一所破爛的院齊空全坐落在荒谷中。渣滓湖因右邊有一家煤坑而得名。煤坑的地道與渣滓湖



(上) 渣滓湖集中營內圍
他們在牆上寫的標語。
(右) 「救公祠」。

的地下通過。渣滓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開始個人，當時的囚犯是由市黨部門口三〇號行儀移三科看守所移此。來挺，車陳先等烈士亦曾被囚在這裏。抗日戰爭結束，重慶召開政協，政治犯們有的釋放，有的被殺害，渣滓湖就空起來了。直到一九四七年，又由重慶行儀移三科改爲中委所第一看守所，重行禁閉政治犯。第一批被送進去的是重慶「六一」被捕的三十人。在解放前，渣滓湖是屬於西南軍官公署的。看守所長也由軍官公署第二處任命，所長李誌，管理組長徐貴林。

渣滓湖三面靠山，一面臨一深溝，離白公館七里之遙。荒山上重重疊疊的樹是關亭和警備站，經常有僞長官帶警備隊一連人看守。渣滓湖內，共分內外兩院；外院爲特務看守人員所住，牆上寫滿標語，是專門給特務自己看到的。如「長官看到想不到聽不到聽不到聽不到聽不到聽不到聽不到聽不到」。「生命重於生命，工作崗位就是家庭」。十足表現了特務走狗的特質。

內院，是一排平房，分樓上樓下兩層，共有牢房十六間，爲男房。另有女牢房二間。這套房型的政治犯，最多時達七、八百人，最少也有二、三百人。牢房對面的白粉牆上，也塗滿一些無恥標語，如：「青春一去不復返，細細想想……證明此時此地，切莫快進！」、「政府憐惜你們苦過頭去，極望你們轉頭歸來！」、「迷津無邊，固國是岸，寧靜忍耐，母想母尤。」及一些亂草雜民區三十八年九月九日轉黨訓製」。

在白公館與渣滓湖之間的荒山上，特務用汽車輪盤當成鐵鏈掛在枯樹上，在裏面鑽的深夜裏，每隔五分鐘就敲一次，這種恐怖的聲浪，震動着新在廢廟之夜變得更加恐怖。

白公館和渣滓湖兩具「活棺材」不知殘害了多少人民愛國的偉大生命。但烈士們並未爲這些黑暗的字眼，殘酷的毒刑，和無恥的謾罵所動搖。他們終於帶着不屈不撓的意志，高唱着新中國的國歌，高呼着「中國共產黨萬歲」，在烈火與熱血中殉了永生。

之外，在楊家山後邊路附近一棟平房的三間小房內，曾囚禁過楊成武將軍及其夫人公子。楊成武將軍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和談時被押往貴陽。九月十七日又押回中委合作所「救公祠」旁的水外室內，據說在會客室內特務約有一小時就發了瘋。張學良將軍在抗日戰爭前後，由毛澤東押往台灣之前，也會在中委合作所禁閉一個時期，後來才由毛澤東押往台灣去的。

「救公祠」，這個特務子孫紀念的特務頭子戴笠匪徒的靈堂，原是戴笠在一九四三年給蔣介石向蔣蔣米謝空襲的「戴時美香莊葉特務祠前」反共標林一號曾在蔣蔣米謝。戴笠死後才改名叫「救公祠」。高距在松林

國人民的大苦。

一九四三年，被簽爲了加蓋與特務結，這調了當時在偽中央訓練團學員訓練班的大學生一百人去赴任編譯工作，由中美所主任羅普其武特務主持。當這批大學生現身於編譯班之後，才發覺就逃了出來。

直到抗日戰爭結束，美國特務紛紛離去。柏樂斯在行將返美時，有一天曾一連簽了十一特信給戴笠，可見這批兩個特務份子感情之「深厚」，並犯大批美製軍火武器裝運特務，留作原家中國人民的禮物。

據悉，軍統局海軍部還往南京，殺人魔王！嚴監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青島與美海軍上將利克交換配合進攻解放區的情報之後，派返南京途中，就死在南京。於是，樹倒猢猻散，中美合作所因此就冷落下來，全國特務的統治權就造成了唐蔣、鄭介民、毛人鳳之爭。軍統局由唐蔣到鄭介民被竊坐在長時期內，大批特務轉入當時表面上是調停「國共紛爭」，而實際上是在美帝和國民黨反動派暗中策動內戰、破壞和平的軍調部，藉調處爲掩飾而進行情報工作，指揮進攻解放區的陰謀。後來，軍統內部紛爭，結果，戴笠嫡系的江山派特務頭子毛人鳳獲得勝利，改爲保衛局，由毛人鳳任局長。

西南特務組織則另成立「西南區」，由楊東復行轄第二處處長徐遠舉特務任「區長」，周養潤任副區長，後爲李修德，而徐與保衛長（即軍統）聯繫，對毛人鳳直接負責。中美合作所內的美製軍火庫及一切財產，另統一連產保管組，屬保衛局第四科。歷屆公產保管組主任爲侯鏡屏、張毅夫、丁敏之、高現辰、周養潤等特務。

中美合作所除了有大批特務看守之外，還有武裝特務部隊駐守。解放前爲交通警察總隊第一旅的第十、十三兩總隊，約一千八百人，旅長爲何龍慶特務。但這批交警士兵，在中美所內逃亡大半，後又另成立交警第一旅旅長總隊，連班來補充。這個特務裝部隊，原爲軍統的政陸安訓練班，徐遠舉總隊所改成的，在抗日戰爭結束後才改爲交警總局，由周佛西任局長，馬士昭、史志勤任副局長，全國原轄十個總隊，下放大隊、中隊、分隊。後又在蔣之下設旅，旅長由台調來的六十名「嫌疑犯」，在各地方發動叛亂和工廠。這些原家人民的暴行都是交警特務直接下手的。現在西南地區向人民政府軍進軍下，特務首領份子雖因無路可逃，現已在西南地區向人民政府投降。

中美合作所之外，直接動手捕人的特務份子，西南是由楊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特務負責。以下分三課：第一課課長趙秀登特務，第二課課長雷天元特務，第三課課長徐元特務。再通過楊長官公署特務，僑務局長及分佈在各處各機關的特務，由「打報告」到進行綁架；最有名的莫第一處重慶行勤組組長齊元壽，副組長楊允森，行動員有左志良、何啓明、陸榮如、陳

雲壽等。齊元壽是徐遠舉的得意幫兇，他就被派往香港刺殺楊長官將軍的兇手。在前年特務進徐遠舉的山人民游擊隊時，齊元壽更是一隻兇鬼的發大。

荒淫、無恥、欺詐、迷信！

中美合作所，這個美帝、蔣特務二位一體的人殺人組合，不但充滿血腥和屍骨，而且還充滿荒淫、無恥、欺詐和迷信。

軍統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一日」成立的。故每年的四月一日，特務們都要開大慶祝「四一節」。開會演戲，張燈結綵，焚香燭祝，儀式非常隆重，並放三天焰火。各地的特務都要推派代表，像開山總會一樣，到重慶來參加。後來戴笠死後，「四一節」便和「三、二七」戴笠的祭日合併舉行。一九四九年的「三、二七」紀念日，就是在「戴公祠」舉行的。當時，貴州特務是各正倫代表參加，西北特務是郭奇煥代表參加，毛人鳳也自南京飛渝主持。

在戴笠生前，每年的「四一節」多在重慶市區內雜家海軍統總堂內舉行，在戴笠之外，還要開個道場，追悼已死的特務鬼魂。那天，總堂內四壁懸滿死亡特務照片，並把特務遺像用飛機、汽車自各地接來，坐在總堂的台前，以示優待。蔣介石應每年都親臨主持，先由蔣區一一慰問各家屬，再由戴笠插香焚香，表示哀悼；然後，便發給優厚的撫恤金給各家屬。但是，這些特務究竟是怎样死的？家屬們一點不知道，也不准進門，戴笠只宣佈這些人都是被「敵人」打死的。然而，在所有的死亡特務的名單和照片中，却分成兩類：一類是「殉職」，一類是「殉難」。而「殉職」與「殉難」究竟是以怎樣的標準來劃分的，除了特務頭子之外，誰們是無法知道的。這個秘密，後來才揭破：「殉職」特務是被「敵人」打死的；而「殉難」特務則是被特務自己打死的。戴笠却裝嚴密，欺騙各家家屬，把這喪失親人的仇恨一手推給了「敵人」。因爲，在軍統這套組織內，殺人就是終身職業，不殺一人就會互相連連監視的「自己人」，加以比殺害「敵人」更難的檢驗。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是中美合作所最腐敗最熱烈的時代。我們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聖誕夜，在中美合作所舉行的美特和國特的聚餐大會出席人名單中，可以看見當時席間的淫樂「情況」。美特出席人員有伯克少校等及其攜帶的中國小姐共四十八人。軍統局出席有戴笠等一百二十二人。軍統計有戴笠、唐蔣、鄭介民、毛人鳳、羅榮備、鄭修元、魏天百、魏天恩、廖宗澤、李濟中及唐蔣之妻。局本部主任戴笠等「小姐」、「夫人」。戴笠特名單，係由美海軍軍醫艾爾上尉前開出，給中美所主任羅普其武的。原文譯下：

U.S. NAVAL GROUP, CHINA

OFFICE OF THE COMMANDER

9. December, 1945.

美國海軍駐華代表司令部辦公室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給陳先生的報告錄
事由：聯合海軍人員名單
一、下列海軍人員將參加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頂好」聖誕晚會：
本部：白克少校，蔣遜少尉，克爾上尉，塞少尉，邁爾中尉，蓋倫少尉
威爾少尉。
祝賀者：
祝賀者：
H. 布拉克
H. 克拉克
E. 克萊特
N. 甘伯爾
J. 亨布雷
J. 麥克高溫
J. 巴森
J. 史多佛爾
J. 萊納
H. 白爾河爾
L. 布魯斯奇
E. 克萊特
A. 克雷德
L. 古德遜
L. 海恩
F. 麥克斯
H. 邁門奇
B. 史多佛爾
C. 波埃
E. 卡德爾
D. 地凡波
C. 漢浦敦
W. 金浦
A. 史爾斯
E. 邁爾斯
J. 布雷得烈
W. 卡
L. 柯華
P. 艾爾頓
D. 蘭文斯
W. 麥克穆
B. 里何
J. 史平克
J. 湯姆遜

二、下列中國小組將以上列名單中威廉·薩爾布的客人身份參加晚會：
新鳳蓮、重慶某醫學院學生。
三、庫德、邁爾中尉在十二月十二日之名單未列入。
R. 史。克
R. 史。克
R. 史。克

另附：美方請加下列二人在聖誕節名單內：侯活德少尉及孫雅娜小姐。
另外列有李逸敏小姐，吳會蘭小姐，王儀序小姐。
陳道琛的舞會，是常在中美合作所內舉行的。到會的美特和國特每次至少二百到八百名。並由軍械局女職員，訓練班女生及女護士們擔任招待員。美國特在飲酒作樂，酒酣興旺之後，就開始用高聲的本性，無邪的女人就說些特作惡，強姦女性。無恥的國特則將這種醜事向下屬隱瞞，而且串通美特作惡，強姦女性。
而殺人魔王——鐵蛋，也就是森澤的魔王。楊家山鐵蛋公館，就是中美合作所最有名的賭窟。凡軍械特務們的妻女，被該鐵蛋見了，就被強姦並強姦里受辱。剛強班的女生更是班上之內，多被強姦。當時，重慶新華日報曾經揭發過一羣「一個女生的控訴」，即是對鐵蛋之作惡事實。鐵蛋這種強姦，不但為當時訓練班的學生所痛恨，即軍械特務一同志，也莫不忿恨切齒。但在嚴的淫威之下，這批奴才不敢強強。一個個的侍候衛兵，因命令其拿一條

女人肉體去洗，臉上稍現有不快之色，即為鐵蛋所諷刺，這是中美合作所任人俯仰的專制。
一九四六年就死後，軍械局成了軍械無首狀態，中美合作所這處窮窟因此冷落下來。除了殘害人民英雄的行徑仍在繼續之外，原來豪華、喧囂、淫樂的場面減少了，滿目盡是悽冷、恐怖和荒涼。
我們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聖誕夜），從特務們往返的信函中發現有這樣一段：

「憶及去年前此日此時熱鬧環響，與今日之冷落寂寞相較，真使必熱與寒顯而出，今日城家與邊防均荒涼滿，人煙稀落，野犬環繞其間，尤以激虛所住營房，多而不潔，到處是冷，午間炊煙四起，如墮佛公堂。晚則竹籬之聲，每使行人住足，門前披皮腐紙一任堆積如山，兩公（謝雨農，即鐵蛋——編者）有言，對此裝不肖子孫，亦祇有老淚橫而已。」
這封信，不管是軍械、中美合作所這一系列殺人魔窟的葬歌。在一九四六年，亦即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的支持下發動內戰，全面進攻解放區之際，這裏就出特務們自己真聲唱出來了。

烈士鮮血凝成的仇恨

活棺材終於粉碎了。鐵窟終於被打開了。
活棺材，這鐵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鐵窟所打碎的。而且還從「活棺材」內解救出了一羣革命志士。
由於人民解放軍的神速進軍重慶，怯懦不快的特務們慌了，在一一·二七下午，就拋出兇殘的慣技，開始殺人、放火和炸毀。首先在中美合作所內，對白公館和渣滓洞，兩處「活棺材」內的人民英雄加以屠戮，並把他們在重慶市區「新世界」的政治犯，也押到中美合作所來一併屠戮。從中美合作所大門到白公館，楊家山的賭窟，「鐵蛋」的賭窟，「鐵蛋」的賭窟，渣滓洞的牢房，及雲台風煙



「牢房」的門他堵破們徒至大一的內「區特」在留這是這，「敵手動行」式堆堆



● 德園倉庫倉庫的快，時起過倉倉

一帶，就成了屠場。在美觀卡敦槍聲中，到處都是烈士們的鮮血、屍骨和斷
 梁。洗淨別情更悲慘，特務在殺人之後又放火燒城，牢房的廢墟上，去滿
 西門地墊了屍骨。

而敵公同土匠上的三個大坑，路旁車野車的一些小坑，和宿舍周圍的一
 個屋坑，直到今天還殘留在蒼天之下。烈士們的屍骨雖然被搬走裝殮了，但
 發聲的屍骨高風氣息，化成了萬代血仇，在次空申迴響不絕。

同時，特務們小俱殺人放火，還大肆破壞。把一個個電氣材料庫，一個武器
 庫燒毀了。還用手榴彈炸毀一個汽車零件庫及武器庫的一間。美製手榴、彈
 壳，燒槍、空機、防空器、測定的履險、履險指是。
 這殘暴的大屠殺不是偶然的，是絕對有計劃的。直到末日的毒介石匪酋，
 有藉此希特拉更大的瘋狂和殘忍的。特務們親見自己的肉命無法贖，早就預
 懷的兇滿的喊出魔鬼的口號：「孤軍本錢」，即是說特務們不惜把所有前
 人人民高貴的光榮，全部政治犯的高名譽，是山毛藍早給特務，特務們持有
 支那的屠刀，一批進之後，大屠殺才開始了。由於人民解放軍的迅速到
 臨，毛人圖、徐遠舉等特務頭子在驚惶萬狀中，打電請給中美合作所的特務
 看守，便執行了這個曠古未有的大暴行。在山美合作所內直接開槍放款的德
 子手，是交際第一旅的特務警隊；而白公新看所同長陸景清，看守長楊德
 興和張潤看所所長李振等特務，更是直接打槍的兇犯。

因此，我們必須明確地指出：要不是人民
 解放軍放重砲的神速，特務們更可以有充
 分的時間，從容不迫的來殺人、放火和擄奪
 任何一個革命志士可能墮險生涯，沒有一種
 特務會不從狂殺的。

特務窟下滿地獄，萬代血仇，猶且未
 了。屠殺之內八百餘間房屋，監牢，軍火
 庫等，炸的三炸，燒的三燒，破滅的破滅
 完好的現已不到三分之一。
 中美合作所，預備美帝與特務合謀的陰
 窟，被這種水火的消滅了。

追還血債！

在解放區明朗朗的天下，不久以前還是
 屠殺人民的屠場，現在已洋溢著人民解放軍
 劈刺每區弟兄們的歌聲，亦山峯中顯得寧靜



● 我，上地土的血鮮們士烈滿沒在
● 鋪手鎗與批大泥來出掘

而發聲。滿地獄，與特務鬥了十年的經驗，現已重見天日。這片良田美土
 仍被敵人壓在了明處。清淨河活棺材打掃了，勞苦的煤坑現已復工，出產着
 煤炭。從步軍橋到雙山的大路又自由的走着行人，有村姑和檢柴的孩子在
 山山發出歡笑。

在中美合作所大屠殺，我們將為美帝、蔣匪特務屠殺的人民英雄們，豎
 起偉大莊嚴的烈士公墓，以供我們後代
 子孫永遠的瞻仰。在「德公祠」將
 子孫永遠的瞻仰。在「德公祠」將
 樹皮城將軍和一二、二七號烈士們
 設立紀念堂，讓我們永遠懷念他們。記
 念他們。

大批「U.S.A.」用來屠殺中國人
 民的武器，被人民解放軍繳獲了。然而
 當我們拾起那冰冷沉重的會無情地看
 見英雄們的鮮血時，當我們清楚地看
 見，被特上標的「PATENT M-
 ADE IN U.S.A. THE PER-
 LES HANDGUNS CO. SP-
 RINGLE L.V. MANS」字號的
 特務土到這槍；這不共戴天的血仇
 海仇；我們必須用奇奇變變的毒藥及其
 特務走狗，從天淵海角追捕回來，索還
 這一筆血債。爲烈士，爲我們人民英
 雄復仇！



● 被燒了的器材。



◦ 守望守圍一的旁勞神夜

白腦的記憶

過記忘曾不從們我，裡營中集在 特美蔣到直一！爭鬥·結團·恨仇 。夕前的殺屠大務

魔窟第一關

死，這是我押進「中美所」的人名不
可免的一條路。可是，魔鬼們是不會輕
易的就叫你死的；特務狗子們的一百三
十個毒刑，得叫你在失去知覺以前，一
一挨遍。他們先用毒刑來折磨你，屈
服，叫你變狗；想在凶惡毒刑的表演，
從因循的口裏，搜得一字半句，企圖由
此捕獲一切革命同志及進步人士。

◦ 用刑時，使難友兩腳並攏伸直，後
背緊貼牆壁，坐在一根繩索上，先用一
塊木板將大腿壓住，然後在膝蓋上捆一
繩子，再把大手指和火指指攏在一起。
繩子們一捆用小木棒敲腿骨，一面用
扁担挑起小腿，把兩頭高高擡後跟下面
，這時，受刑者即使在冬天也會痛得再
出一身大汗，額頭上的汗珠像滾珠似的
不斷的向下滴。然而，受刑者一時又不
覺痛，但也就是這種刑的厲害處，神
志不昏；最多要到五塊，兩腿骨就已經
完全斷了。許建業、李青林（女）、楊
成發同志的腿，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
，弄斷了的。身體破壞的朋友，
一坐上「老虎凳」，很容易就
暈了過去。匪徒們多採用電刑
逼供。施用電刑時用的傷電器
，與醫院使用的儀器相似；
將它綁在難友的頸項上，通過
的電流其強時，受刑者全身只
有昏倒極劇烈的運動和痛極，
神志即告昏迷，如嗅味，受刑
者常似地滾動，特務們就趁機

逼供。燒紅了的鐵塊，是用來燒犯人的皮肉用的
。火紅的鐵錘，是用來列難友的人身骨用的。匪徒
們常選用了人類最發最敏感的部份為刑，穿乳頭，
一下那。用竹籤子一根根的在指甲上釘進手指尖，
一棍棍的取出又刺進，刺進又取出。把方手插尖，
夾在指縫間，瘦的手指皮骨被斷，「鐵棍」一舉把
犯人的腰折斷。把難友的手反背與兩腳拴在一起，
用扁担擡舉兩臂，罪惡最常用的一種刑法，叫「跌
軟脚凳」◦。大手指與大脚指擡平後，倒吊空中，
用狗頭壓肚子，用皮鞭抽打，用有層「五」商
標的美國鐵皮煎蛋，講從花圈裏擠出汗，或者小便
風水，舉從難友的鼻孔到鼻進去，立刻鼻孔口腔噴
出一大灘的鮮血。用裝滿紅炭的洋油桶，要放在難
友的背上。用一大把火把燒前而，在難友背上
「燒火油」！石德齊同志的背上，就曾這樣烙下七
八大塊花色的疤痕。吊着難友，他起煙火來越
「越汗」，把犯人皮肉一寸一寸的剝下來。把難友捆
在木柱旁，刺一刀，磨一下，痛極再用火燒！「活
埋」：「沉河」，「時設場」，律律押到刑場「假
槍斃」：「想不出的野蠻手段，匪徒們全都做得出
來。難友們在魔窟中，時時刻刻都想着，怎樣才能
光榮地達成任務？狗子們是不會輕易地叫人就死的
，受到榮去了的難友，他們也絕不讓你使盡了事，
一口冷水帶在凍著身軀受過酷刑的皮肉上，叫你從
痛苦中醒過來，為的是逼你想從你身上找到足以向他
主子「邀功」的材料。

這是進入魔窟的難友們的第一關！這是被別人與
狗的大門！在這門前，在匪徒們的逼供下，難友們
的體態不，殘廢了，皮肉上遺留無數不潔的。革命時
期的光榮的傷痕，一個個不屈的留下了。當軍色的
信印支撐了難友常受非刑的軀體，頭次受受交難的
人民面龐，使得難友們那住了金人不受受交難的痛
苦。有的同志從痛苦的昏迷中醒來，真痛苦地用了
匪徒們必開滅亡的前途，動狗子們「放下屠刀」！劉
石泉同志曾幾次從刑中掙個過來，一才又一次都



是竟究「千猴」；說士烈谷虛書
◦ 的調是頭首的們我僕，的做竹



士戰革命個每是。打、吊
◦ 論考的經必



，大頭之誰調了「作合」美毒
！的喉咽士戰攻蘇來用門事

還想請他們——特務們回國。

「第一、案情比較輕的朋友，婦女們當爲他們對「讀菜」辦法：在「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說法下，把案子「滾」開。第二、第一得設「戒除毒烟」中因神經病而面出毛病（有一天據輪流幸得在拘子們常用的那套「戒除毒烟」動到時候再受不了，火發亂叫。第三、毒刑是嚇不住真正的革命同志的。江竹筠女同志坐過老虎凳，被灌過「水房」，特務從沒有在獄中逼過一個字。清淨洞的難友特爲集體寫過一首「靈魂」其中有「小籠是這樣的：「你是丹爐的化身，你是佛菩薩的精華，」

下，你保護你，你是革命兒女的革命典範。」

「建德同志被捕後，曾經高過幾次，他從不說話；有一次，特務又要提他的名字，並且還要當他的嘴，他把手裏的烟吸，對特務說：「我絕不叫喊！」唐谷同志第一次被拘子們用鐵子「夾指頭」時，他笑着說：「我絕不叫喊！」陳伯倫同志被捕後，許建德同志在被用竹籤刺指頭，弄到快昏倒時，仍不斷地痛斥特務的罪惡，並高聲的說：「我絕不叫喊！」不能動刑時，有十八種辦法，就是六十四種，我也不怕！」

「狗子們從來沒有在犯人身上海過滿足，他們只看見了同志們對酷刑輕視的冷笑，共產黨人不怕死，中國人民不怕死的表情。這只更力地激怒了那些瘋狂的野蠻性。當他們再也沒有得到的時候，只好把他們的鞭子拋棄在監牢，不問不管，使受過責的貨物似的；有與難友們再提出來提提一番。

團結。鬥爭



「中美合作所」經常囚禁革命者的地方共有三處：一名清淨洞，有一幢男



「第一、案情比較輕的朋友，婦女們當爲他們對「讀菜」辦法：在「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說法下，把案子「滾」開。



「建德同志被捕後，曾經高過幾次，他從不說話；有一次，特務又要提他的名字，並且還要當他的嘴，他把手裏的烟吸，對特務說：「我絕不叫喊！」

二百好幾個革命同志及民主志士。加上拘子們所謂的「奸賊」——身份不明

以後，清淨洞的「嫌疑犯」的人數更多，也分出一部份被關在北白公館。另外一個地名叫楊家山，囚禁的難友最少。

「第二、第一得設「戒除毒烟」中因神經病而面出毛病（有一天據輪流幸得在拘子們常用的那套「戒除毒烟」動到時候再受不了，火發亂叫。第三、毒刑是嚇不住真正的革命同志的。江竹筠女同志坐過老虎凳，被灌過「水房」，特務從沒有在獄中逼過一個字。清淨洞的難友特爲集體寫過一首「靈魂」其中有「小籠是這樣的：「你是丹爐的化身，你是佛菩薩的精華，」

「在戒所，在拘子們「政治鬥爭是殘酷的」，「我們要養成政治鬥爭的能力」，「中國之命運」及同樣領的武俠和色情小說，有月份牌「中央日報」「新蜀時報」和同樣式的「士兵週刊」這些報紙的供給，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後也全停止了」……除此之外，就是些孔孟統治階級的政治說教，想用這些來腐化難友們的精神，自暴自棄只是難友們的夢想。另外，其實也就是狗子們的這一手好技了，「軍統局」特地派了兩名叫白先生的「感化員」經常到清淨洞難友們捕房洗他的臭氣，還另辦了個「養生」帳報，叫難友們寫稿

「第一、案情比較輕的朋友，婦女們當爲他們對「讀菜」辦法：在「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說法下，把案子「滾」開。第二、第一得設「戒除毒烟」中因神經病而面出毛病（有一天據輪流幸得在拘子們常用的那套「戒除毒烟」動到時候再受不了，火發亂叫。第三、毒刑是嚇不住真正的革命同志的。江竹筠女同志坐過老虎凳，被灌過「水房」，特務從沒有在獄中逼過一個字。清淨洞的難友特爲集體寫過一首「靈魂」其中有「小籠是這樣的：「你是丹爐的化身，你是佛菩薩的精華，」

「建德同志被捕後，曾經高過幾次，他從不說話；有一次，特務又要提他的名字，並且還要當他的嘴，他把手裏的烟吸，對特務說：「我絕不叫喊！」唐谷同志第一次被拘子們用鐵子「夾指頭」時，他笑着說：「我絕不叫喊！」陳伯倫同志被捕後，許建德同志在被用竹籤刺指頭，弄到快昏倒時，仍不斷地痛斥特務的罪惡，並高聲的說：「我絕不叫喊！」不能動刑時，有十八種辦法，就是六十四種，我也不怕！」

全被粉碎了。固然，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當他看見「所長」經常強迫難友去「談話」的時候，心裏怒氣萬分。他極力的想找一個機會在樓上的欄杆上對特務們作一風風氣氣的演講，然後從身跳下這個自殺。他之決心自毅！另一方面是想給特務們一個有力的回答。真正的共產黨員決不向敵人投降！另一方面却只是想用血來洗刷、教育全體難友，叫大家堅持自己的立場，決不屈服！

隨着「一九四九年元日」後蔣介石匪幫的「和談」文告發表，監獄的考驗在表面上緩和了些。他的這個計劃也暫時中止了。

！上面記下的這幾件事，是條件革命工作者團結難友和特務們鬥爭的事例。難友們日夜夜夜都置身在這些考驗和鬥爭的場合裏。

把牢底坐穿！

每個朋友一走進特務階級審訊的第一關，皮帶、綽帶等物被搜了去；只剩下一個空着雙手的身體被丟進集中營裏。不洗臉，不刷牙，這是獄裏朋友生活下的常事。指甲長了，只得用牙齒咬；或者利用「放風」解大便的時間，我一塊塊的把指甲磨掉。集中營裏，是不許對外通風報信的。只有苦着苦着客的人，只有很少幾個難友因為家庭的社會關係才能託人送東西進來。或者同衣又無針線，放初只好把衣服裏的線線抽出來，在破爛的地方打結；慢慢地才「發明」了用牙刷柄磨成的針。



美製手銬。

在這種「原始的」生活狀態裏，難友們也沒有忘掉過自我教育。我們從那兒去取得紙、筆和書本呢？團結的力量在艱難困苦的生活中心又表現了。難友們利用了一隻竹筷子，磨成了尖細的筆；寫粗了時，只消再磨幾下就可再用了。從破爛裏抽出的棉花，火化之後的黑粉，就是難的「代用品」。火也是難友們在生活中「發明」的。需要火時，用搗得極細的棉花，在中間夾些風乾草，然後在地板上拿木板用力搓，久了就熱，用竹筷子把棉花夾着一抖，便

燃起來了。紙，只好使難友們平常留作大便用的紙紙想法，以前婦女用四尺寸那把大憲紙的，就必需節約出二寸來寫字了。書本不能全用難友們憑記憶中成長起來的內容。難友中，有專門懂得理論的，有大學教授，也有講理論。難友們把與同管理員起來作為結論。難友們彼此幫助聽了先生，便作了學生。難友們把與同管理員的經歷說出來，我們就根據這些歷提出問題，孫文學說。我們曾討論過新民主主義，土地法大綱，城市政策，農村政策，孫文學說。這些題目，民主集中制與資產階級民主制比較，解放區發展生產等問題；這些題目，就是我們常研討的題目。這些討論，不僅提高了難友們的政治認識，許多落後的難友在後來也漸漸變得非常勤快，思想也更有了進一步的團結。

黑牢牛詩篇

第一章

因在清河的難友，儘管難友們如何說盡詞汁來管理「聖人」，在難友們同心協力的努力下，清清河難友們用作傳單消遣的「茅房新聞社」始終是沒有中斷過。在茅房裏，另一間牢室「收風」的間隙中，難友們在「放風」對面，歌唱如打鼓，動作快慢之間，特友們留下了一段在途中可聽的談話時間，我們討論的目的範圍也就這樣擴大了；各室間的討論題目，可以從這時交換。後來難友們討論題目，難友們的六臂上牆上，每層都弄穿一個小洞，用紙寫好的討論可以交換了；從樓被隔在里，樓上住的朋友可以跟樓下的朋友交換「文件」，男獄室的十六間平房，也變成了一個大舞廳。

四九年元旦後，特務們把原來牢門與男獄室相隔的鐵球室隔開了。特務們以為這樣已經把女獄室隔開了。特務們用竹條把原來的牢門編起來，在未上泥以前，女同志們在竹條裏木框處擠出了一小方木塊，把和石灰拌好了以後，這活動的小木塊，還做着彼此聯繫的「通訊線」。這些，更有力地幫助了難友們學習。

被囚在白公館的難友，狗子們的看法比

竹筒裏裝中墨在們友難是，寫詩的小輪有沒也，大放有滾張一這
 ○ 輝紀的炭血的來出寫，墨的成燒花棉沾子筆



寫稿的版白報重挺



打發的版白報重挺



粉特了容場士烈行論許

計會做他要勃特了越恨工... 馬... 與與有恨昂琴洗、掃

波瀾洶湧些。狗子們的「威逼利誘」也說厲害。但是... 結友愛、教育敵人的工作。在蘇聯的環境下... 政治犯」們服務的特們手中常得到報紙看...

但是警務軒同志，鑽定端，說話的過過了審判，沒有牢確一個人，微笑... 上了十五斤的重鐵，因在陰謀的成勢閉聲家，被罰錫盒三天，每天只有一...

除夕的晚上，在波蘭的每一個囚徒，過過我們自己「才初新如此」的祖... 慶，那苦悶了一次滿時的慶祝會，請請「怎麼慶祝新年？」...

「我對軍共發？」一歌，和要挺特軍一九四五年因在波蘭河樓下二輩時... 的「因歌」是雜友們常受唱的歌。一生要挺特軍，死要給特死...

「我們常唱這歌的聲音，號召前我們的伙伴：一為了免除下... 一代的苦難，我們國把牢底坐穿！」

的聲音都響了。女同志的聲音也跟了上去。起初，歌聲顯得有些不整齊，慢慢地變得整齊了。二百好幾個同志的聲音匯聚在一起，唱著我們的歌：「正氣歌」、「天亮了」、「把牢底坐穿」、「迎接勝利」。歌聲響亮在這「特區」的周圍，一聲比一聲粗壯！歌聲從歌臺山崗的山谷中反覆地響徹著。倏地被那巨大的聲音震動得吱吱作響，好像將個倒閉似的。但歌聲並沒有停下來；特務們手執槍子朝吹笛子，一手持著西式手槍，帶著慘白的臉和一件充滿血絲的眼鏡，在崖上樓下跳來跳去。却壓不住這個響亮的歌聲。每個人都站在牢門口，張大着嘴，正對準着風門口，把聲音發得更大地擴散出來。

狗子們的臉色越見蒼白了。歌聲停住了下來，但還不時聽到一陣沙啞的聲音，這聲音顯得有些疲倦，但仍極有力地響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終於，個馬槌的力從牢門里出來了。我們都帶著興奮得發紅的臉和已吼得嘶啞的喉嚨，站在風門口，低聲的唱著：「我們笑，我們起，哈哈笑！笑那王八蔣介石！」。各室賀年片也在這時從風門口飛進來了。大家趕忙著搶先看。有的寫著：「苦題早來！」有的用紅墨水畫著五角紅星……賀年片的材料大都是這樣，用包香煙盒的紙做的。

我們的春聯在吃早飯前後，趁「值日」提飯時，也都貼了出來。有用草紙寫的，也有用舊的紅紙寫的。筆墨當然只能用我們發明的「代用品」。內容却都是曾被剝削的奴才所激發出來的，只是文字上略略修飾而已。

「下一室的對聯是：『洞中轉紅日，世上已千年！』；樓上五室的對聯是：『看洞中依然舊景，望窗外已是新春』；橫額是『大地回春』。樓上三室的對聯是：『兩個天窗出氣，一扇風門伸頭』，橫額是『樂在其中』。」

婦女們拿著盛滿酒的碗，（每碗十幾人分得的年酒），在風門口彼此舉起碗，大家歡歡地笑著，吞了一口酒，共同慶祝人民解放的偉大勝利。平常到上午「放風」的時間，延遲到下午纔開始。各室照例地先準備好的表演節目，提唱歌、變馬戲等，在會館道館前光亮的空地上，排一行的表演。最後，女室的楊添秀，利用她的社會關係（她是我特殊的侄女），正式要求所方准許女室表演，負責的特務同意了，女室的節目却又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化妝表演：「全體婦女持久地解放軍！」

女室的節目博得了全體婦女持久的掌聲。婦女們笑著、歡呼著。狗子們把牢門上鎖了，家聲笑聲還從牢裏不斷的傳出來。特務狗子們的臉色更蒼白了。婦女們不僅只用浮現在表面上的嘲笑來迎接勝利的新年。大家都知道：解放了以後，還有更多的工作等著每一個人去作。大家都在為牢中已進擊的那



！旗紅面一有他們我

一天打算。「為了工作，加強學習」的提議被採用了。各室的讀書會，討論會都組織起來了。

隨着將進軍在大樓上掛個旗，白公館和洗滌洞兩處獄卒都完全停止放風了。難友們都被囚禁在牢中，大家除了等清看「茅房新聞社」或「捉進報白宮版」外，有空就教着將進軍演說時聽到的飛機架數。這還是時幫助了解「新聞」的。

着牢門，各室難友一齊舉杯慶祝。會寫詩的，就留下幾首詩；會唱歌的，唱起歌來。一團紅旗，從外面帶進來了一束紅色的棉花被面。這成了我們的紅旗，我們寫成了一支歌，我們常做個看那面五星紅旗，我們也常記起了我們這支歌：「我們世有一面紅旗」。

「我們有底紅色的棉花被面：把花折掉吧，這裏有剪刀。拿黃紙剪成五顆明亮的星，貼在角上，再找根竹竿，就成旗竿也吧！」

「鮮明的旗幟，飄紅的旗幟！我們用血染來的旗幟！美麗嗎？看我揮舞它吧！」

別要性急，把它藏起來呀！等解放大軍到了那天，從敵人的集中營里，我們舉起大紅旗，



○營中集開津滬的後發使被

自己的東西帶給小孩子的媽媽，這

左顧右盼的，在城中產了一個小孩。牢門外的特務們是那個不管

友隨了小孩哭的聲聲以後，各

營大的志來，很多望的朋友就在那

一天的晚上，要求特務們把他們

說下來的，是朋友們用我們原始的

的計謀織好的衣服，送給他們的

四八年的冬天，清潭洞女望的

天多穿了一二件衣服進來的朋友

記號的「囚服」——破爛的、沒

發料，不是塗着藍色的「X」字

量比較大；登友們都自願讓食量大的朋友多分吃一點。女望的份量較小

量比較大；登友們都自願讓食量大的朋友多分吃一點。女望的份量較小

圍着監獄的高牆，是「特區」與監獄的分界；監獄的門，又顯明的界分了

的特務狗子們。

的「露宿」，生活在這個狹窄的小天地里，一切都只有靠我們自己。牢門外

的「露宿」，生活在這個狹窄的小天地里，一切都只有靠我們自己。牢門外

的「露宿」，生活在這個狹窄的小天地里，一切都只有靠我們自己。牢門外

認識敵人·教育特務

撒着自由的眼淚，一齊出去！



○館公白

們的上司，成天到晚作着種種反

的「聯到頭」。

的「聯到頭」。

的「聯到頭」。

些東西都是很零碎的；有同志們從身上

說下來的還有熱氣的衣服，有全獄里僅有

一個襪頭，有這牢里的貨幣「代用券」

有報紙，有小手帕，……

這些東西的贈與，接受贈物與贈物的

朋友，也許他們都毫不相識。

在這個人與人真摯情感的生活，在

特務們監視之下，難友們的苦難是結合

在一起，分不開的。一切進步的朋友；

革命同志，民主志士，在苦難的日子裏

，使他們敬愛的團裏成了詞，成了足以

毀滅一切醜惡的火。

難友中，一些思想上並不澈底的朋友

，在同志們的共同學習中進步了。在大

家共同的生活里，運得了更堅強的團結

；有的朋友，他們在獄中更難友們要求

加入革命行列，他們期望有一天，在解

放軍到臨的那天，獲得自由，大家共同

為廣大人民服務。這也是牢里朋友們的

山的朋友，也慢慢地在那友們的努力下

一個團員在「清共委員」的毒手平，因

左傾」等等，後來在難友們長期的

的相互生活的感召上教育了他，

他終於在牢里又寫出了進步熱情

的「聯到頭」。



此做便以發發作用哨望守營中集
○料測圖輪車汽的絡聯



鎖脚器這用是就獄匪將
自的民人國中縛束來鍊手

宣傳，硬把共產黨說成瘋狂的鬼怪，說：共產黨來了，要無罪分配太太，全以抽籤方式決案，有時年青的配上一個八十老翁；北方中國銀行有位職員的職務，也就是這樣被分配了的；因為街頭們就最怕低級特務看了事實的真象，他們隔不多久，又要另調一批人來管理；我們也常常看見那些帶着警察眼光，死盯着眼睛看我們特務的日子稍為久一些，他們自己明白了我們並非如他們所預設的那樣不可接近的人。有時藉探向他們的感情情形，難友們也順便告訴了他們關於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以及對工廠的態度，漸漸地將他們的思慮澄清了些，了解了共產黨是解放一切被壓迫的人民的；我們用大義直接的利害說動他們，朋解放軍的寬大政策來使他們安心。我們抓緊任何可以教育的機會，提醒他們，教育他們。誰不接受教育，這一點我們必須事先了解的。我們慢慢地把敵人爭取了過來。因此，雖然我們流着南滿川解放後的消息。濟萍河的一個「值日官」黃茂才曾自願為十位難友帶信。通過一個脾氣很嚴一禮拜三五次到獄房一次的怪醫生，四九年的夏天難友們曾得到兩千多顆鴉片膏及許多魚肝油。白公館的難友們，在教育與爭取特務的同時，還會理個在獄中勞動，用自己的力量種出去。難友們都認為：首先解除管理人員武裝容易，但與白宮周圍的警備隊作戰便很困難了；而且單獨解放白宮是不行的，濟萍河的難友一定會被當作「人質」而全體槍決。（從前特務了敵之作西安集中營所長時，幾百「政治犯」跑了，敵黨便立刻利息地丟棄了七個共產黨員，以目前情況，當然更是嚴重。）突變的計劃也就延緩了下去。白公館的難友，在屠殺的前幾天，已爭取了五個監獄管理員，韓熙、周旗、附近軍隊的聯絡，均已取得了基本上策劃；白公館的難友們正在設法與濟萍河的難友取得聯繫，作一次突獄的鬥爭！

○ 屠殺的前夕，沒有間斷過一項活動，從最重要的一要緊是難友們，教育敵人，減少敵人，團結難友。

$c\ 4/4$

葉挺囚歌

葉挺詞
胡作霖曲

0.6 | 1 1 3 . 1 | 6 3 . 1 6 0.6 | 3 3 6 . 5 | 3 6 . 5 3 0 |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着，為狗聽出的洞敞開着。

3.2 | 1 3 3 5.6 | 6.5 6 . 3 | 6 1 7 — 2.2 | 2 1.7 6 — |

一個聲音高叫着：野獸出來吧！給你們自由！

6 | 7.1 3 2 | 1 7.3 6 — | 6 3 . 3 6 | 6 4 0.1.2 3 |

我渴望自由，但我深

3.2 | 7.3 0 3.2 | 1.2 3 6.7.1 2 | 1.7.7 6 5.5 6 | 6 — 0 — |

深地知道人的身軀怎樣從狗洞裏爬出。

6.6.6 1.1.1 3.3.3 6 | 6 0.5 6 . 5.6 | 1 — 7.7 6 | 3 . 2 1.2 3 |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

2 — 1.7.7 6 | 1 . 3 1.7 6 | 5.6 2 — 3 | 6 — . |

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 高些，更長！ 在煉獄中

宣灝烈士遺書

××：親愛的同志，思想上的同志。請允許我這

從今天下午老郭的走，（還不清楚郭老離世消息）他是完結了啊！我想：你們的案子是結束了，魯和老劉（國燾）的生命也許是保全了；（註）但從另一方面，我們得到消息，我們這批從貴州來的同志，已於十月一號呈「台斷」百分之八十是要完結的了；因此，在臨死之前，我想向你們說，而沒有說成的話；請你們了解我，而為我和其他的同志報仇！

我是江蘇江陰人，父親是一個鮮魚小販；因為家窮，十一歲上得報世後，我即幫着父親挑担作生意，一面在小學讀書，小報畢業後，曾在初中肄業半年，十六歲，到無錫一家水果店學生意，但我異常厭惡那種狹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求取智識，和較大的世界去活動。我知道我的家庭是不能滿足我這希望的，於是我便逃到揚州一個駐防軍去當兵，大概幹了三個月，我就被我的父親找來領回家去了。在家裏，上午我幫着父親挑担作生意，晝夜燒菜，下午，便獨自躲在空餘的小空里讀書，讀當時新興的小說和淺淡的社會科學書籍。我沒有很好的朋友，即使有錢人的子弟，雖與我交往，他們的父母時時罵我到他們家去玩；「你看他身上穿得多少破爛，多骯髒呀！朋友多的很，為什麼獨愛找他，給人家看了笑話啊？」我的孤僻持持的性格，就是那時開始形成的；同時，那樣的孤僻也給我帶來了壞影響：求點知識，學些本領，「我一點來應付那些有錢人海闊！」現在想起來，當時的心理是多麼卑劣，多麼鄙陋！

到我十八歲那年的秋天，我的一位有錢的遠親，把我介紹到上海東兩馬路的解剖實驗室去當助手和繪圖（解剖圖）員。除了規定的工作而外，我也可以選擇很多和自己工作有



• 衣 血 •

關，或感到有興趣的功課，隨班聽講。兩年半時間，使我懂得了一些生物學，和別的自然科学的知識，幽靜的實習室生活，也養成了我默而不宣的個性。何梅協定「事件」，赴京請願日，我也參加了那些偉大的行列；從那時以後，我忽然又感到自己生活的狹小無味，和前途的渺茫了。我到處託人活動轉業，最後回到家鄉小學里當了教師，接着又當了一學期小學校長。這樣我的生活是「獨立」了；因為職業關係，也得到少數人的尊敬了。但我應當說：我一直告個人主義的道路上橫衝直撞而已！直到抗戰爆發，因為接觸到了一些

三、意志在閃光

講潮人的語言
穿敵人的衣服
安全同人類一個模樣兒
却長着蛇蝎的腸肺
那天真的生物學者去憂惑
世界上會有這種動物
這裏的二百多個人
每一個都是忠誠
每一個的身上未留着槍底爪

熱鐵烙在胸壁上
竹籤子釘進每一根指尖
用涼水來澆鼻孔
用電流通透全身……
人底意志
在地獄的毒火裏熬煉
像金子一般的亮

★ 可以像皮肉地焦爛
★ 可以像骨節折斷
★ 鐵的棍子
★ 木的棍子
★ 擗不開緊咬着的喉嚨
★ 那是千百個戰士的安全線呵
★ 用刺刀來切割腸胃吧
★ 挖得出的——
★ 也只有又紫又紅的心肝

★ 毛洗淨，鴨兒酒水……
★ 水葫蘆，鴨兒酒……
★ 多麼別緻而又豐富的字眼呀
★ 在他們的頭與上
★ 是對付反抗者的工具

新的人和新的事物，我才開始意識到要爲人類作一點真正有意義的事業，但可惜我不是；我走進了一個反動的軍隊，還認爲我是爲民族薩利翁的陣容；因爲想幹一點軍事學說三個月後，我考進了這「團體」的「息德爾訓練班」他們是以「中央軍校特種技術訓練班」名義來招生的「受訓」但因為時不我其性質和紀律（那時是缺乏政治常識和經驗的呀！）我兩個月和外面的朋友通信，照常讀我愛讀的書籍，因此不到四個月我就被捕了。

在監禁之初，我的情形並不是很嚴重的；他們只要求我表示悔過，並想利用我的親筆信去誘捕與我通信的在貴格的朋友——「讀新書店」經理——就可以放我。可是朋友，我這時已經明白了他們所謂「團體」的政治性質，我是真正的朋友愛的朋友，以換救自己已的榮譽富貴；於是那兩個月的夜夜，我從禁閉室中出來，想聽到我所傾慕的新天地——既有人民採信四軍的號南去，然而出於自己的幼稚無識，在牢外之外我又被捕了！

雖然不是冤債，但我對共產主義和人民的信仰誠摯，也做你們一怒，用行動來保證了的。在九年冬監禁期中，我不斷的讀書和研讀自己的文章；我鄭重地發過誓：只要我出牢門，我依舊要通向那有我自己的弟兄的隊伍中去！

一次大難免的摧殘，更加強了我這決心；我決定，只要我能活出來，我要用我我愛讀的工具——筆！把這行經痛苦的萬千罪惡告訴給全世界，作這個時代的見證人（註）！可是朋友別，我的希望要付之流水了！我是多麼可憐自己，替自己惋惜，替自己哀悼呀！

朋友，我們的生命，是像分石壓裂，在人民解放後說要剝到應當的前夕，窮盡地毀壞了的！他們既然敢犯罪，他們就不當當自己負責任來！朋友，請你牢牢記住：不管天涯海角，不想放過這殺人犯；當人民法庭審判他們的時候，更不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我相繼奉命爲人對死難朋友的忠誠，一定會滿是我上述的希望，使我含笑於九泉的。

蕭勇上賓十一月十五日
註一：老鄧鄧與鄧，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重慶

台鼠擾水池過難，劉國鈞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晚與李頌同時遇難。宜讀這封信的時，並沒有想到蔣介石匪幫竟會犯革命志士金德新這般惡毒的！這封信是秘密貯在白公館地板下面，由收信者從蔣屍體後取出來的。

註二：宜烈烈士在集中每天晚上在半夜裏偷寫來，借半門縫裏透進的一點點光線寫得作，數年不懈。

楊虎城將軍遺作

- 一·感懷（一九二六年監守西安時作）
晉北大風起，軍情散血多；
誓掃鴟鵂盡，魂飛石山河。
- 二·贈友（一九二六年監守西安時作）
去年饑餓斷錦囊，今日飄移此地瘡；
若再光陰快似箭，孤鳴篝火何日休。

羅世文烈士遺詩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臨難時於白公館）
故關山河壯，琴韻盡聲春；
英雄誰統一，後矣是何人？

許曉軒烈士遺詩

一·贈別李子白烈士
（一九四八年春李烈士由白公館移往子洞時作）
獄裏相親借相親，共語離魂嘆未成；
臨別無言唯願君，願君已運離陽城！

二·吊許建業烈士

噩耗傳來入禁者，悲從何處染心同，
雪山大節猶存壯，漢塞孤忠有古風；
十次苦刑猶罵賊，從來義氣氣如虹；
臨危慷慨高歌死，爭踏英雄萬壽空！

是實心樂意的遊戲
而在人類的鬥爭史上
却用鮮紅的鮮血註寫著
蘇成鋼的跡跡
你，斷了腿的
你，斷了腿的
讓你自己底靈魂釋放
爲了花兒開放得完美
是收獲的季節了
當你的季節了

愛人
同志……

每一處傷痕
都顯示著它所表現的光榮
它所包含的意義

四、歡迎啊，戰友

親愛的戰友
同志
你是來自何方
那一個村
那一個村
已掀起解放的長浪

只有濕潤的雨水
只有滾滾的烟帶
而友愛的頭帶
早拂去了對於陰天的心靈
才經過磨折的靈魂
假沒在溫泉裏一般安適舒坦

（下接五一四）



○地處橫堤內所美中

中美合作所「白債」

看，這遍地血腥的屠場！看，這些被美式槍械打死的，被熊熊大火燒焦的，被活活丟在土坑裏埋掉的，被鐵水淋得肢體模糊的……這些白骨累累的烈士的屍體！記住：烈士們是爲了什麼，烈士們是怎樣死的！

楊將軍關在那裏？

發動西安事件，堅決要求抗日的楊虎城將軍，和張學良將軍一樣，被對外妥協，對內消滅異己，僅歷革命動力的蔣介石恨入骨髓，秘密加以逮捕，幽禁達十二年之久，曾親手扼死，存亡無人知曉！楊將軍於一九三七年回國，在武昌被綁架後，蔣介石特派了一個特務隊看守他。在貴州息烽，重慶白公館，楊家山，貴陽戴公館等處集中營裏過着非人的牢獄生活。和楊將軍一道，還囚禁了楊夫人謝葆貞，宋子文，副官關福明，張履民及楊夫人息烽集中營裏生的一位女公子（註一）。他們大小九口，並不住在一起，特務把他們的分散開來，各關各的，不想見面，也不能通信，甚至連張學良將軍他們也不知道是誰和自己關在一個地方！每天，楊將軍只准看一份中央日報；寫點字，讀點書，就連飯步都要得到戴笠和蔣介石的「批准」！在息烽後期，楊夫人因爲受不了特務的嚴迫和蔣介石的視同羈，以致神經失常。有一回，楊夫人一早起來，前經實地審問團在逮捕楊的樓口，等着守的特務在樓下經過時，把大小便痛快地撒了特務一身！正是這種以後才作出的一件大恨的，反抗的發洩。這件事，清清楚楚地說明了楊是爲什麼瘋的，而且就是瘋了，也還忘不了對蔣介石，對特務的仇視！

抗戰勝利以後，許多人想請張學良將軍釋放了吧？可是，沒有釋放；不但沒有釋放，而且更加強了「一看管」。他們都已經被押到重慶來了，就囚禁在戴笠的中央特務處，因禁在戴笠的中央特務處！一九四六年春，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中共提出釋放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要求，蔣介石落了空，連忙

把張學良將軍押到台灣；楊虎城將軍也被移往特務處內另一個秘密處所——家山。宋綺雲一家三口，仍留住白公館，和張學良將軍的部下黃鵬聲將軍團在一起。

有一次，楊將軍病了，患的是盲腸炎，必須開刀，特務把他們送到重慶軍械局的四一醫院治療。那時，一共花了五十萬元。但是，這不是特務宰了慈悲，也不是由於對楊將軍的尊敬和愛護，而是爲了藉此發財！特務往上海報「開刀費」……「特別營養費」……「洗滌費」……「一千幾百萬」在這明是俘虜，暗地獄和監禁制，度日如年，整整住了十二年，十二年血淚的日子！楊夫人，在監視和



！的死費刀庭用徒匪務特被「這這」是就軍將城虎楊
○容遺軍將楊；角右上
○門大「回公戴」總署選軍將楊；角左上



楊將軍的女友在蘇州人夫

恐怕下獄了，神智不清，竟恢復自由完全失去了希望，一九四六年，她也不求生，最後用絕食四十五天的方式自殺了。楊將軍若沒自殺，向楊們一博爭取，才把木桶裏好，放在身邊，一頓也不分晷。若千軍同生共死的伴侶，忍氣吞聲甘心坐牢。

(註二) 十年如一日竹竿偶，就這樣淒慘的死了，自殺，楊的死，不是自殺，是硬殺的呀，蔣介石就是殺人的能手！

(註一) 解放後，從中美合作所裏得到一電報，正面刻「長命富貴」四字；反面刻「楊先生女子雲月紀念張止戈贈」十四字。這是楊將軍女子滿兩月時，息烽看守所特務送作紀念的，楊將軍被害後，遺體轉為白公館的快法所得。

(註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楊將軍由法返國，至香港即為戴笠所監視；一到武漢，便被地下黨。楊夫人蔣將軍回國後即返陝西，聞將軍失去自由，倉皇攜幼子抵中前往，共處獄中約十年。

「和平」？「釋放」？

一九四九年春天，蔣介石匪首在淮海會戰中全軍覆沒後，他企圖用「和平談判」，陰謀換取全山的「和平」，保存和拉攏自己殘餘的力量，東山再起。一月二十二日在蔣帝國主義指導下「引導」了。接着登台的是另一個美國帝國主義者所

擊的拐杖才李宗仁。他一上台，忙著東一問命會，西一個信託，大過其「總統」權，如用一炮空頭文書來欺騙中國人民！在李宗仁蔣介石扮演的雙黃龍上，李宗仁還原起股皮給楊德和楊蔭下過一道釋放楊的公開命令。但背地裏蔣介石密令他的爪牙，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電告楊蔭少哲四事。到了夏歷元旦，「保釋局」駐重慶的直捷負責人周養源(護民)「保釋局」署名，到「楊蔭」(註一)去和楊蔭「商談」了半天，於是楊蔭向李宗仁報告，說是不知馮虎城將軍還在何處。此時，傳道于石任，講若因要由南京來論查訪，重慶報紙也透露了楊將軍因禁在重慶口附近的消息(註二)。「保釋局」毛人鳳密令出見，由特務總子毛人鳳派飛機於一九四九年夏歷正月十四把楊蔭和宋濤雲押送重慶，嚴打軍蔣蔭因在戰犯監獄同公館，後來還為不妥，仍舊囚在城外陸前敵監的公館裏。十七夜又把宋、陶太太及其子用汽車押到貨場，和楊蔭將軍關在一起。原來打算把黃顯聲將軍也送去，不知怎樣後來又



在政「公館」內的楊蔭將軍被軍警圍

如此，就溜出了一九九四九年春，重慶和其他地方宣傳釋放楊的一窩散！

(註一) 論合是戰犯楊蔭的公館。

(註二) 由於政治取，教育在獄中爭取，教育特務的結

果，一九四九年春蔣匪首及會發出特內政政治全部名單，楊蔭將軍因特區的消息，因此帶出。

楊將軍是怎樣死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的一天下午(註一)，住楊家山的大特務周養源打電話給白公館團長陸榮清(毛人鳳的連長)，叫他和看守長楊德興帶兩個人去開會。楊約了楊守貞、楊欽典、安文勇同去，到「周公館」時，已有偽四團長官公署第一處特務二處特務陸榮清在。開會時，未參加會議。周首先提出說：「今天召集大家來沒有別的事情，只要你們執行七八個人。」

楊蔭與馬上追問：「用什麼方法執行？」

「用刀。分成兩批，殺在檢林城公館。」

接着周轉頭問楊欽典：「你誰參加執行不？」

楊蔭笑着說：「我沒有經驗……」

周又問安文勇。安也說沒有經驗，周考慮了一會，大概想到執行必須謹慎和有充分的殺人經驗，因此說：



楊蔭將軍的體遺掘情



。營道軍將楊的來出掘挖兩

「你們沒有經驗，我另外想法好了。」
後，就散了。
後，周雲、徐運軍、二處長、商量決定要二處行動監視楊德興、特務與執行，以代特務與安文芳。

連頭等手楊進與在內，並不知道他們要我的就是楊虎城將軍！
第二次，周雲派到貴陽去了。
十七號中午十二時左右，蔣介石匆忙從成都專機飛重慶。下午，毛人鳳、徐運軍乘著離車趕到中美合作所大禮堂後面毛公館裏；其他大小特務也都去了。因為楊德興、安文芳不能參加執行，徐運軍拿了張名片叫楊德興到海棠溪交涉（當時長江發洪水，輪渡在下午六點鐘左右收渡），說：
「今晚上有三部車子要從那邊過來，你去和輪渡交涉，無論何時都得過江。」
又派安文芳負責給二處行動員準備晚餐。後來特務便在辦公廳下面即中美合作所主任程潛派其武的住宅，當時派洪官的公館裏休息和吃飯，榮觀基由白公歐休陳子雲等弄的，還特地殺了一鳥骨鷄，炒成宮保雞丁雲。
晚上八點鐘左右，周雲派的車子首先到了海棠溪。開車的是周雲派的男子。周告特務楊德興：

「後面還有兩部車子，第一部大約十點左右到，第二部一點左右到。」
說完，就過江向中美合作所急駛而去。
十點鐘左右，第二部車子果然到了，坐著張鶴（前白公館所長，當時為看守楊虎城將軍的特務隊長）、李謙祥（綽號「機關槍」，原白公館看守長）和特務隊長江利田等十餘人。楊德興看見守備，才知道要的就是楊虎城將軍。他看見司機合坐著一個身體魁偉、頭部很大、生有黑鬚、頭戴呢帽，穿著舊絨絨內衣、藍褲、雙裡鞋的老頭子，便問張鶴：
「這位老先生是不是楊虎城？」
張鶴說：

的。是
業溪碼
頭上等
輪渡時
楊虎城
將軍起
身站起
來就跳
萬家燈
火的重
慶。他
沒有想
到這就
是他最
後一次
對重慶
百萬市
民的跳
望了！
十一



。形情的家全穿網宋掘挖處室衛警「同公敵」在

點與楊等特務將楊將軍到「敵公祠」。告張他暫時在敵公祠住兩天，等飛機到台灣。楊將軍步上石鼓時，幼子培中、梅蕭、楊夫人、的骨灰跟在後面。他才剛滿二十歲，但由於焦急苦悶和營養不良，頭髮已經開始花白了。這時預先埋伏在室內的特務兇手楊進興、韓祥等早放準備好了，楊將軍父子一入室內即被七百顆入膛，立即身死。張鶴等兇手馬上把楊將軍父子拋入花園中的一座花台裏，掩上泥土，上面栽花。不到十二點鐘就完成了「任務」。
起同時發見楊將軍雙手反綁在背上，面部也被白布勒着。可能是被勒時呼叫喊，特務兇手就把他捆扎起來的。

半夜一點鐘，第三部囚車又到了碼頭。坐著宋綉雲夫婦及其子振中（八歲）和一個五六歲的小姑娘，這就是楊夫人在息烽獄中生的女公子。楊將軍的副官，也在車上。同車，還有十幾個押送的特務隊員。楊欽典即搭此車回在戴公廟。路上，因黃福和宋很熟，所以宋告訴他：

「我們只在重慶住兩三天就要等飛機到台灣去，你給我先生（應聲）帶個信說我們來了。黃先生有什麼事，可以寫個條子，就請你帶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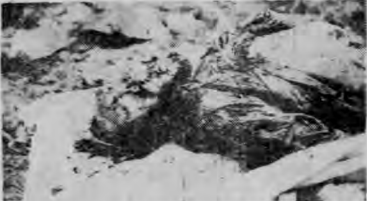
又說：

「我們到台灣的消息是很秘密的，千萬別告訴任何人。」

車子到戴公廟前頭停止下來時，特務官將楊將軍的副官說：

「你，你在車上看守行李，不准下來。」

宋綉雲夫婦和兩個小孩子，被特務隊員押到戴公廟的一間警衛室裏。一進去，就遇見了和楊將軍同樣的金鳳！這時，楊欽典等正站在門口，擔任一



楊將軍的遺體，頭部的遺體軍將

戒」。宋太太結婚等禮後，鬼手就把他們現在押內，地舖上舖上三合土，企圖滅跡。

關楊將軍的副官，把楊宋兩家的財物全部瓜分，然後楊欽典、楊欽典、安文芳、熊正和另外兩個參加「執行」的鬼手同車進到二道，楊將軍的副官也同車往重慶的湖北旅館。次日才到他們押到渣滓洞上第八監獄了兩個月。終於，在十一月廿四日晚，他們關關關，張軍民被提到中美合作所內，以前美國特務頭子梅樂斯在公館「梅園」門口槍殺了，就埋屍在公館樓上。

（註一）確切的日期是九月十日至十二日間。

血染白公館！

一一、二七下午，匪特從黃顯聲、李英毅殺起，晚間就開始了血洗白公館的大屠殺！

鬼手，你往哪裏逃？

特務鬼手原設了楊虎城將軍，瓜分了楊宋兩家全部財物；而且還得了一千塊銀元的獎金。因為心腹不平，終於得聞殺楊將軍的消息，在特務中開傳播開了。後來，張師、李謙祥、江利同等看見楊將軍的鬼手被押往昆明。毛人鳳、徐遠舉、管敬濟隨着黃顯聲介石在成都解放前逃往台灣。楊進興等劍子手沒法逃脫，就跑到華嚴山區高土區，搶劫人民去了。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鬼手們，你們逃不了的，不管到天淵海角，終須歸案，接受人民法庭的公審！

十月廿八號早上，剛吃過早飯，陳然、王懷忠正在打掃溝渠，注滿廁所。管理組長楊進興突然跑下樓來叫他們：

「把衣服收拾，馬上進城去，快逃吧！你們快逃！」

在楊進興的監視督促下，鬼忙地穿上自己的衣服，做美着和雜友們歡歡了手，陳然、王懷忠便去了。

「王懷，你的衣服太薄了，把這件大衣穿去。」劉國鈺一邊脫大衣，一面說。

「不行！」楊進興瞪了瞪眼睛。

「徐處長和他講了話，下午就會回來！」

望着陳然、王懷的行李和凌亂丟下的內衣，大家沉默地過了一次。

望裏是晚上了，他們沒有回來。事實上，他們再也不會回來了。

半夜裏，雷筒一響，洪門打開了。楊進興乾澀冷熱的聲音，驚醒了每夜從夢境中吊起的「犯人」：

「陳然，王懷的行李在那裏？馬上拿出來！」

「轉到渣滓洞去了。」

「渣滓洞？」每個人的心裏打了一個大問號，從白公館回到渣滓洞？從他們的案情來看，那怎麼可能？

但是行李仍然從門縫中遞出去了。劉國鈺把家裏好不容易才送進來的兩隻罐頭也塞進了行李。



！要我徒這

「我們給他們帶點惠紙，換法美……」
「明天再說！」
搭的一聲，機關又鎖上了。

第三次大家才知道，行李已經被風分，連個也撿不獲，王標在大坪公開槍斃了！他們證明了共產黨員為革命、為人民、犧牲自己的忠高品質！

九人接到電台風的彈水也發了。十一月十四日，白公前一人，清澤則廿一，在百萬人人民面前，批開後，被屠殺就在「中美合作所」內大批開槍。夾着雄壯而奮勇的口號，歌聲，三十位革命兒女的革命軀體，在這毫無人性的魔窟裏，完成了他們的最後任務。拿生命和鮮血再一次指出了蔣美特務的罪！



屍十六屍容個館公白，的無地始開開兩！坑屍大的其

館門口，



體屍的毅英李，擊獵黃的着網

一架摩托車的馬達聲響，朝前「中美合作所」後駛。一到大門口登陸室，白公館所長陸景清跳下車來就打電話，只說了下面這一句預先約好的「黑話」：

「帶，送與嗎？周主任請黃，李談話。」

楊德興放下耳機，帶着看守楊欽典走進黃羅聲將軍的囚室，露出陰冷的聲笑說：

「周主任請你談話，馬上去，李副官也一遺走。」

黃將軍在沉默中戴上了帽子，和遺隨派學長將軍多年的李英副官一道被押出去了。幾四五歲的小波和小可站在囚室的走廊上，漫天真的招着手喊：

「黃伯伯，給我們帶糖回來！」
「黃伯伯……」

「砰砰」，「砰」！
槍聲在曠野裏刺耳地響了，血泊裏掙扎着黃將軍的屍體。楊德興馬上衝上前去，一腳踏在他的頸項上，從鮮血中提起他的手臂，扯下那條帶血的金鍊，回頭對楊欽典說道：

「這金鍊我要！」

這時，線在竹叢後邊監視「執行」的陸景清突然露了；兇手們搜查了黃李的屍體之後，馬上坐摩托車趕回白公館黃將軍的囚室分贓，吃黃將軍遺下的插子、餅乾、果汁牛肉（註一），兇手們一邊喝酒一邊分配死者的銅錶、靴子和西服。一會兒吃得醉醺醺的出來了。每個兇手的腋下都夾着一大包東西；帶着血淋淋的雙手，連洗也不洗，就

吃了晚飯，就

了，準備

時間一到，

就開槍

進行大批

的殺人勾

當！

「犯人

們吃晚

飯時，特

務狗子們

突然慌忙

起來，鐵



手握友羅空，和明沈譚
！步一走先們我：說別告



一慢走，一邊罵；到國此就義時
奕勇不屈！

大家那

出了這是一種什麼空氣。
 「同志們！這是最後的晚餐了！」第四室一個伙伴從風門中探出頭來，大聲的喊。
 「迎接著誰？」「不要害怕！」若十個聲音應合起來，震動了陰森的房屋。

無言憤，飯後，伙夫就要到活圍獄室的風門口上裝着菜碗，管理員要開門讓大家提桶出去，但今天伙夫不來裝菜碗。管理員也不來開門，當管理員氣忙地趕過門前時，大家叫他開門這假碗，他只說一聲：「明天早晨洗！明也不準地跑了。」未兩五分鐘，獄外連槍聲響起了幾十堆槍聲。住在樓上的難友，從窗時起，跳一批，兩批地提出去槍殺了！

「這是葬國權張的前奏！」
 「天亮了！死也值得！」
 「樓下一定先從我們這一室開始執行！」

「幾分鐘，陳然、王漢：他們已在哪裏給我們設立招待所了。」
 「好！我們被殺了，幾介石圍擊的末日也到了！」正在對話中，獄外又緊接着幾十堆槍聲。這時四處的狗也吠起來，各室都在騷動。忽焉樓塌了，主管人員後而尾隨了一大堆陌生的劍子手，照著當作最後的監視，經過四室用發抖的聲音說：「不要鬧，坐下，不要作們的事！」

在死寂的氛圍中，他們零亂的皮鞋聲響滿了倉鼠，雷雷光光地射向四處，示威聲，上樓去了！兩分鐘後，樓塌聲又響了，旋即向道下俯視的一個人，大家又站到南去看動靜，才知道下層的是那幾位經過難友們一年



！坑巨大的具餘十三屍容，前了洞公獄！



了人說的你有沒有裏這，看認認個仔

多來長期教育的，隨意改過自新的看好日揚飲典。於是，大家隔著鐵窗，紛紛詢問情況。
 「狗肉的上樓上已幹掉三批！」
 「我們並不是馬上幹？」
 「二邊來了很多，都在樓上！」
 「我們這一定是全個揭？」
 「我聽說，好像劉國華、任可風、譚譚、丁地平、羅廣文、羅廣文的親弟一五個人曾經不會幹掉。」
 「註」樓上有關步聲，獄外又是幾聲槍聲，恐怕察覺

，馬上走過去了，幾分鐘後，四室又傳話說：「我們室中只有兩個，我們室中除羅廣文彈送台灣外，全體執行，旁室不清楚。」
 外面又是槍聲或狗吠，四室的「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雄壯的喊聲震蕩了恐怖的夜，落下了劍子手們的眼，監所主管人員馬上就帶着一批人持槍下來干涉。
 「奴才！你們這羣失人性性的奴才！」
 「總有一天要剝你的皮，抽你的筋！任你跑到

天羅海網都要把你們抓轉來的！——譚沈明同志大聲的指回特務們抓轉來的馬道。

「好囉！看哪個到哪個的皮，哪個抽哪個的筋！」這個親手殺過三百人的惡魔得意興答了一句。

「就狼個堆走了，第四批執行開始，樓梯上響動着無窮的腳步聲，主管人員和跟在後面的無數黑影，走在第二室門前，開了鎖，門並不打開，黑影閃閃而逝。」

「劉國益出來！」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有今天，不忙，等我寫信呀！」

「少囉囉！快點！」

火燒渣滓洞

槍擊刀刺之後，繼以縱火焚燒，連九個多月的幼嬰匪特也不放過！



影圖湖華清池後覺使火災徒匪務特兩
全士人主民主國愛、員黨商共多百鄉都

十月二十八日，從渣滓洞提出的成善謀、雷贊等六人，就是被公開在長官公署屠殺人民的刑場——大坪槍決的，他們刑前的壯烈口號和馬特特的英勇事蹟，是已經永遠地刻印在親目所見的渣滓洞人民的心底了。在十一月十四日，特務們又縱的從渣滓洞提出三卡車，其中有江竹筠、李青林兩位女同志共二十九人，也證明極當日被押至禁獄——「中美合作所」內的電台屋場，在壯烈的號聲和口號聲中成仁就義。

但是這些事實都被匪特們瞞住，渣滓洞的人還一點不知道這個消息，他們還在一種「雖然被虐待得更厲害，但還說明解脫軍已很快要來」的愉快興奮的心情中，從小特務的口裏，他們更知道解脫軍已至蘇江和壽縣，「解脫軍二十四日已到重慶下總政會」，……這些可喜的消息，如何不使這些被長期囚禁，對於解脫軍的到來懷着迫切，如何不使這些消息激動着，他們沒有去考慮自己的安全問題，更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了，雖然大家都有着對在舊社會裏生活的強烈的憤慨和期望，雖然大家都不

半分鐘後，他走出了囚室。

「丁班平出來！」

「譚慶出來！」

在室門口，就用手鐐把他們轉在一起。

「中國共產黨萬歲！」獄外一聲響亮的吼吼，發進了獄門。

「中國共產黨萬歲！」獄內無數的聲響回響了出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毛主席萬歲！」……

獄內獄外壯烈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匯成一片，響遍了整潔的原野。

十分鐘後，刑車開到了「獄公祠」坡上，烈士

們慷慨地跳下車，劉國益破口大罵，屢指蔣匪和特務的罪惡，並高聲朗誦道：

「我們已經勝利了！」

「郊區可以聽見這聲了！」

人民解放軍馬上就向進城，今天晚上，蔣匪就向進城，我們雖然獲救了，但是特務馬上便給劉國益兩個耳光，恨極了說：

「你還不爽快，老子也就不給你爽快！」

可是寧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的戰士並沒有停止高呼口號和誦經。結果，一確亂刀濺血之後，又是一排槍彈，到起屍的時候，頭打扁了，牙齒散了一身槍眼，誰也認不出來！

槍聲不響地狂鳴，第五、六批屠殺結束了四室



！血鮮的們士烈了透浸，土黃的下山樂歌

不久吳狗熊（李鎮軒）拿刑一張

顯意呢，但是在敵人的牢獄中生死只好由他的便了。而且，共同的理想已將實現，就在這這解放的時候，人生苦海自己是否能夠得到理想的實現，是沒有什麼遺憾了！——在這樣一種崇高的意念下，沒有人會有人提議在解放前「打監」而出去的問題，但大家馬上想到如果衝出去而不成立，「解放」白公的難友，那麼他們就全部被特務房殺滅；加上那些惡劣特務們嚴厲的武裝監視，「打監」是沒有絕對成功把握的。同時大家一直還不知道大屠殺是十月二十八日已經開始，因此沒有死要求生的思想準備，去考慮如何「打監」衝出去的問題。但是屠殺的自了終於來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打監」的日子，流澤潤看守所長李萬興，一反平常的習慣，在傍晚時分從院外跑進地進所裏來，他的匆忙的舉止引起了全場的政訓犯們注意，權上每人都派人在風門上監視他的行動，樓下的人都以沉重的神情在等待樓上「觀察」同志的報告情況，在知道牠們「特理組長」徐貴林、理員金相北、李顯群、唐有元和在院外的警備連長）在開會的時候，每一句都開會來對這些狗子們的會議作判斷。大家都懷着沉重的的心情，特別是警備連連長也來參加這所內會議，更使大家感到不簡單。

由於材料的缺乏、片面，和大家連日來是在狂歡的心情中，所以各黨交代意見都差不多的，一致認定解放軍已迫近重慶了，狗子們的會議一定是在商量逃走的問題，今天晚上可能組織人轉移！他們還一直以爲組織人轉移的人是集中白公前轉移民團合團。

約八點多鐘的時候，哨崗的鐘和梆子響了，連隊的左響者齊着車來，果然，外響的連車吼着過來，在炭火上停下了，頭着燈的光，樓上四望的人可以看到連車上有十幾個人，並且有看見有三個「行動員」帶來到辦公室（中正堂）去了。



特美將有只！總的階級更顯更顯快還，士志命革最比有上界世
 士烈亦現強生學大重爲國！行罪的例前無史種出得做才、作合務

全體。
 眼有無聊了近十年的許曉軒、譚沈明、文澤、宣耀……一個個走了。這一聲叫走了，走了！經過奮鬥的時候，猶不忘懷地與難友們握手告別。

備風扇的難友，帶來了他們壯烈犧牲的信息，剩下的全部同志們，即要開始動員的準備，這不是恐懼，不是怯懦，不是被死神嚇倒的驚慌，這只是一種難友們訣別時的依戀和憤怒。
 周從化這幾年近花甲的老人，又被他們牽走了！

接着，第三室、一室、十一室、八室、一室、一批一批地全部屠殺完了。連兩個小孩子，一兩歲半和九個月，都沒有放過。孩子的母親要求道：
 「你多打我幾槍，把孩子留下來吧？」
 特務回答的是：「不行，全家一死！」
 蔣介石說就是這樣的殘酷！從不滿意說的乳嬰，一直殺到六十高齡的老公公，這最能傷人心的慘殺，這直擊革命軍中軍政政道最多最殘暴的，最血腥的屠殺，是蔣介石二十二年來反人民的統治中最殘酷最無人道的集中表現。自然這最能對付中國人民的一貫作風，可是這更高度的證明蔣介石確實是沒有人性的、瘋狂的野獸。（註一）：吳中生活極端，傳頌學員將軍，稍受「優待」。黃將軍能獲得少許接濟。所以能買點橘子；餓死。

（對二）：這些消息都是不可靠的「特務新聞」。事實上了，劉國鈞、丁惟平和全部四室難友等，都被殺害了。（譚慶身中子槍未死）白公箱所以，是因爲偉大英雄的平民解放軍補進的小孩，是因爲當常風時，難友們爭取了經過教育，願意自新的特務看守員楊典典的協助，才在屠殺的間隙中，從機槍掃射和迫擊襲擊突圍出來的。



士烈的確死的是羞臉下地。而後營中集到得成

要不必舉行李時，他說：「不必舉行李時，我們翻移交，每一會翻交以後，如果他們要重新給他們編隊，再死余也不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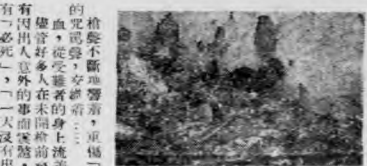
徒匪務特是這，炭焦是不！就這白們士烈的後物笑

名軍匪「二門」來捉人，一共捉了劉石象古承鏗等十二個人。大家又都寫向營的武書和內外加崗而引起了各種的猜測，但後來一見被捉走的人是連被槍傷也帶走了時，猜測就被掃光了，大家穩定地相繼轉移。

大約隔了一個多鐘頭，卡車又來了。這一次又是唐惠佩李明輝等十二個人。在一點鐘光景，卡車又開來捉走了李承林和韓子庚等！這些人都是到白公館附近的時候們預先挖好的大坑中去槍斃了，只是據着衆人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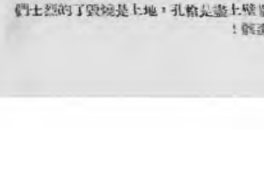


們士烈的了毀鏡是上地，孔槍是盡士填填！該這的



地留讓汗頭汗，民人了爲，命革了爲。做這士烈的

槍聲不斷地響着，軍械「囚犯」吼殺的聲音混和着口號聲，……和對匪特的咒罵聲，交響着，從受難者的身上流着，染紅了地土。儘管好有人在未開始前沒有想到會暴風驟，因爲他們早有「必死」，「天沒有用，隨時都可地被屠殺」的思想準備，所以這種不是意外的，沒有恐慌，沒有太大的激動情緒，有的只是深深的仇恨！



們士烈的了毀鏡是上地，孔槍是盡士填填！該這的



死獸個個一刀刺用門的待，過放不該小逸
○孩小個七了害殺共一內顧魔！

再一喘口箭之後，槍聲才慢慢停止下來。
這些該死的匪特們，在反復的掃射了約有一個鐘頭之後，還不放心，牠們先從第一室開始掃射，槍聲又從這里響了起來。未死的被打死了，已死的屍體也再次地被貫穿無算彈孔……

「啊呀……我又不是……我是小孩子，你怎麼亂……」
十一歲的蕭小路失聲地叫喊着，惡毒地恐怖；但在明長李蕊的「斬草除根」的吼叫下，一值槍聲以後就不可再出聲了。刺了他也死在革命鬥爭中，這十一歲就坐進了「政治犯監獄」的流淚孩子！——安息吧！

匪徒們在捕完前四室後，即跑到八室去圍捕過來。第八室是女政治犯，牠



從火坑逃出，又遭匪特射殺的一種「女政治犯」
德島烈士。

「嗚嗚……呻吟着。
「中國共產黨奮鬥！」
「毛主席萬歲！」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格格格格……」

匪特們的更深的彈雨並沒有壓得下「囚犯」們的激昂歌聲，這雄壯的歌聲和口號聲混和着，夾雜着重傷同志死前的痛苦的仇恨的呼嗎，撼動着整個牢獄，好多個優秀的中華革命兒女又這樣壯烈地付出了生命。直到全部完全歇下了，匪特們的槍聲纔漸漸重復的吼叫。



！歲萬國和共民人華中！歲萬黨產共國中：呼高們士烈

門一逼壓就照定一關下面敲着幾個政治犯向床，打了一條褲子，發子彈因為受顧烈的震動而跳動着，匪徒們還用那把掃帚舉勾出又用左輪射擊頭部！——練的頭碎碎得血肉模糊！

兩個獄中生下的嬰兒——一個是左紹英的女兒，喲一歲；另一個是彭龍輝的女兒，才九個多月——躺在母親的血泊裏無助地驚哭着，絕滅人性的特務們，竟指揮小狗頭用刺刀將兩個乳嬰刺死……

第六室沒有被打死的幾個人，在馬賊如何的椰子門門槍的時候衝出去，被守候在門上的小狗頭聽見了，發出嗚叫，槍響響地衝向他們。一角飛來，李子伯被打中了頭，機頭地起了一陣煙塵，不再動了，何雲松的腿和腰都受了重傷，他憤怒地向匪特叫喊：

「不要亂打，我出來你打好了！」
「出來！出來！」
馬賊把槍端定等待，何雲松因痛地從角落里掙扎着跑到門邊，呼喊着口號了，英勇地把頭對準架在門上的卡賓槍！「碰碰」，幾聲槍響，何烈士倒下了，血漿灑在泥土上……

「啊——」



次後液淨河橋下第二層正
面。○抗日名義義軍將軍會四
於此。



場廣營中集洞陣流在死，射掃槍機被又出逃中窟火從。
○屍遺士烈的上。

當五袋的門被打開的時候，一間床下是蕭吼出那樣一聲壯健的、恐怖得長才敢進屋。

「的確，的確！」

「不要亂打，我坐起來你打頭好了。」是陳作儀內藏著深的憤恨的聲音。

「的確，狗子們那裏會讓他們坐起來。」

「的確，的確……」

「的確，的確……」

補給完畢後，門還是給鎖起來，匪徒們只留下幾個人坐在地上巡視，向還有呻吟聲的傷者射，其餘的人都爭先上樓，到各個囚室去搜尋值錢的衣物。並且把樓上的桌椅和所內各處的桌椅及其它一些可以燃燒的木材，堆積在囚室前的走廊上，澆上汽油，縱火焚燒，在火從幾個發火點燃起並蔓延回來熊擁地爬上樓上走廊的時候，匪徒們才在一陣口哨之後撤出圍牆。

這時各室還有活著的人——由於解放軍前進的神速，使匪徒們的一些從提出崩潰的計劃不能實現，而在混亂中對流彈的，雖然點一處以集體掃射，雖然抽了槍，但狗子們僅在惶恐的心情下作的，所以還有部份的人未被打中。

從匪友的屍體中爬起來的，生的慾望和給這無恥的罪行「帶活口」的任務給帶來了不可思議的精力，結實的木柵門被打斷了，先跑出來的孫志誠並繼續用石塊給另外囚室打破柵門，幫助他們逃出，高成發揮了同志間互相幫助的友愛精神。

但這時匪徒們尚留在焚燒著的囚室裏跑出來的

人暴露在熊熊的火光之下，被牠們看見了，槍彈又從東射西來，這時，明知衝出去是一條死路，但大家也只有向毛房鋼的缺口——前後大開的窟窿，火照著階梯的走，跳出了缺口，分散逃奔，由於是黑夜，所以雖然匪徒們用機槍卡賓槍不斷的掃射，追擊，但逃在前面的劉德彬、鍾林、楊揚基等人卻從正面的水溝一帶分散逃脫的高聲呼救。

但後面沒有衝出得及的人都被匪徒們堵在缺口射擊，好幾個被他們打死了，牠們還不滿足，又搬著幾堆房頂的木瓦，在圍牆內四處投來。劉德彬毛房基的幾個人也射死了。劉才聲的彈擊了，他身中八槍，九個傷口，僅還有微弱的呼吸沒有停止而已。

除的還有傅伯雄、盛國玉（女），他們是火把門樓頂才逃出來的。

逃出又被打死的共是十八個人，有的衣服被火水澆透了，腿腳腫大，跪在圍牆邊上，屍體呈現著焦黑的色。有的跌倒在火水澆透的一句沒有完結的口號……

口號……

大火焚燒後的八間囚室，全堆滿了一堆堆的烏黑的焦炭，大部手腳被燒成了灰燼，只剩下小方塊和燒得脫離了軀體的頭，有的腦頂骨燒碎了，有的還呈現著烏黑色的圓殼……從有些比較完整的然而伸手觸及的烏黑的屍骸，還可以想見重傷未死但無力爬出的人，在火舌伸向他的身體的時候的慘痛情景……

松林坡上再一次大屠殺！

在「中委合作所」的一、二七「大屠殺」後的第二天，十一月廿九日，重慶市區已漸漸地離到南岸的槍聲，更響亮更激動著臨江坐落在重慶市區背脊的大磁石上「新世界」旅館的砲聲，更激動著因禁在那邊時拘留所裏的革命志士們，一大早晨，大家或捺捺不住心頭的歡喜，隨著解放後自己的打算，但同時也不免顯露著匪徒們最後絕望的瘋狂。因而真摯地推測著、期



！債血

要來的不幸的事終於來了。上午九點鐘先發，管理「新世界」的「因肥」的頭特王汝壁便叫集合點名，藉口說是海晏已不安全，要「犯人」疏散下鄉去，準備分兩車載走。在匆忙的情形下，當場被頭特點名提出了三十二個人，連種假都來不及吃，便收拾包裹被趕走了。

當天（廿九）夜裏，在「中美合作所」特區中一個名叫「松林坡」的小山坡處，載着「新風界」三十二人的汽車整停下，車中的人已知情形有異，隨車的頭特首先持黃細亞（女）下車，不久，就聽見幾聲槍聲；彭立人當即高聲呼口號，唱國歌，接着在一片「中國共產黨萬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怒吼聲中，三十二個帶着鐵鏈的人，一批一批地跪就跪了。悲壯的歌聲在黑暗的山谷裏迴響着，久久不息。次日（十一月三日）人民解放軍渡江解放了重慶。人們發現松林坡一帶散亂着打爛的磁盆、水瓶、茶杯、碗皮鞋；一灘一灘的血，還夾雜着一些人體骨和肉片，灑在山坡邊、馬路上，空氣中充塞着血肉的腥臭味。從坡上三個新挖的黃泥坑裏，掘出三十二位殉難者的屍體；有的沉着血，張口吐舌；有的眼齒被打爆了，咬緊牙齒；有的身上還有滴水淋漓的痕跡；一個個血污的屍體用無聲的語言告訴人們：他們是怎麼死的，不要忘了流血的深仇！



！仇深海血這了忘要不

G 4/4

把牢底坐穿

何敬平作

5 6 | 1 1 2 2 2 2 | 3 1 6 1 1 | 6 0 6 6 6 3 3 | 2 - 6 - | 6 6 . a 1 |

爲了 免除下一代的 苦 難我們 願 願把這牢底坐穿 這是個動

1 . 6 5 7 | 6 - 3 5 | 5 6 5 - | 3 2 1 7 6 - | 5 5 5 6 5 | 5 0 2 1 2 3 . 2 1 |

亂 的 日 子 黑 夜 被 人 硬 叫 着 白 天 在 人 們 的 頭 上 狂 舞 的 人

a . 5 6 - 0 | 3 6 5 3 6 5 | 6 1 3 2 1 3 5 | 3 2 1 2 - | 3 . 2 1 6 5 0 1 2 |

享 福 了 在 深 沉 的 夜 裏 他 們 飛 旋 於 紅 燈 綠 酒 之 間 呼 天 的 人 是 有

3 3 0 1 2 0 6 1 | 3 2 . 1 6 5 | 6 - 0 0 3 | 5 . 3 6 5 | 3 2 3 3 5 6 1 |

誰 的 誰 說 天 不 應 該 被 人 呼 喚 而 他 的 位 置 是 在 他 們 的 腳 底

2 - 1 0 | 5 5 - . | 6 1 - . | 6 5 3 6 5 | 3 2 . 3 3 5 | 6 - 0 0 |

下 面 牢 獄 果 真 是 爲 善 良 的 人 們 而 設 的 麼

3 2 1 2 3 2 1 6 5 | 0 6 1 2 1 1 2 | 3 3 - . | 1 6 . a 1 | 1 . 3 1 . 7 6 - |

爲 什 麼 大 眾 的 幸 福 被 少 數 人 強 暴 壓 迫 估 我 們 是 天 生 的 叛 逆 者

tt 6 . 1 3 2 0 1 | 3 2 1 3 5 3 2 | 3 . 1 6 6 0 6 | 2 . 1 2 . 1 3 3 0 |

我 們 要 把 這 顛 倒 的 乾 坤 扭 轉 我 們 要 把 這 不 合 理 的 一 切

9 6 - 0 | 6 5 - . | 6 1 5 3 0 | 6 - 3 5 0 | 6 1 2 3 2 1 6 5 6 |

打 翻 今 天 我 們 是 坐 牢 了 坐 牢 又 有 什 麼 希 望 爲 了

1 1 2 2 2 2 | 3 . 1 6 1 1 | 6 0 6 6 6 3 3 | 2 - 6 - ||

免 除 下 一 代 的 苦 難 我 們 願 願 把 這 牢 底 坐 穿

被難烈士事略

楊虎城將軍



楊虎城將軍陝西蒲城人。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日生。父爲木工，家屬貧賤。少時每以俠義自見。一九一一年袁革命，陝省起義，將軍投身軍中，卓著戰功。一九二二年與李子高等組織民團，劃除匪類李貞，深爲人民愛護。袁世凱復國稱帝，將軍率部響應國軍，時爲陝西第三混成旅第一營，銳志整軍。一九一八年陝西國軍總軍，時北洋軍閥暴橫興志，將軍感民族危亡日甚，乃與陳國軍會合，任第三旅第一支隊隊長。一九二二年奉國軍爲北洋政府軍隊分化，將軍獨不爲所動，仍領部軍旗駐紮於武功，與中山先生秘密聯繫。時北洋軍閥相攻，將軍在岐山、武功一帶巡邏訓練，以兵力懸峙，撤軍陝北，一面與革命黨進取有光，杜絕不權商賈賂，一面聯合有志青年，組成教導隊，加強訓練，積極革命幹部。

一九二四年直奉間二次大戰，馮玉祥、胡景翼、孫岳合組國民軍，起應北京，推翻曹吳，兼治地方革命運動。將軍即時響應，繼任陝北國民軍前敵總指揮，馳驅南下。陳兵渭北，與北洋軍隊隔河對峙。一九二九年吳新田督陝，槍

安學生會選舉移渭北，擴大驅吳運動，進擊岐、寶，吳新田敗走垂中。既後，國民軍受奉直軍閥逼迫，放棄寶、漢中。劉雲裳侯旅，將軍乃集結兵力，進駐於澄城三原間。爲加強幹部政治教育，於澄城成立三民軍官學校，共產黨人魏野晦任政治教官，將軍之接受現代革命思潮，實由此始。劉雲裳侯旅日急，張啓李德丞力軍，將軍以西安爲西北革命基地，且與北伐人計收關，遂親率主力馳援。治西安被圍，乃團結兵力，加強防禦，宣傳中山先生主義；一時革命先鋒野晦，王雲五等均與過從，因於社會主義理論有更深一步認識。守城八月，軍民交關，賴將軍意志堅定，終保名城。

一九二七年任國民軍第十路總司令，率師東出潼關，與國民革命軍會師中原，以八千之衆，與直魯聯軍周旋爭戰。時蔣介石背叛革命，屠殺青年，將軍獨攜精實志士，多方護助，並見婉於南京政府。一九二八年赴日本考察，與留學軍進步份子朝夕往還，日擊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思想益趨激進。一九二九年二月回國後，即除機經改編，遷移防地。蔣介石時謀消滅，終因全軍團結，奸計未逞。一九三〇年率部入關，首先釋放政治犯，起用進步人士。主陝四年間，滙集黨諸渠之開渡，烏院崑山等校之建修，臨海渡渭之西展，實有力焉。

一九二九年
日寇侵
據東北
局勢日
趨危急
蔣介石



楊夫人



○ 贛造軍將城武楊

政府強堅持所謂「援外必先安內」的國防政策，窮兵黷武，發兵以壓，補發兵以壓，士，五次圍攻蘇區。△國民黨黨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被召之下，掀起反抗日運動，將軍深

受感動，乃於一九三六年秋，以贛省為名，赴漢口運動，遂於十二月十二日與張學良將軍發動西安事變，補因蔣介石，揭發「八大主張」，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推動全國一致抗日。十年內戰從此

結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勢形成。八大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補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政民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及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切實行整理邊疆；八、立即召開救國會

議。翌年六月，被迫出國，歷歷歐戰，曾至馬德里，冒險參觀人民反法西斯戰爭。避險所至，必先訪晤華僑與留學進步人士，展出人民團體國旗，講演：蔣介石以此仇視益深。將軍身處國外，對國特抗日未曾唱到去懷。○「七七」事變起，方舟行太平洋上，聞歐戰，晝夜不寐。擬備金山，即電南京請願，友好以張學良將軍為救國領袖，將軍堅謂：「我們抗戰十二事件確為

抗日，今城已得，豈可顧遠慮國外；個人安危，非所顧及」。乃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由法返國。避險所，即為秘密監獄。次武陽，險失自由。○蘇區因禁煙十二年之久而，竟於去年九月十七日全國即行解放之時，與幼子孫中在輪船遭殺害

夫由謝葆真女士陪將軍避難。避險。及謝將軍夫由，倉皇攜幼子孫中以與將軍。共產黨約十年，終以積憤起自戕。孫中以孫媳隨母南去，遇害時年已二十歲矣！

中共中央於西報證實後，電請將軍長子楊孫民司令員云：「警處楊虎城將軍於本年九月十七日在重慶監獄被國民黨特務匪徒秘密殺害，楊將軍夫人和次公子楊幼孫（孫中）經宋雲雲夫姪等，也先後慘遭毒手，極為痛恨！楊虎城將軍在一九三六年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推動全國一致抗日，有功於國家民族，楊將軍由此而受到蔣介石仇視，被蔣匪因禁煙十二年之久，并囚禁於愛國民主立

場留難性。這個犧牲是空前的，楊將軍的英名將為全國人民永遠紀念。謹電哀悼，并望慰節哀思。為繼承楊將軍的愛國事業，澈底消滅反動匪幫的殘餘而奮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十二月十六日。」

楊虎城



中 孫 楊

羅世文烈士

羅世文烈士，四川威遠縣人，四十一歲，中共四川省委書記。

羅世文烈士，一九〇四年九月生於威遠縣屬之觀音灘。烈士原名世國，後備查復世文。父謝家公，擴充鹽業至湘梓，頗有聲望。世文七歲時苦學為生。初讀私塾，涉獵五經，故在國學方面有根底。五四運動後二年（一九一九）在國學方面有所得。得師叔師漢公資助，赴重慶就學，入甲種商業中學，張學良前妻助，第一名。當時五四運動新思想的狂瀾澎湃四川，使他思想轉變。曾奉羅氏在觀音灘，備寒暑四居，此大家聲譽有一百餘人，烈士虛出，幼年在家庭及親友間備受岐視，刺激頗深；更兼孤兒寡母，生活困危，因此對國家制度，及封建勢力極深烈的反抗心理。自然，革命思想，即在胸中萌芽。即在思想上受「魯迅」和「魯迅」兩刊物的影響，在文藝上交「魯迅季刊」和改後的「小說月報」的影響，同時，和雷琴女、楊開公接觸，逐漸成為實際革命的戰鬥員。

一九二三年在私立商業中學時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二四年任青年團地委書記，是年秋共產黨曾改組任宣傳部長，二五年轉為共產黨員。一九二四年，高商畢業，更得族人資助出川赴滬，入上海大學，熱中革命工作，為中共中央黨校莫斯科留學，住東方勞動大學。後至德國研究礦科二年，卒業歸國。過一九二五、二七七年大革命後，轉入地下工作，在四川黨部，獲助第七團重慶任市委宣傳部長。一九三〇年擔任省委宣傳部長，同年底因四川領袖謝人，世文同志復任成都任西特委書記，三二年夏省委遷成都復任宣傳部長，三三年初改任任省委書記，後在紅四

方

軍工作，參加二萬五千里长征，在延安曾任紅軍大學教授。後被派為成都第八路軍辦事處主任兼蓉新華日報主持人。一九四〇年，蔣對特務機關極端，策劃反共每日運動，乃蔣口是年三月的所謂「成都搶米事件」，蔣對蔣士及軍閥先見之識。

車前，國民黨偽僑務特務吳某，平素喜見蔣士之為人，私人感情甚篤，曾囑告蔣士，謂有意險，囑其防範。蔣士答稱：「大敵當前，我以國家民族前途為重，決不逃走。但國民黨如有一分抗日真誠，即不應逮捕我。」蔣將特務，密意指使革命抗日力量，無謂逮捕。蔣押蔣重慶磁器口白公館陳，後送至重慶，與張學良將軍等同押良峰，與外飛隔絕。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勝利，有軍人謝吉安者，自負恃出獄，曾帶口信與其家屬，謂：「人很好，病病已好，請勿放心。」又謂：「在獄中化名黃子，維持舊友。」

蔣士，「要學良當讀世文吃，兼向他請教歷史及理論問題。」因為世文對士不僅對實際工作有貢獻，並且是科學的馬列主義者。他平時生活嚴肅，沈默寡言。但是每一談到革命的理論問題，就可滔滔不絕；對蔣其發展深燭的卓見。

自蔣氏帶口信後，家屬方面一也沒有世文的消息。年過半百的母親，已七十歲，隨時就想她的兒子。母親是一個舊式的談話的老太太，家人問她，她說：「智九（世文的小名），為人解脫痛苦受累，我很欣慰。」但是，等到想問她的兒子走了。她卻掩不住傷心的母親之愛，日夜她的淚以吞聲。迨至一九四七年冬，在一個深夜的夜裏，讀偉大的母親，以瀟灑的學音叫喚：「智九，智九，智九……」與世長辭。可憐，這時，世文之子，在鐵籠中，已於一年以前遭受蔣匪黨的毒手，在磁器口「由美合作所」被捕，尚原黃良的母親，始終還任呼喚她的已經成仁取義的兒子。

世文之子自抗日勝利後，蔣匪軍由重慶運返南

京之前，又復返回磁器口「中美合作所」拘押（與蔣匪軍則送台島）。世文同志在獄中的生活，頗尚而有興味。他在提高上黨級同志的生活，正在生活上是全黨同志的至友。是這黨實習的同志，只有同他一接觸，輕談幾句話便會暢快。他到奉遠史特有新研究，圖書前中一個世界局出版的影印轉本廿四史或說其他一個黨章局出版的此可見世文同志在獄中仍不忘研研的精神。一九四六年過陽節，白公雷照例把犯人鬥圍在一起聚餐。一桌上分配有兩個特務，大家動手打牙祭的時候，他依然靜靜地坐著，不伸筷子，大家一再勸他「請」時，他站起來對新特務們說：「很感謝你們的優待，但今天吃的都是人民的血汗，我不願拿人民的血汗來養肥自己的腸胃，你們請吧！」

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於重慶舉行之際，中共中



黃顯聲將軍

黃顯聲將軍，字贊國，東北遼寧省青島縣人，五十五歲。曾在北平大學肄業，後秀入北平師範，舉事後即在東北軍中服務，歷任參謀、副營

長、教育長、師長、副軍長等職，並曾在蔣軍大學畢業。一九三八年任漢口統務總局第一重慶分館前，在蔣氏特務所製造的磁器口中美合作所大檢案中視察。

他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即堅決反對不抵抗主義，當即辭職，對日抗戰；轉職於遼寧道西一帶，長城之役，緊守古北口一帶，其後，所部為東北軍第二師，黃氏任師長。他主內大聯合，抗抗日，特別對於共產黨堅決聯合。當時即有共產黨員贊國談到任黃之誠實，能也知贊國共產黨員。長城抗戰失敗，於抗戰中教育；在抗戰不許敵的政治演說可以說；劉德仁任唱的進軍歌曲可以說。更說一能從古北口退下的散兵，組織一師旅隊，任劉國傑同志為旅長，與當時正在張垣準備發動之抗日同盟軍所使任廷經保至安，這師旅隊成為同盟軍前線的屏障。以後接受中共之建議，挺進熱河兩部渡平，奉等，恰好直趨香港與日寇簽訂了有名的何梅協定，劉軍直趨到順義，永軍佔一帶為非敵區域，強制該師撤回，回至易縣樂格莊駐防，時為一九三三年春。其後張學良出關，國民黨一意創除異己，東北軍被分隊調遣，但黃氏仍與同盟軍呼應，例如對杜長龍部黃的支持，密電同盟軍張學良各部蔣軍的防務現況，並收發了一張共產黨員在其部隊內的工作，尤許發展組織，且有計劃的分配到各團工作。至一九三四年，擬設駐西北，黃部為獨立軍，黃氏任副軍長，擔任「劉六」，黃部留居平津，未執行駐任務，一九三六年，張學良將軍在西安主領紅軍官兵歡迎，黃氏確以首任師長，在關中公開反對「蔣外委一致抗日」的政策，堅決主張聯合紅軍及蔣軍一致抗日。前在東北軍中結交友好，力持此議，組成西安事變前

的犧牲組織。這一組織中，黃氏是積極份子。西安事變前，率派石家莊，任五十三軍團長兼一八九師師長，駐紮石家莊，在實現抗日的準備工作，一方面團練五十三軍團（團長，一六師之呂正操），一方面在部隊中力主進步，去燒賣酒（酒份子），引導有志愛國青年，倒戈進軍，吸聚南一帶中共同黨員，在石門西支持草連勝，打擊國民黨特務。例如某黨徒與抗勞抗日運動的打擊，國特強迫要作惡劣「國共」將士捐款；草連勝買得勞品，在國特眼壓下不願去；在以上鬥爭中，草連勝得到黃氏的全力支持，均取得勝利。西安事變後，黃氏仍繼續進步青年，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無論在精神上金錢上，均給予相當支持。七七抗戰開始，黃氏率部參加涼河戰役，其後到武漢救護隊，並聯絡東北軍作積極抗日工作，便緊決主義與共產黨聯合。黃氏對穩定團務任，當於武漢，經常與中共同志及辦事處來往，帶小學，張學良奔走解放區，均有他的贊助。後隨國特發覺，以嚴厲之名將他逮捕。



車耀先烈士

車耀先烈士，係四川大邑人。十九世紀末生於一個貧苦的農夫之家。開小學草房內兼其牛欄，耕田，經營在一處的環境中逐漸長大。因為家裏太窮，便以幼小的年齡幫助家裏生產。一歲開始作了安徒生筆下賣火柴的孩子，後來

年齡日長，體力日壯，便替一般布客賣布，今天趕田頭，明天趕鄉場的營業每月都在各鄉場間流轉，得不到休息。後來父母相繼去世。陳先同志苦奮的努力便失去了意義。在這一剝削壓迫之下，他個個苦了舊生活，參加軍隊，起初他是一個普通兵，由於某次的英雄事蹟，慢慢升也是一步一步升任了團長，後因為他愛國勇敢，所以負傷的次數特別多，幾成爲殘廢了。

在這一較長的生活鬥爭中，他學會了讀書、寫文章。大革命時，他的思想開始轉變，對當時進步的書籍，積極的閱讀，「要有革命的理論，才有革命的行動。」在陳先同志確定了革命的思想基礎之後，他即是大革命之後，他毅然地堅決地參加入黨。入黨後，因他是軍人，故派他組織了川西特委、軍委等職。他工作努力，精明幹練，並發動川西的漢州暴動，就他所領導。抗戰開始後，曾與全國各地的救亡運動了古老的感德，這一時期的車耀先三職字是每一個青年朋友耳熟能詳最亮亮的名字。當時成都著名的優大社、星芒社、雙力社，戰時生活出版社，就由他所領導，推動了整個成都以及川西西北的救亡運動；除此之外，他還創辦了有名的「大發週刊」，鼓吹統一戰線。每期的發行數字，都在十萬份以上。儘管當之多爲西南各報雜誌之冠。這時期的困難甚大，但成都大批青年都爭相地通過封鎖線進入革命的聖地，陳先同志之功是不可沒的。

一九四〇年三月在成都與通訊中共同志同時被捕，非刑拷打後，即在貴州息烽，作了一個時期的非刑管理員，就任貴州息烽自衛軍的一營四連中，偷個的寫了長捷張子自衛軍的一營四連重要通訊口中美合作所。

陳先同志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反對軟弱，實事求是，處處都起模範作用；尤其治別負責精

神是使中每個同志最爲敬佩的，凡經他手管理過領得不堪了的書籍，一頁頁一行行他細心地補了又補，貼了又貼，記得圖書館中有一冊土紙的屠格涅夫六大名著，他在每本的書頁上寫着「文種紙版，特許借閱」的八字字。他是多麼的負責，又是多麼的實愛這遠萬千受難同胞的精神食糧！

一九四六年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中有一條「釋放政治犯」，因此其中中提出要求釋放陳先同志，蔣介石無言不但不放，反暗中唆使特務在同年十月十八日午後秘密地殺害了陳先同志及其親友陳文同志。劍子手不顧絲毫地結束了他們倆的生命，而且還用汽油焚毀了他們的屍身。



宋綺雲烈士

宋綺雲烈士是江蘇高郵人，年四十五歲，原名元增，長髮辮辮，次兒元增，一九四四年入學，時年七十歲，身材矮小而強壯，同學皆異之。

一九二四年綺雲先生已在地方工作爲努力，因此遭蔣介石之忌，派員前往逮捕，事爲夫人內悉，特爲通知，則逃於難。

一九三〇年，綺雲先生入陝，組織楊虎城將軍，後任西安西北文化日報社長及總編輯。積極主

許曉軒烈士

張抗日，即赴法西軍軍總部主任少將參謀。一九四一年多，外國對西軍山將軍部頗多傳言，因周曉屏未氏，某君竟誘過亦在法，即動其高其國關，以免不測。乃先生因有軍事遠慮，不意抵西安後即被捕。在獄中閱了八年，終於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被蔣國特務處屠殺於重慶中美合作所。

許曉軒，江蘇人，中共黨員。一九三八年入黨。抗戰初期到渝，在兩津、大渡口等處的工廠作工運工作，後到文協工作。他曾在重慶青年職業互助會、重慶市青委等處工作，並任青委機關報「青年生活」主編。於一九三九年調作區委，一九四〇年因小組破壞被捕。敵人對他的考驗是長期而且殘酷的。敵人對他的考驗是長期而且殘酷的，一直接沒有休止。在息烽時和譚沈明一遇，他堅決拒絕了，結果帶帶半年，助他堅決拒絕了，結果帶帶半年。

譚沈明在烈日下作苦工。抗戰結束，押到森白公館，每天將他打掃廁所。在長期的牢獄生活中，他身體變得瘦削，而堅定不屈的人格，叫特務也不得不尊敬他，因此特務要他作會計，並給相當津貼，但許乾脆拒絕了：「我對算馬桶、洗毛房很有興趣！」

後來，白公館所雇下放的打草師找他，並頭給他介紹工作教育，他答覆說：「先無條件放出去，再談工作！」至此以後，特務對他的堅決態度，立場有了清的了解，對他管制加強，經常檢查他和譚沈明的衣物和餐盤。

一九四九年春，陳然等在白公館發行「挺進南白宮版」，後來被發現，牽連很大，陳然想承認，大家不願意。結果老許自告奮勇，陳然想承認的代陳然承認，冒了生命危險，解決了嚴重問題，被蔣國重刑，帶重鎖，餵食三天，並派苦工。自此以後，同志們對他的尊敬了解更了，聽贊

賞他的靈活、技巧，而且堅更不據。但特務對他也更加努力，分所問題特別冷靜、清楚。他和譚沈明、劉國建等經常研究打聽「自行解放」。

譚沈明、劉國建等經常研究打聽「自行解放」。譚沈明、劉國建等經常研究打聽「自行解放」。譚沈明、劉國建等經常研究打聽「自行解放」。

高舉時復復。高舉口說，留下面口頭意見如下：一九四〇年左右，高舉開始檢討「淨極歸塵」政策下發生的偏向。沒有想到，挺進時候，竟會發生嚴重的破壞，他個人認為這對革命、對黨、對人民是太大的損失，非常痛心。希望以後組織上嚴格進行整黨、整風、消除一切非無階級意識的意識和作風！



譚沈明烈士

譚沈明：共產黨員。一九四一年論被捕，因於訪空洞內半年之久，洞中晴水復深，衣物發溼，晴無天日，真是人間地獄。難友病後，一直到一一·二七死難為止。譚沈明有毛病，身體也十的發病，就是當時被捕的結果。在審訊的時候，潭能受強逼、堅決不屈。特務沒法，揮揮他在息烽有段時間「政治犯」全部規定帶鎖；後

來破曉和，先許甘相保身解鎖，他拒絕了。就了半年多。緊苦工、受盡無窮的磨，但由於他們堅強的革命意志，讓特務都絕望了，但一直自修，自讀他們的書，讀了許多歷史故事。自修英文、俄文、數年的形式寫了許多歷史故事。自修英文、俄文、數年的形式寫了許多歷史故事。自修英文、俄文、數年的形式寫了許多歷史故事。

在城裏的同志，那有一個不同的結論：萬一出去，老劉應該志在行刑的幾個月，他被捕十年，在敵人硬的、軟的、威脅、利誘下，一直堅持立誓，甚至在條條上獲得敵人的尊敬，他是多麼值得我們紀念啊！

他說過：我們為了革命，為了真理，我們決水久堅持下去。屠殺筒幾天，他提出一個意見，要求大家在思想上作一個準備，必須作到臨危時，面不變色，心不跳！他臨死時一直高呼口號，這馬特務，指著他進與說：「作件惡多端，聽不見了！我們先走一步，你就來！」他操機連與了白公館管理組長。他一個人「履殺」過三百多政治犯，是萬惡的特務！



江竹筠烈士

白流井人，女，三〇歲，共產黨員。她父親死得早，家裏有一個弟弟同母親，

那滿清苦的生活。儘管完全靠舅舅贊助，從小學一直到大學。用大談談話，他們是朋友又學同志感情很好，除了工作上的方便，朋友同志結婚了，他們就到重慶去，共住兩房。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在重慶一個青年，女同學，西南學院等支部學生運動。好些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志，都覺得她對人善解，作風正派，適當領導同志。十一月，彭國志一道下鄉，到雲陽，奉節一帶，從事武裝鬥爭。她這就負責重慶方面聯絡，許多軍事文件，藥品，器材，都是她運進敵人嚴密的檢查，同她地送到鄉村。

四八年一月，雲陽起義，彭同志殉難。當同志們告訴她：「老彭已經遇害，而敵人還把彭的屍體割下在重慶示眾……」的時，她沒有哭泣，而露出憤慨的吼聲：「好！我們到重慶去同黨們來老彭同志失敗的經過，從新探討一下，我們再來！」就這樣她到重慶。後來不久轉到萬縣地方法院作檢察官。為中共下川東地委之一。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在萬縣被捕，當晚在萬縣警察局嚴刑拷訊，始終沒有說出任何東西。解到重慶中美合作所後，特務們一點不放鬆她，帶手鐐，坐老虎凳，吊鴨兒浮水，夾手指……等種種酷刑中，曾經死過三次，但她認自己是個殘缺黨員，而這個殘缺黨員認了清涼洞全體難友通過而請求她承認的。

她在敵人面前所表現的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鼓勵了第一首「雲飛」歌給他。中間有一段是：「你就是個殘缺的化身，你是個不屈的化身。不，你就是你，你是中華兒女的代表……」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是彭國志同志死難的兩周年紀念日。清涼洞全體難友，為了懷念這位英雄，停止了煙草並且各室去訂立盟誓。表示誓效高雲的偉大，犧牲悲憤為力量，輸送到偵察院答覆各家的難友。

「我的丈夫，同志，難友！我是被敵人打死而剩

下寶貴的，今天來紀念他，願與大家繼續努力，來完成他的最後任務……」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驗，算不了甚麼……」。在學習上，她還提了一些寶貴意見。

在獄中，她積極領導女黨員們學習，討論。進口的生活很單調，對病友的照顧很周到。十一月十四號，她她向李資林同志提出去掛號，去當與接治病者不成李資林的李國志一道走，一起上車。當她走出深潭洞的時候，搶回向吳棟樓上的難友們告別，由她出時的表精與行動，可知她在這病難一定鎮定而英勇的。

楊虞裳烈士

川東地委。他又名楊振發，徵名文英，在銅梁中學畢業。曾經當過憲兵，因生活上無出路，也曾加入民衆黨，自強後，精神上才得到了安慰。連輝、開明、雲陽和軍運好些地方工作過，她一個高中中教。她教國文，同學們都以為她這樣一個小個子，說不驚人的一定不行，可是不到一個禮拜，他講課的時候，室內窗外都擠滿了學生。

他很機靈，高傲，在蘇縣歌小學的時候，把他幾十單路，寫事理，都是走露。換了吃幾個餅子就發了。他曾經有十多年，從未去過，他的哥哥兩兄弟都是共產黨員，那是在蔣匪血腥統治下迫害死的。

一九四七年在那雲陽保安隊搞工人運動，很有成績。後以雲南起義受授令轉到開縣中學教書，不幸在特務（組織）七月十日被捕。被捕後，請了一個姓左的特務（組織），在開縣給他苦刑逼供，並逼他寫供詞，檢閱過幾次，眼睜睜了開芳步的脚，提出去殺檢閱過幾次，眼睜睜了開芳步的脚，但他沒有說出任何一個人。特務問他什麼

入共產黨了。他說：「今天祇有共產黨才能解決老百姓的痛苦，我對國民黨不滿……」。解到清涼洞後，特務們沒有放過他，把他單獨關在一個室，帶上手鐐，一天挪到那，一睡到天亮，但對他有甚麼惡毒呢？二特務那第二睡醒長完完，與他是同鄉嗎？用盡各種方法想把他挖掉，都講到他的堅決拒絕。

在獄中積極幫助難友解決問題，在清涼洞樓二室與劉德善一起組織「修理所」。專門修理難友們在思想上的一些問題。在難友們要性鬥爭上，他提了許多寶貴意見。處理問題，深謀遠慮，他提了一點清涼洞右的作風。

他的身體，在外面就不好，進獄後不久就患肺病，難友們想了許多方法，弄得了些助國藥，肝油給他，他都全部分給另外的病友。他自己許多五角單時他是一個很好的助手。

十一月十四日把他押到重慶去槍斃的時候，他身上滿身一層藍綠，腳還跛着，很頑強而從容的飛上了敵人的刑車。



陳然烈士

陳然，原名陳然，共產黨員。河北大明人，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生於北京。父親在海關機關辦事，家庭日子過的還裕，他讀過小學，繼

黨學校，他還覺得，在學校裏就是一個好動愛玩的孩子，愛遊蕩，愛活潑。

畢業校畢業後，正是抗日戰爭時期，他即參加了救亡工作，他熱情的工作，認真負責，是一個積極份子，很快就被加入中國共產黨，除南軍畢業後，他就在湖北大埠湖北道署中共人員與抗川，曾回到北京與劉備夫結婚，隨後，又轉入棉公司內務科工作。

雖然與黨失掉聯絡，但仍本着共產黨員的意志真任勞，積極從事革命工作，團結黨友，組織進步青年，凡是與他接觸過的黨友，都紛紛到救亡時，他雖然組織繁雜，參加各革命會，現特務份子作鬥爭，並自覺特務隊打聽黨的事件，被打而受重傷的一位青年，就是陳然同志。

中共重慶辦事處與新報報館被追往延安後，重慶的民主運動失去領導的中心，許多要求進步的青年們，一時都很消沉，這時陳然和一些青年朋友，在艱苦中，合辦「特德」雜誌，用比較溫和的形式，對外聯繫許多進步的青年，對用難以維持的各種雜誌，油印散佈，這就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會所辦的「捉進報」的前身。

「捉進報」工作一開始，陳然就參加工作組任了最重要、最艱鉅的印刷工作。他對這工作組是外行，也毫無經驗，但為了這工作任務的重要，他是以最大的努力來使工作做好。「捉進報」第一期，一張報紙僅印五十份。經過他的努力和悉心研究印刷技術，不到五個星期就印出一千份，後來更達到二千份，而印刷的工具，就是一塊竹片在煤紙上刮，完全不用油印機。從這任務中可以見到他服從組織，克服困難，達成任務的鬥爭精神。

「捉進報」發行愈大，工作就愈繁重，每期三四張報紙，每冊印一千五百份以上，印好之後

要看好，然後設法偽裝分送，並用各種方式投郵寄發，進行工作。還許多工作，大都是陳然做的，而且是在深夜裏進行的，白天他總是照常擔任職業上的一個發現個數密，他這一切都經過嚴密地計劃和佈置的。

後來除了印「捉進報」之外，又印「反攻」及各類小冊子，解放軍宣傳大反攻的宣言和土法大綱等就印了好幾版，還有封面裝幀等。

蔣匪特務曾下三次命令，限期破案，這奪了四個多月後才統特務破獲。

陳然被捕是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的下午七時，被他的前妻得知到情報，但沒有取得組織的聯繫以前，他不能實在逃走。被捕時他正在印刷最後一批印刷品，打算印後即暫停工作的。特務到時，他打算跳窗逃出，被特務放槍制止。他母親哭著不放他走，並要跳樓自殺，他把她母親勸到樓下，而後從容被捕。

在刑庭上，他完全表現了一個真正布爾塞維克的英雄氣概，受盡種種殘酷的刑法，始終沒有透露一個字，沒有損害任何一位同志和朋友，而這一切，他是早有準備的。在被捕前，關於被捕後的辦法，口供，他是早就準備好了的，他常常談到：「要就不革命，要革命就要準備被犧牲。」

他有一種信心在刑庭上完全表現了這一點，受到同囚從容，他在刑庭上完全表現了這一點，受到同囚們的尊敬！

在白公館看守所裏，陳然受了最嚴厲的考驗，特務用各種苦刑逼他吐露，逼他供出組織的關係，但他始終沒有給特務們一點破綻，他承認自己已是共產黨員，拒絕報出組織到發行，一切的工作他也都承認是自己一個人幹的。特務們在他身上一無所獲，最後又用各種殘酷的刑法，拉他下水，他生氣了，當時就對到找一個機會，在向特務們作一番慷慨激昂的講演後便由樓梯上跳身跳下獄到自殺。他的決心自殺，消極的意圖是

想給特務們一個有力的回答——他決不屈服。頑強的童黨決不屈服。他自願去敵人的所有特務們，因為有些特務不考慮的自殺來敵人的作為，很使他們痛心。

可是很快到了「一九四九年元旦，蔣介石發表求和文告，政局變而面上有些轉機，特務對他的壓力減輕，他的自盡計劃就沒有實現。直到去年二月二十八日，即重慶解放前一個月的樣子，也就是光明來臨的前夕，他竟和另外的九位敵友一起，被特務由白公館及渣滓洞提出，在大坪殺場，他生得光榮，死得壯烈，臨刑前高呼：「毛主席萬歲！」由蔣人民共和國萬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同他在獄在一起的已經故的一位同志說：他在特務的監獄裏，仍不忘工作和學習，還發行了「特德報」由白公館，傳遞給難友們閱讀。他並命研讀自然科學和軍事學，一面讀這一面精心做筆記。對於守衛的特務，他盡力作說服和教育的工作，這對於後來他聽友的脫險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他就刑的前幾天，他告訴一位同志他還寫一首詩，題目「沒有了我」，他的詩的中心意思是說：我雖是死了，可是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却得以永生！這首詩一直到他死後才發見是一個謄稿，但這首「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偉大的史詩，却已經在四億七千萬人民中間傳開了。

唐虛谷烈士

四川涪縣人，四一黨，共產黨員。

他參加革命工作很早，長時期間，曾在紅軍組織宣傳會，搞地下武裝。在軍閥時助過連長，在成都川大念書，在上海工作過。一九三九年來到上海工作，過後又到重慶石碛工作。

唐虛谷同志在重慶與王若飛同志合作，他和楊廣安同志去監獄，然後以王若飛同志勸：「你們要托者百姓家說話，老百姓才相信你們是兒子。」這是他一生座右銘。

一九四八年六月在萬縣龍駒橋逮捕，被捕前，在萬縣龍駒橋開槍，在紙煙生意，與當地人士處得極好。是下川東糧委之一，與艾英同志一起工作甚久。

在萬縣警察局受刑（老鹿袋），要他交組織，他說：「我有甚麼可說的，我不願說一個人出來！」過後只承認自己是個黨員。他領導的萬縣南岸向大都回朝長高天柱，先他被捕。在渣滓洞開三次都堅持原來的口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提到城關二處，有特務勸他說，徐「部長」(指特務頭子徐遠舉)希望他作研究員，特務們多方引誘，他都拒絕了。徐遠舉親自問他並施行威迫，他始終不屈不撓。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才回到渣滓洞。正是淮海战役過後，他給渣滓洞的同志們帶來了許多興奮的消息。

在獄中他的理論修養很多，鬥爭經驗亦豐富。



左紹英烈士

四川會川人，女，三十歲，共產黨員。

她是同慶縣人，曾受過小學教育。在江北做過紗廠女工，在工廠時認識革命同志王漢一(中共川東區書記，湖南人，參加民武裝時殉難)中共，在王的幫助教育下，她進步很快，認識了工人階級的革命意義。她意志堅定，與王結婚後，

他是棲五梁的老大哥，幫助她學習了最大的努力。他曾做過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在他的領導下討論過農村政策、城市政策、毛澤東思想。他的性格很剛直，有不對的馬上就說，對不正確的意見，立即糾正。有次寫了農民階層的劃分與一個朋友互相吵起來，他身體不大好，但對大衆服務不落後，打米做清粥都包攬，在獄中每天早上他都被操練「八段錦」，生活上很艱難。

他的妻子張靜芳，也於一·二七在渣滓洞殉難。有四個小孩，一個七歲的女孩還留在萬縣監獄。十一月十四號我在嵐谷去槍斃以前，他還在這種估計：我們的生死雖然他們掌握了，但他們「指特務」大的一頭，還是掌握在解放軍手中。就有那麼一天，我們的孩子轉來軍事是很幸運的了，我們又有什麼遺憾呢？

由王介紹入黨，而與丈夫一同參加革命工作去。在國民黨反動黨，瘋狂的殺害革命份子時，她的丈夫受到逼供，王搬到廣安，她保回娘家，寄居到乾溪壩，因其女兒周旋失背，她終於遭槍公所和特務們逮捕，時間是一九四八年十月間。

在合川縣政府，曾受過嚴刑，而她是懷着七個月身子的孕婦，並使用她丈夫的去處組織上任何的一個同志，她堅強的氣節，使特務們對她無法，後經同重慶渣滓洞結識有同病相憐。到中美合作所後一個月，就生了一個女孩，這一個不可見見到爸爸的孩子，毛主席的很好同志們當「犯人」一樣的關死牢裏。孩子長的也很好，難友們都很喜歡她，稱呼她也很和藹，女牢的難友們，都極敬重為「左大姐」。

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二十七，這個血的日子，她不滿兩歲的小孩子，也不能倖免地同母親一同死在萬縣監獄的寒式鐵條檢下，連屍體也認不出來。



李青林烈士

李青林即李芳瓊，四川瀘縣人，女，三五歲，共產黨員。高縣縣委副書記。

她是瀘縣獨立後婦女師副團長，後作小學教師，七七事變後參加學生積極從事救亡工作。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四〇年到渝在全國抗戰路上時勞總工會工作隊隊工作。改名李澤，剛又在二十三兵工廠工作，由黨中心校等處任職。繼又以李芳瓊名字在女青年會工作。在渝與黨黨部採訪主任邵子南友誼至篤。一九四七年到萬縣作學校校長，負責萬縣縣委副書記，作總匯。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知開江竹筠不知下落，因存方法說：「那裏去，知開江竹筠不知下落，因存有文件，返校散學，剛出校即遭特務逮捕。在萬縣警局受刑，把左腳折斷，而沒有承認自己立場。刑後又被重監禁閉。其後，長期的酷刑下，她承認自己是個共產黨員。

她在獄中的身體很壞，隨時臥不起，但她還能抽出一支時來開江竹筠家男書友做了五件壞事。在女牢受刑時，曾發誓要玉潔，她在獄中，得到烈地參加討論，曾發誓要玉潔，她在獄中，曾發誓要玉潔，她在獄中，曾發誓要玉潔。

十一月十四號她出去，已病得不成樣子，與江竹筠等人一道，是江把她扶上車子的。當日在電台風吹雨。

丁地平烈士

四川仁壽人，三十八歲，黃鵬出身，共產黨員，曾在威遠和彭縣農會推廣所工作，他不顧國民黨反動派的官僚作爲，或辭職回家種了兩畝地苦地農業生活。他的階級仇恨特別深，所以當他參加共產黨以後，就日理不停的工作，在當地農民中起著領導作用。後來由於農民的施暴，他一個黃鵬的身分被推選爲隊長，這給予他更多爲人民服務，和參加黨工作的機會。

他不是知識份子，也不講話，但是不吝惜，因爲他自己是慣於吃苦耐勞的農民，他和農民們在田裏一道做活路，晚上就在田坎上，一邊敲草，一邊討論時事，進行教育；有時順便下田。他在縣下住了四五年，就沒有人知道他是共產黨員，更沒有人知道他是這個當地的主要負責人，能得他的入只知道他是一個小農販子，老實實實的保長。

一九四七年，川西發生旱災，農民無法過活，紛紛起來「吃大戶」。丁地平，他就是仁壽的這種「生活鬥爭」的組織者，夏季七月廿一日，公開起來，但被國民黨反動武力加以「圍剿」，黨害不除，終於失敗，丁的親屬受重傷，被同志隱避起來，復然後改名服毒汀在資中縣務於鐵路路邊，後又到重慶中央醫院工作，化名是丁文。一九四九五月二十一日被捕，特務派員用刑刑問，終沒有口供，表現了無產階級出身的革命戰士的骨氣。在獄中天天讀書，他說：「我的學問不好，牢獄就是學校，又有那架幫忙，我要用講話」、「讀流」、「讀真」、「實用經濟學講話」等書籍，不懼的地方寫提出來問；還把許多革命經驗和「機流」、「讀真」裏所描寫的加以比較和說出來讓大家共同討論和研究。

齊亮烈士



河北人，二十七歲，共產黨員。齊亮又名齊燕中、齊紹光、陳世英、李仲偉、王顯，西南聯大中文系畢業，在師大學生會，千木同志協助參加革命工作。每次師大發生學生運動都積極參加，（一九四三—四四）參加黨運，大自清會主席，也是昆明學聯的發起和負責人。

一九四五年畢業時，特務追捕他和馬若若十人，他和馬若若轉移到海南建水、石城等地工作。他在石城馬若若工作半年，當地沒有漢人，他漸漸說英語，自己讀英文，辦了一個小學，教幾人子女國書，每次和學生到山上打麥勞動。三個月，除開教育，他還負責辦交通，一個人帶着一帶水，一把手槍，在雲南無窮人煙的橫斷山脈上爲革命事業而跋涉，實地奔走和工作，後來到石屏縣曹秀勇中學教書，仍負責交通，那時他到石屏後，已經完全脫離都市味道，變成鄉下人了，後來他到重慶參加警署日報和馬四林等負責學生運動的領導工作。抗戰時期，他是主要的領導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川政統一，重慶有同志由他領導，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號警署日報和辦事處全體人員被強迫往重慶，當晚他因事未步得以留下擔任江北鄉區工作。

彭立人烈士



彭立人：四川達縣縣城人，現年二十五歲，四歲喪母，由幼幼年沒有得到母愛，心強上所受刑罰最慘。性情強烈，忍耐力極強（從不輕易向人訴苦）。七歲臨

一九四八年四月重慶組織破壞，王漢統被捕後，彭離開江北逃往，八月到成都，他在成都只是代黨重慶組織，接受川西組織的協助。但後來川西組織也遭破壞，他和他妻子馬秀英也被捕（一月二十日），次日馬秀英即「引渡」，但他仍仍很很快地逃到重慶。二處處問他的案子時，他的態度十分堅強，什麼都不承認，後來法官以叛徒交他的卷宗給他看了，他才承認說：「是的，我是負責人。」特務要他交組織，他冷冷地回答說：「你們逮捕了我，我的生命就在這了。」特務說：「現在只有兩條路給你選擇，一條是自新，另一條是長期監禁。」他回答得很乾脆：「我選擇後面一條。」特務氣極了大罵道：「滾出去！」他在牢獄中經常幫助友人和黨員和政變，讀英文，獄中撰寫了「怎樣作支書」給大家作討論學習的材料。爲人冷靜、瀟灑、學識經驗特別豐富，富於頭腦，在敵人面前從未低頭，學得虛心，能够深入地發問問題，而且關心愛護同志，在獄中覺察，一度在獄友中起帶榜範和領導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此經抄風海。

祖父到上海，王國瑞讀小學，生活於繁華的都市，在極端的冷淪度中悄悄渡過了童年，抗日戰爭爆發，始知祖籍老家。

一九三九年入建德省中三十八班，該班校長兼教師的個性都進步，因為他愛好文藝及寫作，在一個民主老師領導下，開始收買好文章及稿件。並利用課餘時間和課餘之暇，和同學偷偷地組織讀書會，有時在半夜偷偷地開會，在月光下討論時事，每個重要稿件也分別與同學在組織開會，高熱的夏天在劇烈的風雲裏，時常有人大批揮筆辭山莊退居別墅，其勤勞精神曾為家人所贊譽。也認識者共知。

一九三九年參加共產黨，是年暑假，家人都等着他回來過年，他卻悄悄地參加了救亡工作，在兩年內又升入本校進中，被三區黨部救亡宣傳隊四家。曾請來家人討論轉學，未允許，但又無法進校，結果搭乘一個背篋，獨自兒地到離家六百里的重慶，於年方十六七歲，且人生地疏，就讀就學不易，初入花紗布商黨事務員，後入農本局工作，秋期改入江北寸草中學黨務學校。三年清苦生活，難結了不少朋友。畢業後家人都勸他升學，但是他心願為革命工作而努力，為了打消這大膽的企圖，首先在朋友面前揭發自己又進。隨帶了大雙朋友，到建德去，在附近各縣各場都兼職工作，為他們解決住處及一切問題。他自己衣衣拚場一個小學掛上名義，而且經常東奔西跑，無事忙忙，和「勇漢」爭勇，家人則罵他「無事忙忙」和「勇漢」爭勇。

一九四五年由建德來渝，隨其叔到建德江口修公路，管理工人，四七年春考入重慶西南師範，在白鶴林又接下民主種子，他演了一個學章草運動，大會盟盟畢業，團結朋友，鼓吹組織。接濟在「六一」大逮捕後，又轉校去，就學入新編高中黨商學校作事務員。

一九四八年春，組織上要他回建德去作農村工

作，他竟不顧及個人去留，帶着不少朋友由合川步行到華山一帶，在地下割成一個圈子，香上農勢，開始農民生活，真正與廣大農民生活在一起，夜間偷偷地跑，白天則藏在屋子裏研到問題，直到八月，他拖上山去，雖然他帶上了個旗，但仍任命任山上，(他負責建黨支能書記職務)。

在國民黨反對建黨之下，他帶着自己一羣朋友奮勇抵抗了一段時候。一九四九年正月來渝，從頭整理自己，總結過去的得失！並在渝等候工作。

因為重慶是在統治勢力重重壓迫之下，他又把犧牲的精神，負重責任，包括範圍很廣，(能橋一帶木工及汽車工人)，由於全國軍事上的節節勝利，使他更加歡欣鼓舞，拖前來的阻

子，在炎熱的山城，除了兩週工作外，現在巴縣中學當公共教員以爲掩護，在黨外的環境中，忘掉了個人的健康，忘掉了運動，當他在疲勞與艱難的時候，他的祖父勸他在工作中不要忘記了自己的健康。但他竟帶着病長幹了的工作。

六月十二日他被捕了，在重慶十區拘留所受過三次苦刑！用辣椒水和開水灌鼻孔，吊鴨兒浮水；在這些苦刑中他曾昏迷幾次。

從重慶子風抄稿稿後，轉移「長官公署」再轉到重慶寺，又入新世界，後移「馬嘯俠」的監獄。他老是在苦刑中已耗去精神爲難友服務，據新報界說向同志說：「獨立人硬是服務熱心，經常爲病友洗衣服，倒馬桶，沖廁所……」

當他被特務匪徒運到「中美合作所」集體槍決時，他一道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王樸烈士

王樸，四川北碚人，廿八歲，共產黨員。他生長在一個封建的地主家庭中，但後來被封建制度毒害，相見的，他學就了封建，走到了時代的最前面。他夜夜且大學新開系的學生，一九四六年加入了共產黨的工作同志的職業介紹團同志，並負責重慶方面的同志的職業介紹團同志，並負責重慶方面的同志的職業介紹團同志，並負責重慶方面的同志的職業介紹團同志。

在獄中，他很堅強。在一九四八年秋，當被移到白公館時，就做好了遺囑。他從不向特務們低頭，從不消氣，更不悲傷。他高聲讀報，在獄中他覺得每天不讀報，就進步。他對少數表現得不好的「政治犯」深惡痛絕，他好和同輩的婦女辯論「政治犯」中的傑出人物。

白公館「政治犯」中的傑出人物。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他第一號外九個難友一齊被捕，被偽警押往大坪，和另外九個難友一齊被捕。臨刑時他是最英勇的，發嘶力竭地呼口號，直到陣亡們開槍時，他還唱着國歌。



黃紹輝烈士

四川鹽亭人，男，三七歲，共產黨員。
他黨性是個自耕農。母親是個家徒，很幹幹。黃烈士是在被苦勞勞動成長起來的，他的小學中學教育雖然苦着教育，但份的幫助，主要的還是靠他自己刻苦奮鬥，他學成後就回鄉，充當化學實驗室的管員，晚上幫夜校教師整理資料；始得在成都華西聯合中學畢業。畢業後，考入合作金庫，分發到通、南、巴一帶工作。他做任何一件事，都認認真真，負責。由於工作勤時調動的頻繁，川北、川東、川西大部份的區份都走過。所過農村的清鄉員，奉節、洪雅等縣合作金庫的主任。
他是一九三八年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黨內一直是積極工作，愛護黨章，點滴歸公。他做過車工生意。在獄中，他時常講到，他出獄後一定作交通工人。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一日，在萬縣河塗孝文一道被抽。在萬復原後社交交兩次（老虎堂）那裏覺得很緊張，未承認自己的立場，並且還當場大罵叛徒。解到中央後，又審訊多次，都堅持原來的口供。
在渣滓洞，他是羅五望的宿兵，經常為該室種友的利益去向所方鬥爭而被抽罰。四九年元旦，各室五號青年片，慶祝淮海戰後人民解放軍的偉大勝利，羅五望的賀年片上畫了個五角星同V字，

過後被特務發覺了，他要他招出是那個畫的，他說：「是我畫的，處罰我好了。」結果無一點懲罰，並罰禁閉半個月。但特務們一點也不滿意，並開會逼他承認了。有一次，特務們打滿小節，羅五望吼：「不准打！」結果又把他們弄去掛罰一頓。室里雖友衣服破了，都去洗乾淨，大家那時洗的衣服洗得最多。他真佩服他，大家那時叫他「黃慶」；在勞動上，那向苦着。他的性格很剛硬，一點不勞動的性情，馬上就發露出來。他還教育了個姓唐的特務（廣西人），特務友們罵他（帶報紙、帶醫藥）。
一一、二七大屠殺，機槍掃射時，他還高呼着口號，補槍時一躍子從左面打進去而建成了他的為革命獻身的願望。

段定陶烈士



初中學生，農村出身，才十幾歲他父母親就給他娶了媳婦，他不願意，偷偷地逃了，在一家紡織廠裏作工人，作事熱情負責，在工人里面他最年輕，但也最受尊敬，後來和他一道當工人的左胡英同志等教育了他們，他們便到附近農村去宣傳抗戰和共產黨了，有時還來農工團聚會，教育軍人家屬的訪問。

敬，後來和他一道當工人的左胡英同志等教育了他們，他們便到附近農村去宣傳抗戰和共產黨了，有時還來農工團聚會，教育軍人家屬的訪問。
他，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天作完了工，當時還來農工團聚會，教育軍人家屬的訪問。
己。
他南事件以後，特務匪徒四處抓人，進行恐怖的大逮捕，工廠里的幹部都離開了，他也說離了工廠到合川，運軍一帶工作。後來和何忠波一起負責辦濟，一九四七年下鄉到廣安作棉花生意，一面看管着軍的基地下鄉辦底盤；另一面還往來於重慶廣安，運輸紗彩起義部队的電台、藥品、軍用物資。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廣安被捕，在關押時自鳴號，他說自己不是生意人，不承認結案組織關係，後來送到重慶，就關在渣滓洞，特務們仍一再逼供。有一次用老虎凳審問，加上他坐在老虎凳上，另外審訊的案子。他在旁還存心勸解，替那不相識的朋友擔心，竟忘了自己的痛苦，一直在老虎凳上整整坐了兩個鐘頭！好來他兩天地苦訴大家：「我以罪滿天罪惡最深好，大到天喝一大盞涼水，真舒服！只有老死還不是個理想，坐上去就酸溜溜地不好過。一這種時候愉快，在牢獄裏，儘管有受難同胞的性格，是他在用身，工作中說謊出來的他對革命的信心是那樣堅定！」
由於他組織生活較久，聚聚親鄰，服務精神都很好，大家喜歡和他接近，有時，他家來一幸萬苦給他送錢送米，槍馬上就拿來一平均分配，從來沒有自私地為自己打算過。

朱鏡烈士



朱鏡：江北人，共產黨員，二四歲，出身貧窮，小學畢業後作銀行職員，愛學文，學得積極，因此思想大有轉變。日寇投降後入社大，曾任社大教務委員，一九四八年春入黨，不久，重慶市組織被破壞，但他仍一直在城市內堅持工作，對

藥品、軍用物資。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廣安被捕，在關押時自鳴號，他說自己不是生意人，不承認結案組織關係，後來送到重慶，就關在渣滓洞，特務們仍一再逼供。有一次用老虎凳審問，加上他坐在老虎凳上，另外審訊的案子。他在旁還存心勸解，替那不相識的朋友擔心，竟忘了自己的痛苦，一直在老虎凳上整整坐了兩個鐘頭！好來他兩天地苦訴大家：「我以罪滿天罪惡最深好，大到天喝一大盞涼水，真舒服！只有老死還不是個理想，坐上去就酸溜溜地不好過。一這種時候愉快，在牢獄裏，儘管有受難同胞的性格，是他在用身，工作中說謊出來的他對革命的信心是那樣堅定！」
由於他組織生活較久，聚聚親鄰，服務精神都很好，大家喜歡和他接近，有時，他家來一幸萬苦給他送錢送米，槍馬上就拿來一平均分配，從來沒有自私地為自己打算過。

於重慶市組織的恢復有相當勞苦；為革命任勞任怨，不顧苦。對市區商店店員，銀行行員很熟悉，在他們中間作了不少工作。後來任紅支委，又為黨青年特支。黨里很器重，自己生活困苦。當時經濟困難，但從未挪用過公款，有人不瞭解他，與組織上談他說挪用公款，後來他把他父親由家裏的米糧拿到組織上看，備上寫的復條，家裏無存無空，這樣，組織上經過調查研究，更了解真相相信了他。工作上能主動想辦法，提出些問題意見，改進工作。當他被捕後，許多組織關係都在他家中，而他並未透露任何消息，結果犧牲已維護了組織機構。凱飛同志是一個積極共產黨員的表現。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由新世界提到「中美合作所」去槍斃的。



袁尊一烈士

四個人，二十八歲，共產黨員。
早年祖父，靠種地人做針織為生。初中畢業以後就讀，中學時代就參加革命工作，意志堅強，他常說：「一個革命工作者要有不怕死的精神，要能克服一切困難，更不能怕苦。」袁尊一幫助他，尤其對無產階級的兄弟更甚熱情。對男女問題，有正確的理解，常對他的妻子說：「我不希望你做個賢妻良母，而是希望你做一個堅強的人，對家庭事務可馬虎點，把時間多用在學習上」。他生活得很嚴肅，勤勞刻苦，對工作方面

一貫認真機警。他被捕的原因是一九四八年八月間到臨江路中區公署會朋友逃到逮捕。一週後轉左類烈士的衣袋，其妻與子逃走，家中剩下其母與弟，並請其千萬不要說出任何一個熟人名子。特務們把老丈和小孩監視了一個星期後便檢查一夫稱住的空室並未用任何證據。
袁被捕後受刑很重，而直到死並未說出組織或黨團同志。
重慶九二二號，又把他家搜得精光，剩老母親女與青年兩妻子。他的妻子曾說：「我很悲憤，並非因兒女被長，的確因為我們是一雙意志相投的伴侶而且也是親近同志。他死了我還活著，我決不讓他的遺志，更堅強的努力為革命工作，為人民服務！」



劉石泉烈士

劉石泉，雲陽人，三十六歲，共產黨員。他生長在一個小資產階級沒落的家庭裏。有高等畢業後作過探長，在武當保長時期內，曾經組織農民、訓練農民，他物農長。雲陽竹溪的治安他起很大作用，兵用設服動員的方式作到自編自征，他那地區的農民，有紀律有槍，土匪不說犯，所以紳士與富商都不得騷擾他。
有一次那匪頭叫他那一保抓壯丁（鄉長拿壯丁過多），他動員全保那武力將來犯的人搶拿護，由

此聲名大震，農民都認了他是自己的領導人。可是特務此時他受那迫不得不得離鄉重慶了。可到重慶時他更進步，思想方法更成熟了，在工人子弟學校做團員與工人結合，做工運很有成績，沙坪壩的青年學生與他結合得最緊，成為學生的朋友，學生的輔導人，他教導的收入就開支在幫助同學身上。
由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被捕止，他曾作過武裝農民運動，是區主席的偉大武裝農民領袖鄉村包圍城市的政策，發動起來的。這是他生活最緊張、最堅苦、最勇敢的時候。一九四五年三月在江山一覽好，他與同志們說：「犧牲要人，建國要人，你們努力學習，我願將我的身體作為血淋淋的活的教材，喚醒黨黨准誰反動政府。」
唐廣記義後，回到重慶，因去會一已被逮捕的同志，而也遭逮捕。

在液潭崗的一切表露都復好，給朋友提問題很細心，分析很清楚，不怕麻煩，很有耐心的幫助知識水平低的朋友們學習。他自己也學習，沒有一刻時間空過，朋友曾友眼睜了給他說好，朋友生前了他想方法去給修藥，藥室給發了，床鋪壞了……都是他忙修理。輪值到他們經常清潔的時候，他總是提前做。洗水池、洗廁所，無論天冷火熱，他都頭領着朋友去做。他常說：牢真缺乏營養，我們的清潔。我們的衛生應隨時隨地注意清潔。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由液潭崗被提到於林坡槍斃。



李明輝烈士

李明輝：共產黨員，萬縣長灘井人，三十歲。他家是個地主，父親死得很早，七歲時母親也相繼去世。他叔父想將他一份財產，幾次陪他去

果。在他祖母保護之下，始得從小學讀到中學。在抗戰開始的第二年，就從成都跑到北方，在抗都一二九師工作，在太行山反掃蕩中有許多英勇的戰績。左權犧牲的那一次，他是最後喚醒出來的人，他得留守軍部。抗戰結束後，回到延安，二九師留守軍部。抗戰時期，與他妻子別編等回國重慶。關係未聯以前，時常跑廣州，以做生意來掩護自己。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在重慶他的岳父劉健初律師家中被捕。被捕後，在重慶與渣打審訊過四次，但都沒有承認自己的立場。口供上是承認自己到過北方，那是抗戰時期在關中山下當過排長，因此他在抗戰中許多朋友都叫他排長。敵人說他寫自白書，他拒絕了，他的個性非常剛強，對人很熱情，對敵人憎恨到極點。有次被獄中的所長召集全體難友講話，他不立正，結果被了特務徐景林（曾到組長）兩腳夾，從此被獄方注意，經常找他打罵。他在獄裏，隨時隨地作反掃蕩的經過，如百團大戰，太行山的武裝反掃蕩，增援新四軍等，講得高非常動聽。他的記憶力特別好，他中學時讀過的小說，他都記得非常清楚而彷彿有津有味。在重慶，他開了一門軍事課，講述前線戰事與正統觀、軍隊如何建立、如何訓練、如何運動、如何與敵人作戰等。他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吸引了他，他覺得不學，費虛心的學習。他的英文不好，過後學得不錯。在學習上，他極其拼命。他有老胃病，在獄中常常在由地裏養雞，講病都有生胃病。在獄中，胡若病又復發了，而且又患過兩次痢疾。幸好那時買通兩個看守員帶些藥品進來，才好了一點。在勞動上，他也最費力氣；打米、攪清漆、洗馬桶，從不馬虎。一、二、七步從容，與唐玉階一同被提出去槍斃的，臨行時態度從容，與黨內每個朋友都一一握手告別。



何敬平烈士

何敬平，巴縣人，三十一歲，共產黨員。他出身農家，父親很早死去了，中學畢業後，就自謀生活，考入公共汽車公司，當職員，在這時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他當過兵，又曾改名胡敬之，在西北、東北經略六七年，曾任過上尉政治指導員。他很愛文藝，愛寫詩歌，工作極嚴肅，一直是不變的。後回到重慶在電力公司任職時被捕。

在獄中表現的很好，他仍不忘他的寫作生活，他寫過「免除下一代的苦難」一歌，自詞自曲，渣滓洞難友都愛聽，這首歌鼓舞了每個牢中同志的意志，這支歌代表坐牢者的呼聲，使每個人家裏送來的東西，不投餵，不作複雜的堅強信念！牢獄中他經常鼓勵大家學習。



余祖勝烈士

余祖勝，江西湖口人，二十三歲，共產黨員。他父親是英雄軍工廠的工人，全家都靠他生活，祖勝讀過夜校，抗日期間，隨父

來渝，入鎮工人工子弟學校，後家廟無法維持，便請入第二十二廠當學徒。因拒絕派充被補救，受過老湯虎及鴉兒來，結果陶法官莫奈何只好住監牢。在獄中養雞，大家都不聽他說話，但他很大膽，一進牢房，他就表露開與監獄幹部，「你怎麼能怕？」「小心點不能與別人談話吧，「你怎麼能怕？」「你洗衣服怎麼曬呢？有曬嗎？冷嗎？」談話如此類的關心。

他常向人說：「我們是工人，我們應該好好的發揮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因此勞動時他總是勤員大家，總是他是第一。他看見難的行為實屬不正確，立即糾正，不顧及別人的面子。後來他同人探討，共同認為難友們強強是好的，但行動的結果只引起反感，而得不到效果的對，一樣是難和學業的事。

他說：「要是我進行了黨，一樣也不能饒恕的！」

他很勇敢，不顧及面子，有時，難友在水洗邊洗衣不顧及全體難友時，他看見了就立即喊道：「一解放的喜歌，不聽了別人還要有用呢！」收集了許多化學牙粉，紅的、綠的、天青色的，用膠板上的錫釘磨成刀，將它們磨成一百多個五角星，分送各友好同志象徵黨。象徵光明。

他打通關係、講和，和各黨的工人朋友取聯繫。提出問題，叫難友學習。叫難友檢討過去，計劃將來，到現實，學習黨內團結黨外，教育青年份子，叫大家努力充實。他傳佈了用車板寫的文件，他叫難友充份的發揮吃苦耐勞，不怕犧牲的奮鬥精神。他幫助難友很積極，他常幫身體弱的難友做事，如打米、洗衣等。

他於十一月廿七日，在烈士殉難於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



王五欽烈士

王五欽：四川南充人，共產黨員，第十兵工廠職員。

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直過着組織生活，對革命工作極爲積極，組織許可，打入特務中統局工作（爲化龍橋區負責人之一），負供給情報之責。後在中統軍統三美系鬥爭中，爲軍

劉德惠烈士

四川巴縣人，三十二歲，共產黨員。

在重慶電力公司工作十多年，由練習生幹到廠長，他會聯合工友組織工會，辦工人夜校，任職工代表；辦福利社爲工人服務，並代工人爭取工資。又曾發動工人參加反內戰反美運動，一九四七年，曾與奉節、雲陽、梁山等同志聯絡，準備響應各地民變武裝。

一九四〇年曾被「中統局」特務逮捕，囚禁三個月，派公同保釋。四八年四月五日，因「挺進蜀東」再度被捕，被綁在中央合作所渣滓洞。在獄中他對難友幫助很大，在物質極端缺乏的獄中，家中送來東西，都拿部分贈給同室難友。其他獄內難友有營養，由他量代爲收集供應。在四九年夏天，一種傳染性流行病，當局的在監獄者渣滓洞到「囚室」，身體極弱的

統所忌，以共產黨嫌疑而告，被捕後，囚禁一年以上，始終堅貞不屈。四八年秋，在「共進黨黨慶」上臨刑時高呼：「共產黨萬歲！」

周從化烈士

新繁，五十四歲，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會員，國民黨軍事大學畢業，曾任劉鄧二十一軍團長，參謀長，抗日戰爭時期任第七戰區軍司令部及川康綏署參謀長，又第二十三軍團副司令等職。一九四八年任第四師師長。劉鄧司令部中將委員，四十四軍參謀長，川北團管區司令等職，在川軍中有督義之稱。性剛直，堅毅，爲其校長楊杰（秋光）所欣賞。一九四九年春，由楊介紹加入革命委員會，在川西一帶工作最久，聯絡川軍將領，反蔣甚烈。不幸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在成都被捕，押解來渝，關兩部不屈服。在獄中表現得極堅定，受刑、兩部不屈服。他常說：「如果青年人錯了，老年人總不會錯；如

就活死了，這時劉烈士，利用各種關係設法叫家裏送藥來，如登尼西林、九四鈣，這樣救活了幾百條難友的生命。之後，又這些捕獲藥品和錢，使難友們病後的身體得以支持、復原。

在同室內，他組織大家學習，鼓勵大家。不僅他不屈不撓的救過敵人各種毒刑、酷刑、利誘，而且還鼓勵他人：「決不可在敵人面前受賄！」



果老年人錯了，青年人總不會錯。其實，青年人，老年人都沒有錯！凡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的那沒有錯；錯了的是反革命的。反人民的反國主義及其走狗聯合的罪惡。他更說：「蔣介石匪幫一定惡毒殺我們，但是屠殺沒有用處，那血會告訴人民。革命志士是怎樣死的，後邊的一問你一定知道我們報仇的！」他報仇的後邊在問小屋子裏，但仍然和人家取得聯繫，而且經常參加難友的事時討論。解放前兩日，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晚被屠殺。臨此大劫，中央人民政府萬歲！主席萬歲！李副主席萬歲！

張國雄烈士

烈士張國雄君，現年三十二歲，一九一七年九月生，四川江北銅花鄉人。父親耕成，母李氏，一兄一弟。妻鄧步貞，育子女各一。祖有耕種的伯父張祖成，也生活在他家裏。起初以種田維生，後來改作小販。因爲他的哥哥轉業，伯父衰老，全家生活，全靠父親一人支持，家境貧苦，生活困難，勉力熬了六年，後來因爲貧苦，生活所迫，終於使他繼承了。一九三九年，民生廠招考第一期學徒時，始得參加學習技術。他除了精心學習技術之外，還常常閱讀進步書報，和有關電學的書籍。一直就在該廠工作，他的父親終因操勞過度而去世了，於是他就繼承這全家生活的重擔，他更加努力，珍重空餘，總是手不釋卷，不特主管人對他加讚許，一般同事也很佩服他那種自強不息的精神。同時他有樂於助人的美德，在當時一般工資低微的情況下，每遇病患災難發生，當他無法應付，他爲了幫助這困難問題，便發起募捐，使很多同事得到了解決，感激流淚，因此更爲同事敬重！

產業工會第二屆改選時，他當選來推選出來，擔任工會常務理事。他得了這個爲大眾服務的機會，便開始施展他的才幹，以民主方式（大家家聯）的口號來推廣工會會費，反對國民黨「包



何忠發烈士

何忠發(原名何九齡),共產黨員。四川南充
縣觀泉鄉人,死年三十三歲。祖父及父皆代皆爲
自耕農。父母均亡,家有少數遺產,兄弟三人未
分家。老三他出外多年,現老三已病死,家中
一切由他的老二負責維持。他受過初中教育,十
幾歲時便率領鄉紳拜鎮寺農民暴動,曾任成都

高明亮烈士

高明、徐州人,五十二歲。
從小就生長在一個窮苦人家,中學畢
業以後就出走了,在京滬滬流了一個相
當時期,那時他開始向各報寫稿,創辦
「稿絲」週刊。
一九三二年他在安徽加入了中國共產
黨,後被捕,囚禁一年八月逃掉(重慶白
雲、後被捕,囚禁一年八月逃掉)。
求退黨師來安學過醫,輾轉在重慶、
成都、合川、萬縣等處軍醫院爲抗日
受傷的將士們服務。
爲了直接服務人民他在合川天福巷創辦了「厚
鳴醫院」。凡貧窮人去治病,不但不取費,藥費
誰也不收。一九四五年又創辦益光派報社,代
售新華日報及一切進步書籍,後來特務幾乎把他
打死,這就給逼得,被迫離開了合川。到重慶
掛牌掛牌,同時不斷地爲革命工作,很多青年入

被捕入獄,監禁了五年(他的氣骨及便是那時染
下的),到全面抗戰時才被釋放,他仍熱心從事
革命工作。抗日時期,爲黨和擴大抗日民族統
一戰綫,他和很多進步青年組織了南辛宣傳團,
到川北各縣流動宣傳,他像作飛機的工作,並且
帶頭作些事務事情,他曾向同事說:「我們共產
黨人要一直工作到死,死了就休息了。」這給工
作同事們很大的彈力與鼓勵。他又是做過小學教
師,當過炒麵館的老闆,最近數年他都是經商。但
他經商所得收入全數是歸公以及資助同志朋友的
。他爲川北地下黨忙經濟工作,打下了優良的基
礎。支持蕭武裝起義一區經費,他的性情和善,
喜歡幫助友人。一九四六年任重慶棉花街一號德
士古煤油公司任出納主任,直到去年劉國定被捕
後才搬到廣安經商。七月重慶公司取款,同時
由廣安運貨來重慶,住臨江路介中旅館一月餘
始被特務嚴密逮捕。被捕後,曾受重刑(夾指頭
一振得死去活來,但都沒有說出任何一個人。
被他影響過者,並努力捲進革命同志,他自己很
刻苦,卻不願一丁點的幫助別人。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上午匪特們假借「縱火犯
」名義把他捕了,在獅子嵐塔受了很多刑,脚已
破爛,但毫無未來朋友。
在獄中他特別幫助別人,向經濟好的朋友募捐
,給病友買藥醫病,大家都非常感激他。



在獄中他身體很壞,營養又差,有一次吃飯,因沙
塵太多,把牙齒咬脫一顆。他家內還有妻子及十
幾歲的女兒,幾歲的兒子,他離開了家有幾年了
,爲了革命工作,不常回家,他是一個意志堅強
的革命工作者。



沈迪羣烈士

沈迪羣烈士是四川南充人,四十二歲,瀘川高
級師範科畢業。他曾任通南老縣立龍門小學的教
員與校長,南台小學的教務主任,三台小學教員
,嘉樂旗紙廠重慶分公司營業主任、立信會計師
事務所職員。
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共青年團,後隨職黨與環境
遷移,所至之處皆努力參加革命運動,因此在三
台曾被捕入獄。出獄後又參加革命活動,因此在三
家鄉,乃到重慶,改名沈嘉文,辦大業文化企業
社,出版活路半月刊。此時又加入民主同盟;爲
革命努力工作。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一日在重慶某
布店去去一位同志,通知當時重慶的情況,不
幸被特務所乘,加以逮捕。他在獄中,受過重刑
,仍不動搖。後因於渣滓洞,住樓六室,成爲難
友們的生活模範,他自己很努力地學習英文,又
很熱心說幫助難友們學習,他更經常地爲難友們
講文學的小說故事及生活經驗,難友們都很喜歡
他。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裏在蔣匪特務

的大屠殺中英勇地犧牲在渣滓洞了。



李子伯烈士

雲山人。殉難三十八歲。他出身貧農家庭，十六歲就在劉湘的部隊當兵，從士兵起當過班、排、連長，後來調到川康陸軍教導團，為中央軍校受訓。此時就開始閱讀進步書刊，抗戰初期，在三十集團軍作少校參謀，在湖南江西一帶工作，和第四軍發生接觸，接受了更豐富的知識。一九三九年左右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派往核大暫分隊學習，畢業後仍回國民黨三十集團軍當軍運工作。當時他和一些同志打導教營一些前線國民黨的連營官兵，加以勸導，組成游擊隊，建立自己的抗日根據地，和第四軍黨羽對峙。後來被敵犯王旅長所發見，通緝他們，被迫回四川以後，仍繼續抗戰工作。一九四七年因為計劃發動川東變武武裝，遭毀務成政權，故於十月七日被捕。他在集中營住了兩年。在這兩年中，他採來撰寫作抗戰來考核自己，進行反省和學習，每次黨委會都熱烈發言，積極討論。有時黨委還點名來，他馬上公開平均分配，在白公館和渣滓洞的難友部一致認為他是自覺出來的無產階級光輝的難友部！

一九四九年九月間，他和何雲松、羅鐵剛從渣滓洞提進重慶軍法處法官認為他們是早該就刑釋放，但仍被二處特務押回。一、一、二、七殉難。

何雲松烈士

何雲松：四川高縣人，中國共產黨黨員。歷歷在桂林工會內擔任。抗戰期間在部隊上工作，後又在青年軍二〇三師政治部上校教育，第五軍軍部，在五三一團編制，想把一些有益人民的道理，放在刊物裏面，例如加放軍官轉業不必再上戰場，自己做過一篇文章「做軍官去」登載五三月刊第一期上。這在內戰期間，是有意義的主張。烈士能感到工作困難，產生了到北方張家口去，在獄中生活得刻苦，極富正義感，很恨特務。非常熱心地替難友們解決生活上的困難，極為難友們愛戴。



唐慕陶烈士

字向陽，四川巴縣長生鄉人。生於一九二〇年二月十六日，幼讀私塾，性沉靜。入天文初中讀書。及廣三益高小時，以成績優良，當受教師和同學稱許。畢業後，升入巴縣私立初級中學，亦為同學所愛戴，嗣以同學努力考入南開高中。適值一九三九年，受民主思想的薰陶，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加予我民族的鎖鏈而奮鬥，於是開始負起地

門受難。

一九四九年九月曾接到被囚軍法處家門，不久又轉回渣滓洞。在獄中常與難友解決黨團問題。手揮大家樂好再打。



下聯絡工作。復於一九四二年，考入國立復旦大學經濟系，以期深造。蒙嚴任三才生煤礦公司會計主任。辛運後，一九四六年執教民衆中學以明學致用，培養人才。蒙人重慶黨團總行主任行員，甫年結黨是成意，發動工作，任會計主任。抗戰勝利後，蔣匪逃及成意，行動不密，於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在萬縣與匪激戰被捕，押米重慶磁器口渣滓洞監獄。在萬縣被逮訊，只承認自己是個共產黨員。到渣滓洞後受審三次，有同難友到城內要他一起去捉他以前南開同學的兩個朋友，他本來知道那兩個人的住處，但他拒絕說出來。他在獄中，寫寫大衆服務，故作政務，經常與看守員發生衝突。一次，六室隊作備因拾得特務的一份報紙，受到全室禁閉的處罰，不准吃開水。那正是熱天，他利用放風偷地塗了幾大筒開水進去，終於被一次被風偷地塗了幾大筒血直來打他手板，他反抗，結果被打得全身鮮血直來，為全室難友叫住，特務才停手。隔了兩個星期了好。但從此難友們更在階級友愛上關

結起來了。

一。二。三。已被提出檢閱時，態度從容，與每個朋友握手告別，表現出殉道者的堅定精神。

陳作儀烈士

一個精練的辦事人才，他是從最嚴厲的境況中奮鬥掙扎出來的，他的家鄉是牧童，並且幫助田裏的工作，十三歲的時候，他到過上一個雜貨店（賣油、鹽、米、麵……）當當學徒，這些時他才開始學習寫平打單據，這樣作了三年。

在抗戰剛開始時，用車在調劑社丁的時候，陳去受訓，後分發回來調劑社工作，那時他是隊長，後來他又當了班長，在抗戰中，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幫助着黨地的抗日宣傳工作。

到後來，大約是在一九三〇或三二年時，環境使他不能在當地活動，他便轉至萬縣某煤礦當經理，為民生公司工作，這時他一直在黨的領導下工作。在這一段時期，他任作過小學教員，做過小生意，亦抗戰前到外他來重慶，在青年會作人事工作，由他作人事工作的機會，在當時他為革命工作，由他介紹各方面有力的一調，他經常和許多日報記者相接觸，並勝利後他入壯大學習，並一直作着介紹職業的工作。

在抗戰爆發後迫於延安（一九四七、二、二八）那天早上，他去找張子英，當時張已有特務進去了，人員却把特務們監視起來了，因此他也被捕。他已被去封禁禁閉監獄，結果又因為青年會的關係，不久被保釋。

一九四七年春，他當受命重慶的黨部，他受命重慶，但當時黨部正處於困難，他又轉回重慶青年會，在紅十字會醫務處工作，他在同年六月間，又被張特逮捕了。

在獄中，爭取敵人的下層方面，陳曾經有過很

好的成績，這是他和社會特大的關係，而在室內，陳在生活上是和帶頭開辦的，由於長時期黨內生活，他在那邊一些問題上都是認真地掌握原則，而且對各種問題的人的心理非常熟悉，而且立場也很堅定。有一次，張五當了特務一還剛立開始在馬場內查出，在特務的憤怒下要他伸出手去打，他堅決不肯，特務竟打其下身，他始終沒有伸出手，也沒有說出是誰拿的。過後，全黨熱烈地，隨帶上重慶。但他是那樣地鎮定，而充滿了憤恨！



在學習的一方面，他因為文化程度較低的關係，他熱心學習，並耐心地討論，他和種種文化程度低的難友有組成小組學大家教（加強乘除）的數學等等，沒有一些知識份子的難為情的感覺。他也很熱情地關心難友。

當晚，在相對時他和被難的許多人一樣沒有被打死，在捕房時因為打傷了他的腳，他憤怒地叫：

不要打，我起來打更好了！，而在身上他中槍之後，又大聲呼喊：共產黨萬歲！毛……！請末竟而氣絕了！

成善謀烈士

重慶人，男，三十二歲，共產黨員。他是一個理論水平比較高的人。由於他的家鄉的關係，他沒有公開地談到他是共產黨員。他是出身世家，從小生活就很優裕，在學時代，他讀川省師範，他愛科學，他知識淵博，他讀電報，未畢業，即轉學，當學想回重慶讀，但終投身入工業界，曾經讀過電機等等。在重慶，他和沈的陶行知等過從甚密。抗戰成立後，他用收音機搜集新黨軍事消息，供給挺進隊。

在一九四八年春，折返重慶發生，不幸被捕。被捕後，一面沒有承認自己立場並否認有什麼黨派武裝起義。

一九四九年一月間在成都被捕，他領袖的韓玉在渣滓湖犧牲了。王俠夫、黃子萬等成都被捕。

他性格中還有很好的修養外，很能堅持立場。一面與國共鬥爭，一面熱情地幫助難友們，他之一切處理都代表黨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的諒計。

他的父親是重慶軍管區黨委委員，曾經盡力地進行解釋，終因他是領袖人，是留學武勝起義的，更因他非常堅強，韓成國特別力於韓某曾一再使保釋子重慶生命危險，但結果不能獲准，而且是在一、二七夜的小二點時，他單同李林二人提解公祠，對面的一團山

共上擊斃的。隨後發掘出尸體與李向志共一千餘。

韓子重烈士

韓子重，長壽人，共產黨員，用許特軍事系統負責人。

一九三九年，在國中任上尉參謀，已加入共產黨，時他參加了革命工作，那時他已加入共產黨，以後他到四軍軍管區任少校職務，仍繼續工作。到一九四八年，他任重慶軍管區工作，領導王俠夫、黃子萬、各式副、韓玉、黎潤等進行軍運

台的事。

在獄中，他表現得是堅強的，儘管幾次地坐車結閉，但獄中之中，在對獄人方面，是表現了無此的堅強和英勇。在學習方面，由於他的文化與理論水平高，他說話常在「老師」的地位的，如像他帶領勞地教幾個工人同志的代數、三角、幾何等課。他會和孫尚書、陳作儀等穩定學習態度，和孫尚書等的提問，而主持學習費費。在對獄人方面爭取，由於他的經濟條件，也作出了非常好的成績。費費自己的東西，為獄友們買了許多好藥片，香菸等。並且與與獄官極的好；使在刑場友利以送院。他是一個誠實如仇的人，會不止一次地打擊「刑內」的一些曾經出賣朋友的人。而談到報復與在獄報上寫反動文章的人時，說不願忍辱用惡毒毒放下流的話罵罵或罵罵。也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雖然自己已有相當的社會經驗。



胡其芬烈士

孫尚書取人，三十歲，共產黨員。孫尚書取人，三十歲，共產黨員。她生在北平。幼年很聰慧，年約六歲即能背詩文。極爲她的父母和叔祖的喜愛。爲人孝順勤快，味友極好與她相處。一九三六年她在南京女子中學高中部肄業，正值抗日浪潮高漲學生運動澎湃之時，她放下了兄弟參加學生運動。八一三事變之前隨父母弟返滬，與胡天麟先生相遇，加入「傷兵」友社工作，終日忙碌，並不覺苦。一九三八年到四川，入國立中央大

學政訓政系，因爲致力學生運動，被孫中校員特務偵查。次年就轉國立重慶大學，在孫寒冰先生領導下參加了「文藝社」組織孫先生的演講。一年未滿，孫先生慘死於轟炸下，而被迫離復日，由堂兄介紹參加了華軍自衛隊協助「婦女之救亡」工作，就在這時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且去改做胡浩。一九四〇年第四軍事件發生，被迫離滬。轉往重慶，桂林工作，一度未離開婦女工作的崗位。一九四一年修重慶，仍返重慶日軍報社，年底被調赴陝西修重慶。孫中校認爲是犧牲幹部之一。一九四五年修重慶，陝西修重慶，她隨即來渝，參加重慶婦女工作。因爲孫中校在南京，她曾代表重慶去京，協商破壞。她因爲哥哥和弟弟都在華北工作她胡的姐姐一人在渝會時經見，就決定返渝。改名吳芬，在重慶女青年會工作。那時重慶正被敵人的工作，被迫解散，她就負起了責任，領導各界同胞鬥爭。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在何北廳公館內被捕。囚禁在渣滓洞。在獄中她經受了兩個英文班，寫了一些題本。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機關屠殺於渣滓洞。

周致欽烈士

周致欽；又名志欽、志清；本名周興民，岳池人，共產黨員。一九三八年清志者編加入中共，在校中是救亡工作中的積極份子及領導者。因此爲該黨注意，想逮捕他，被逃往重慶，由組織派進重慶工作，爲該黨機關的負責人之一。一九四三年，國民黨組織進攻重慶，撤至北碚，在二岩和平據工作，當時改名周慶輝，約半年後轉入天府保衛工作，當時改名周慶輝的工作，並在工人中發展了黨的組織。一九四七年秋，由組織派赴廣安保安婦女工作。一九四八年初轉重慶工作。在「你放心」入獄苦役時，他會對一位同志說：「你放心吧，我假如被槍殺，我一定堅持共產黨員的誓詞，我假如被槍殺，以前在岳池曾有兩個同志被捕，他們是周兄弟，弟弟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說弟弟不是，彼此爭死。」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重慶彈藥庫被捕，獄中會受復刑罰，周烈士始終堅貞不屈。

文澤烈士

文澤；原名陳慶，四川合川人。新四軍政工人員。文澤在新四軍組織新聞工作，皖南事件時被捕，輾轉押來重慶，又轉押桂林，最後又押到白公館。他先後坐了八年的牢。一九三七年七月，敵人在川南利用種種手段，叫他參加反人民的的工作，都被他堅決拒絕了。他因拒絕了敵人的灌輸，遇到看不慣的事，就和周同志起衝突甚至打

架。平時喜歡作詩，在牢中仍不斷寫作，每被特務看見將紙灰收去，並上字號編號，臨刑前一天，他將幾首小詩放在一位難友的褲鞋內，希望他帶出去作紀念。他一口認爲自己是死定了的。臨刑之日，被押出門口，還會和存留口的每個難友握手告別，帶着仇恨英勇而去。臨刑時，他唱國歌，呼口號，聲音特別嘹亮；他是白公館殉難烈士中最鎮定英勇群中的一個。

華 健烈士

浙江人，男，三十多歲，共產黨員。

華烈士是浙江人，家庭很貧窮，小時貧，一面當學徒，一面讀書。中學時候就接受了無產階級的理論，參加了革命，抗戰以前來四川重慶，搞學生運動。後到延安進黨校，在北方工作。一九四五年年會參加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不久由延安派回成都工作，擔任川康特委委員，並兼用北地委書記。

他的黨名叫小徐，工作很負責，同小福發。一九四九年一月十號由北地或成都，十三號同蕭華輔一起在秦吃茶或逮捕。在成都受刑(老虎凳，燒八圈花……)把背骨燒爛了，解到涪州後，許久才好。洗澡時背上一團一團的香火印，還看得非常清楚。在敵人的鞭刑拷打之下，他一直是保持英勇，堅定，最高度的革命氣節。在涪州河濱七室，與王敏、呂榮組織設計小組。幫助同盟黨友學習，並擬定「對新社會的認識」，及在新社會之下，的辦事做人態度」的學習提綱。該室的難友對他印象極佳。他看問題、分析時局都很深刻，報告支部工作最爲精彩，好多黨都轉述過。

去年十月間，正是蔣匪軍節節失敗，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正準備向西南進攻的時候，二十七號他同另外五位難友從涪州提進城，二十八號在大坪槍斃。臨刑時，特務要他們跪下，他不跪並

高呼口號，英勇就義。
華烈士的妻子(小徐)，他們才結婚三個月，在華被捕時，小徐已有孕了。

韓秉煬烈士

四川成都人，二十八歲，共產黨員。

又名韓至，韓律堂，韓文裕，韓德賢。他生於一個貧困的家，父早死，由母親撫養成人，讀過小學中學，在大學時代曾積極參加民主活動，四六年任教於宜賓體育場中學時，以各種方式團結青年，領導青年，並積極從事革命活動，是時韓光榮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四七年至四八年間曾參加愛國工作委員會，組織武協起義，四八年下半年曾以士兵身份參加組織文協隊作軍區工作，因黨組織被破壞被捕。
被捕後受到不屈，堅持無產階級立場，未來任何同志，在獄中對難友們照顧好，他是武漢學歷史的，在嚴酷的生涯下，他還和同室難友講「中國近百年史」，「中國革命運動史」給坐牢的革命志士以有力的鼓勵。



○ 籠籠的門上認認收在正
場廣的黨中集洞津渣爲圖

★ 燕于
帶來春信
來自火鬥上的人
傳揚了鬥爭的捷音
——東山坡呀
——西山口呀
——人民已經站了身
在敵風暴上
每一雙眼睛放著光
每一個臉頰發著光
大火呀，在深心裏熊熊地燃燒

★ 一口冷鍋
幾床破絮
家，破了，無嘆息
暴風雨的夜裏
該有多少林間的寒蟬
在有難的兄弟間
你看到家人的面影
也感到和家人一般的溫存
★ 鐵窗裏的等待
使大家理活在彼此的沫被裏
巴巴聽見潮鳴了
排山倒海的浪濤呀
必然的，更接近了
更接近了呀……

★ 鐵窗裏的等待
使大家理活在彼此的沫被裏
巴巴聽見潮鳴了
排山倒海的浪濤呀
必然的，更接近了
更接近了呀……

★ 鐵窗裏的等待
使大家理活在彼此的沫被裏
巴巴聽見潮鳴了
排山倒海的浪濤呀
必然的，更接近了
更接近了呀……

文學海烈士



四川南充人，四十二歲，共產黨員。他出身於農家，在兄弟姊妹中，他是一個性格最強硬的一個。不困難和打擊。舊制中學畢業後，他到鄉辦學校，為反對封建勢力鬥爭，終於達到成功。一九三八年，他參加了共產黨，抗日時期參加南華宣傳團，實地工作救亡工作。

三九年，在南充任金鳳中心學校校長，所聘的教師，都是進步青年，在公開宣傳民主，抗日救國工作，任崇奉縣支隊書記。四一年夏天他到重慶，轉介紹到中央黨部工作，編又打入中國興業公司作會計，在這些地方他同時還寫人民解放軍委書，不帶被特務發覺，他即逃至家鄉躲避，直到一九四七年又與組織聯絡上，擔任區委書記，發動軍民，準備武裝起義。是時特務們到處抓他，不幸於四九年二月在渝被捕。

在獄中對難友們很熱情，在生活上學習上都起帶頭作用，他被選為義務監長，在他的領導下全監難友討論「新民主主義」、「土地法大綱」、「新舊學統綱」等問題。

在「一一，二七」大屠殺的那一夜，當他自己的血染紅了他的牆身，這這樣的問其他難友說：「革命是染血的！今天我們是犧牲了！但救中國已經誕生了！」

「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黑夜是一張殘忍的臉孔，慘白的電燈充笑的像死一樣冷。突然，一隻粗大的魔手，把他從夢鄉中提出。

醒着兩隻大眼，定一定神，他向前望望；
一張半醒得意的笑臉，遮斷了思路。

立刻，他明白了，
大膽步跨出了鐵門；
他的嘴裂開，輕聲地笑笑：

★ ★ ★ 告 別

「啊，多麼英雄的義舉！在革命者的面前，死亡的威脅是多麼無力！……」

記着，這筆清寧；記着，血弟兒們！一定要堆得像山高！
他們的狗！一定要堆得像山高！

阿，兄弟，我們走吧，狗們的死也就在明朝！
血水久的寫着每個殉難者的「罪狀」！
全中國的勇士都是一樣：
第一，他逃出了草間、土壟、刺倒的勇士！

第二，他逃脫了舊社會屠場的騙弄、飢餓；
第三，他懷透了舊世的殘毒、第四，他打碎了強盜、大監、監獄；
第五，他走上了真理的道路，向一切被追害，被侮辱的良心，搖動了反抗的大旗！……

阿，兄弟，你走著吧！勇敢地去衝吧！
阿，兄弟，記住我們戰鬥的信條：如如是必要，你就碰上仇敵的刺刀。

★ ★ ★ 文澤烈士遺著

但是真理必定來到，這塊勇士的鼓要燃燒。

劍子手輕輕拍拍他的肩膀，他，突然發出了一聲冷笑。一轉身，他走了。阿，兄弟，不用告別，每一顆心都已知道！

阿，快天亮了，這其強盜種種都已習慣，恐懼，滅掉行兇的見證。
他們要抓木錢，然後處決。但是你聽著：狗們不能被懸想，血仗要用血來報！

用黃泥揉成的粉筆，在黑板上寫出了講義。你，是學生，也是教師。卡爾，恩格斯，伊里奇，就坐在身邊的講義。毛澤東的著作。

又一遍在心里重新記憶。再一遍在心里仔細溫習。寒冷的微風，是充溢開過了香花。古老的中華。

怎樣燃起了解放的火炬。同敵人鬥爭的故事。一幕一幕重現在眼底。閃耀在這樣黑的夜空中。轉動商輪的。

揮舞錘和舌頭的。趁著新建的花園完工之前。你，向自己的弟兄。赤提出深藏的靈魂和軀體。看那裏還有什麼。看那裏還有什麼。

進入那聖潔芬芳的田園地所。莫說你過窮。老了解不能解放。五天在學漢文，寫字。還在夢里流成的孩子。阿。也會用稚嫩的口語。講說革命的大道理。

描繪新社會的美麗。

蔣烈然可士



武職人，男，三四歲，共產黨員。

他家原是個自耕農，母親是一位好勞動而善良的典理農婦。二四年小川發生旱災，家廷無法供給他上學，遂強迫他早辮，過後，他毅然離開家，來到重慶，考取民公行務訓練班。一九三五年，便接受了革命理論，加入了共產黨。一九三九年曾調任樂達中心黨委書記。

一九四〇年後因環境惡劣，遂調到北碚，工作尚積極，時到重慶與組織上取得聯繫，不久因有特務跟蹤而離開北碚回武榮，因此關係失絕。四七年抗暴學生運動以後，恢復關係，回到農村從事武裝起義。由於他是一個富有鬥爭經驗的老黨員，所以農村工作幹得頗有成效。在他們起義之前約半年即先光景，他回幾個鄉在開會時，因種種他們是不容被補，但還好，因為連捕他們的都是鄉公所，而該地又屬偏僻的窮鄉，所以很快的就被保護。回來之後，他仍舊與農家來往，直到和來自官的巡邏武裝配合，合流則止。

開個夜晚。那三晚上，他們從山上偷來天香，以滿身粉粉行跡可疑而消滅捕，獲用小手槍。地點在兩光境內，時間係五月初三。

被捕後，他把案情應付得最好，只承認了自己是三個月前的黨籍員。在監獄中，是以一種積極的姿態與大夥的黨友出現的，他在黨內談六黨書報，幫助黨友們學習；怎樣籌款；怎樣作支部工作；並且請教各種類型性的各種工作問題。生活上他是忠於思想領導的，每次在自我批評會上，他發言最多，普通、而中肯，而且能受讚賞，接受批評的人，不得不心悅誠服而

在流涕則是一個使人尊敬的同志，處理問題也很得當，對人態度溫和，四就犯他提到風流去檢點了。……但野蠻的敵人，竟於十一月十四日就把他送到風流去檢點了。

李榮士



梁山人，男，五九歲，共產黨員。

他是農民出身，在大革命時代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中間曾經與黨關係破裂，抗日戰爭結束後，費石石黨又與敵反人民的戰爭，就在這個時間，他的組織又聯繫起來。(即四七年王敏下鄉與他聯絡上)。當時在梁山虎城鄉和達縣南嶽山大樹壩一切有農村工作

，積極工作起義，當時的職務是虎南區黨委委員。他利用了當地的各種條件成立了一些小組，造槍彈。後經團軍團攻，全部人員撤出，當時他帶同工廠去了，他一人未撤出，即留下。他家因此被抄，把家產搶去，別不也被燒毀。家用的槍支子彈，連同武器都全部偷去。他上山住了幾山，渡了幾天，才擲出來。到了梁山南嶽，接到消息，把槍支帶走。隨後軍軍在嗎下無密消聲，復發黨人與黨軍上送槍，當時李同志自告奮勇，請求要去做完完成這項任務。當時要緊時受槍支，被拘留不准通過。他是化裝的一團相的，連付得很好，雖知此時恰遇一農民與他談話，無意間呼其名問好。結果被軍警覺察，問其名(因他在此地作過小學教長，很有名)，乃被捕。後押渝湖在渣滓洞。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渣滓洞提出與共產黨同時在大公堂開庭，臨刑時，在軍上高呼口號。特務說：「獄裏不說話，軟軟棉棉的，面到刑場喊口號，喊的放嘛！」

王有餘烈士



重慶人，(化名王右石)，共產黨員，(重慶人)，二三歲。曾入共黨黨員，通有商業學校肄業，後入育才學校文學班攻讀，離開育才後，即參加

革命工作。曾考入軍事委員會主辦的留美海軍步兵學校，到上海後，受訓一年，未獲畢業。返國後，與育才同學胡安廷等組織進步義勇隊工作，後又參加社會大學新聞系。不久加入民主青年同盟。其後民主青年同盟組織，在川東重慶指示到梁山一帶組織軍隊，建立武裝支部，統一地。後來他組織武裝隊，建立游擊根據地。工作人員，購買軍火，供應糧食，他曾在黨中組織地：購買軍火，籌款運送；並國大竹地軍負責同志直接聯繫。由於與當地保甲人員為寫壯事亦被發現，密告偽西南長官公署第二廳，在該處逮捕。先在老樹移監受刑訊，聲其不屈。關了一個月後移交軍警衙門軍法官看守，兩個多月後，又送原老樹監獄。解放大軍迫近重慶，匪幫將他押至三股公祠投入預掘之大土坑內處死。

世榮正烈士



連縣人，男，二九，共產黨員。

他是西南聯大電機系學生，一九四二年在昆明參加「青盟」中其外衛團的組織，從事學生運動。不久與伍伍教於建國黨婦女中，在這一時期，他認識到了中國革命祇有中共領導才

能得到實現，於是毅然地參加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中國共產黨。四六年便到開羅中學讀書，學生對他印像極好，並與當地社會人士也甚相投。他教的是數學，教書負責，準備出花功夫，所以在開中一教兩年三學，學校當局對他很滿意，而他自已也深受當地學生的愛戴。不願離開。除了自修科學，他對社會科學和哲學都有興趣和深入的見解，經常和學生一起討論各種問題。

四八年六月，在開羅與楊慶棠同時被捕，在開羅受刑很重，承認自己的身份，也未參加組織。過後解到渣打監獄，也未參加組織。過後解到渣打監獄的衣單，隨時請學生如何的熱情，如何的背上向原野的故事。獄中，已特別關心歡喜為大業服務，在勞動的過程中心，歡喜為大業服務，在勞動子氣息。有一個冬天，幫助聯友洗被

藍蒂裕烈士



藍山人，男，三歲，共產黨員。他原籍浙江，隨父在梁山長大，小學、中學都是在梁山畢業。過後在重慶師範書。一九三九年，那正是抗日戰爭，他工作高潮的時候，他接受了革命的預備，加入了一九四八年恢復開辦革命後的小學。

藍，渣打後判了好久，但心理上開始愉快。押發不大有變話，但在討論問題時，却發言最多。在監內和難友們團結得很好，生活上在難友中也甚相投。他教的是數學，教書負責，準備出花功夫，所以在開中一教兩年三學，學校當局對他很滿意，而他自已也深受當地學生的愛戴。不願離開。除了自修科學，他對社會科學和哲學都有興趣和深入的見解，經常和學生一起討論各種問題。

朱烈麟



他在大竹師範畢業後，就在重慶仁德中心任校長。四七年在天府小

係，在渣打受刑很重，承認自己的身份，也未參加組織。過後解到渣打監獄，也未參加組織。過後解到渣打監獄的衣單，隨時請學生如何的熱情，如何的背上向原野的故事。獄中，已特別關心歡喜為大業服務，在勞動的過程中心，歡喜為大業服務，在勞動子氣息。有一個冬天，幫助聯友洗被

學教書，同年秋季下場，在大竹、邵水一帶組織農民，發動武裝鬥爭，在火竹起義時，曾與武裝敵人的鬥爭。在梁山、峨嵋、周城一帶有好幾十位武裝同志，隨時與敵人發生戰鬥。四八年十一月，在渣打周家場。一紅旗特務隊乘車出重而逃捕。與他同時被捕的有錢以文和魏邦文。在受審時與縣長大驚其革命的身份，堅貞不屈。在獄中他與再恩源在冬天練習冷水浴。在重慶特務隊的理境下，身體瘦弱，練得不錯。十一月十四號隨渣打二十幾個難友一道在重慶台恩塔殉難。

李澤烈士

湖北酒人，男，二十八歲，新四軍團長。一九四六年，國民黨團軍瘋狂的向

及察內許多要同所方爭取的，他都盡力量爭取，不達目的，誓不休止。正當解放大軍進攻西南的時候，蔣匪暫為了要重慶的老百姓，於十月二十八日，他同另外九位一道從在大坪公館槍斃。臨刑時高呼口號，慷慨就義。在渣打曾給他一個小兒這詩一首，內中有這樣兩句：「從容沙場來，到死方思去。用筆作春天的精神，耕麥成林園。」

中軍的新四軍進攻，他到在房縣團出來，捲在一個軍家裏。過後被發覺而押到土橋，最後才轉到渣打。他同志被捕了許多，到渣打時，只有五個人了。後來龍光軍，吳卓正又病死在渣打。

顏昌豪烈士

開縣人，男，廿二歲，共產黨員。他一直是老老實實的工作，當小學教員和幹事，老老實實的做事，小兒實實和認真。沒有一般知識份子的誇誇其談，在當地農民群眾中很有威望，經常替老百姓解決困難，處理糾紛。

他是萬縣後期階級學生，初中時就結了婚，妻子是個鄉下姑娘，他不以為家，很有耐心地進行教育，改造，共同參加加辦。當行教育，他幹事都有好會地位。因此他有些優越條件，革命活動就很真有成績。在作風上，品質上都很好，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一九四八年六月，在開縣被捕，受刑很重，沒有承認關係，更沒有承認

組織。到濟南河後，和同室的雜友相處得很好，善於逢迎，曾為大衆服務，是有心臟病，身體很強健。一一、二七殉難於濟南。

冉思源烈士

遼寧人，男，卅九歲，共產黨員。曾任遼寧區軍委，做過小生意，開過接生舖。後來做小學，懂得學生的歡喜。對當地的情況也了解得很熟。一一九四八年六月，在開通與周昌泰同時被捕，被送後曾受過「共指頭」、「老虎凳」等刑。未交任何人，影響組織。在敵人面前表現得很堅定。喜歡音樂，運動，由於他的熱情和善負責任，解到濟南後不久，就被選為救委會委員。救委會委員不好當，敵人恨得，辦得不好，鄰友也要埋怨。他任勞任怨，辦得很好。他在候審時，說起重慶刑場的，四九年的春天，獄中刑場流行，他幾乎死在獄中。吃了好幾十粒瀉劑，才漸漸復原。這時正是敵人放風狂的時候，也是我們解放大軍向西南挺進的時候。一一、二七殉難於濟南。



馬正剛，一九二〇年十月八日生於

重慶。中學畢業，共產黨員。一一九三五年入黨。一一九三年春，赴嘉定雷馬屏山縣，組織黨報，從事各項黨務活動。任軍軍區黨報，從事各項黨務活動。黨員數目頗多，曾為政府查處，派兵數百圍剿，若一九三七年，黨報被敵軍圍剿，曾受過刑，解到濟南後，被送後曾受過「共指頭」、「老虎凳」等刑。未交任何人，影響組織。在敵人面前表現得很堅定。喜歡音樂，運動，由於他的熱情和善負責任，解到濟南後不久，就被選為救委會委員。救委會委員不好當，敵人恨得，辦得不好，鄰友也要埋怨。他任勞任怨，辦得很好。他在候審時，說起重慶刑場的，四九年的春天，獄中刑場流行，他幾乎死在獄中。吃了好幾十粒瀉劑，才漸漸復原。這時正是敵人放風狂的時候，也是我們解放大軍向西南挺進的時候。一一、二七殉難於濟南。

巴城人，男，三十歲，共產黨員。他祖籍是江西，幼時父親即去世，



林承烈，男，三十歲，共產黨員。

跟隨母親逃奔於重慶，在江西西南鄉會主辦的小學畢業，經多方辦法始得以公費生名義畢業於重慶市立中學。一九三八年考入重慶市立中學。一九三九年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救亡工作，做過人民解放事業，隨即調任重慶，從事青年團工作。四二年有了孩子和家庭負擔，又患吐血，窮病交加，為了生活而回到重慶。奔波流離，苦度數年，後調到重慶和成銀行副理兼黨務主任。經濟稍好，回到重慶任黨務主任。經濟需要，負責重慶黨務局的工作。一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號在重慶被捕，隨即解到重慶，在濟南河審訊多次，或承認了自己是個共產黨員，而沒有牽連任何人。

他的身體本來就差，變以獄中的營養又壞，沒有多久，胸背復發。但他並未因此而減弱對革命的信心。相反，在獄中學習理論，他讀過幾本書，有時說得理通氣來。他推測身體壞的難友，被追一天一次推測身體的道上，但有一點沒有恐懼。他稱心的，是勞動的難友，通過各種關係，給家裏他送來了幾板魚肝油糖和營養之類東西，都分發給其他患肺病和難友，而自己寧受配給其他患肺病的難友。對自己是從重慶中審門出來的，對自己要求得很嚴。在獄中還是保持他那種樸實的一作風。有次，他的妻子從外面帶了一封信，說他被捕後，生了個女孩，要他取個名字。他提筆就寫了個「小林」。並安慰他的妻子

說在獄中很好，其實那時病是很沉痾了。他隨時對難友們說，他要把握好好樂好，將來出去，好好辦政府多作一點事。他的性情寬厚而溫和，對人也很和善。一一、二七大屠殺時，他與韓子重二人一道提出槍斃的。

陳俊卿烈士

樂山，男，三十多歲，共產黨員。他是一個老同志，發時入的不清楚，與呂英一塊工作，他擔任樂山工作委員會書記。他被捕是因為在樂山五通橋，爲了吸救一個新入黨的同志，身上帶有自傳，爲當地的特務所察覺而被捕，嚴刑拷打之下，感承認了自己是個普通黨員，而未來連一個同志。過後解到成都，特務們弄清楚了他的身份，又施以酷刑，始終不屈。真不找！到濟南河後，身體極其虛弱，病復發，但他精神很好，隨時與同室的難友們談黨史，同在外而與同黨民的一些經驗。對困難往往往重。並掌握原罪。對難友幫助不少。一一、二七大屠殺時，把他與呂英一道提出槍斃的。



陳繼賢烈士

鏡水人，女，三五歲，共產黨員。

編習學名宗源、父先孝、母楊氏，兄弟共四人，幼失恃怙是單父楊被紡織育成人。

一九三六年畢業於成都建國中學，憤慨社會之黑暗，肆於成都。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亦在成都擔任救亡工作。(由黨領導的)四〇年農村青年協會鄉村工作隊名義，入黨村工作，領導一個黨的小組，工作得很不成績。接着又調陝山為黨工作，四二年有黨婦女總隊進行出納，這時與李青林同志一起從事地下活動。四四年經到黨隊大為務機關工作，黨隊關係一直未斷。四八年六月十四號，在黨隊被捕。在警察局受刑很重，未承認自己身份，對黨忠貞。晚上特終對訪，已那個女的那種辦法，始終不說一句話。以後同江竹筠一同解到渣滓洞。

黃清玉烈士



在黨中，不斷的學習，曾幫助難友，擴充黨組織；她在女室表演機械好，別人也很和氣，有大姐之風。十一月廿七日晚，同黨惠中老太婆一同提出槍斃的。

中黨助難友做飯、洗衣很能吃苦。暇時，母親教給習字、讀書。她自覺心強，不能經得起學，後經多方設法，始得在黨隊小學讀書。在校六年，成績甚好，曾當選學生自治會的主席。四七年秋，高中畢業，在黨隊中學中心校讀書，當時小學教師待遇極菲薄。王清在黨隊宿舍之下，還隨時派少許零用錢給她的母親。四八年六月十四號，在黨隊被捕，警察局交極刑。未承認自己立場，更沒有牽連組織。解到渣滓洞後，亦曾與難友談話，她自稱高天，到人和說，喜好文學。有許多創作，流傳前已燒毀。在渣滓洞著天，女室難友都去抄本，她自已能拍一摺，男室難友都去翻錄。常常幫助人，女室兩個小孩，都是她常常照顧。一、二七號小孩，都是她常常照顧。

張靜芳烈士

張靜芳烈士，女，三七歲，共產黨員。她是唐魯谷的女子，女二階黨員。留過中小學的教師。抗戰時在軍醫會領導過救護工作。七八年沒有回國，都歸丈夫在外奔馳。梁山、雲陽、萬縣，民生公司那工作過。被捕前在萬縣龍福福同校房、醫社處，有老母親。能寫苦，與當地人杜忠得結婚。四八年六月十八日，在龍騰場夫婦被捕，她有個女孩叫唐不誤，才七歲。遺留在當地。

在渣滓洞監獄多次，她夫不識字，完全是個家庭婦女，她丈夫幹的事全不知道，特務對她莫得法。

高生力烈士



高生力：四川仁壽人，三十八歲。

章德福烈士

章德福烈士，一九三〇年，在本縣特遣捕後，關在白公館，一九四八，七月廿九日處死，臨死十分鐘定。

鄧偉光烈士

四川鳳安人，三十一歲，共產黨員。一九四八年六月在廣安被捕，一月二七日在渣滓洞殉難。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共，曾在成都任民衆報編輯，在廣安代市場作書記，在當地開書店，當過銀行員，其後積極準備起義，作農民運動隊統一戰線工作。對革命忠貞，特人熱誠，愛戴救難解決困難。在獄中，熱情幫助，他努力學英語，直到他生命最後的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七日從無回生。

程竟堯烈士



程竟堯烈士，男，一五歲。他是一個工人出身。在重慶曾與吳玉潔同志擔任過工會理事。親身領導工人參加過重慶市的「三三一」檢案。過後在重慶市工會辦事處，一直沒有脫離工人的崗位。

一九四七年重慶市的學運、工運，鬧得相當高，那時正是特務猖獗的時候。五月十一號，以重慶市暗殺團團長名義，把他逮捕了。先在石炭灰市

女室的難友叫她「頭大」，男室的難友都叫她老大，他們夫夫婦都養小孩，很忠誠。左相英、彭德生曾給女做褲子，改衣服，做棉背心等活。她做工上隨時帶着書，大層發的晚上，很嚴定的從男室的門裏走過。渣滓洞殉難。

共產黨員。高生力又名東勳，幼年在煤礦地上學，自重慶業後到重慶，時年廿五歲，至自來水公司作職員，亦在工作中刻苦學習，抗戰時積極參加救亡工作，組織救國會籌備會等工作，三十四歲入社大會，畢業後即積極參加自來水公司工作，發展了黨的組織，建立了一個堅強的據點，發動了一個救災半月的罷工，後為廠方撤職，但東勳同志已在廠增黨起來了。川軍黨委又批准了他的入黨。四九年夏，組織勳退，他為了堅持工作決定不走路，十一月一日至重慶討論此大同學解放後的工作，但當日被捕，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八時在老舊西廟公房第二防察洞被斃。

殉難於涪涪河。

張永昌烈士



四川大竹人，廿九歲，共產黨員。

一九四七年，在求學專讀書時，積極參加抗暴運動，被校代表，參加主席團，後來才到退公會去職。四八年因一紙進報，受捕，曾受刑，堅貞不屈。在獄中，曾與對面黨的同志取得聯繫，經常討論。對人很好，喜談大眾服務。一、二、七晚殉難於涪涪河。

楊華友烈士

楊華友，廣安人，二十一歲。

他是在鄉下割草放牛長大的，四七年與友人在鹽灘，科學兒童一，四月，參加了「六一」社，作過招持等事。被捕後受種種刑罰均不屈。獄內學習極力，臨上隨時洋氣笑容。對革命勝利有信心，異常堅韌。一、二、七晚殉難於涪涪河。

唐徵久烈士



唐徵久，化名王琪，號白龍，共產

黨員，涪涪河白龍鄉人，三十八歲。重慶郵局畢業後任教於廣安縣一中，一九三二年赴合川被捕，月餘出獄。一九三三年重慶山成國四地位任婦女中隊，中途為人密告，仍返成都，任華西日報編輯主任兼華西小學第四日報主筆。一九三八年組織青年記者學會，任理事；秋天創辦時事新報，任經理。一九三九年奉編第四副刊，一、二、七晚殉難於涪涪河。一九四一年任華西報編輯，兼川慶通訊社編輯。古稱十月二日被捕。一九四四年返涪，作詩中有句云：「十載忠魂零無覓，幾經臨陣誓有頭」。這是他十一年前遺囑告人民喉舌的小紀念。一九四五至四六年任涪涪中、國女中、新三、船東各校任教。一九四七年秋任南志中學訓育主任。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因策動岳廣那被逮捕。他因在涪涪河時，表露去意人沉歌，實際中心却燃燒着無限的熱忱，因而使難友們緊緊團結起來。他愛黨，愛國，愛同志，有一次在江岸下經過一甲橋子，盡中有一人在江岸的一高閣中，隨上一首詩道：

大江北注瀟江西，春柳婆娑月上時。
玉笛無人獨立，孤鷗露露長相思。
難友們紛紛推想，相思誰能？回答是：解脫軍。我們的難友，我們的烈士，是怎樣地思念解脫軍哩！而他卻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涪涪河被蔣匪特務殺害了。

陳鼎華烈士



陳鼎華：二十四歲，熱江人，共產黨員。

他在一九四七年携資大，參加中國共產黨，同年十二月隨陳江渡重慶地下工作，四八年二月在華中擔任身份，從事農村革命工作，四八年十月三十日被重慶匪徒捕去，受過一次電刑，堅決不屈。曾在獄中秘密帶信出來，給一位同志說：「你們努力工作，我是也堅定不移。」他自己的生活很艱苦，學習英文等。據次他得到消息，總用符號認解脫軍在重慶烈士上進軍的位置，他的記錄從涪涪、廣州、軍、貴陽、彭水直到長江。一、二、七晚殉難於涪涪河。

趙家麟烈士

他是石家莊人，十九歲，原在北平師大附中讀書，參加青島抗戰時期在敵後讀書，勝利後到加北平，受了新的思想，勝利後到加北平，領導，後來被人注意，決定釋放他。

去。臨時若見國民黨氣派，釋放他。人員在四川受訓，並註明放後不好可以飛機送回原籍。趙君希望看解放聽報告的真實情形，然後再去解放區，便考入進政學校，半年後清黨地了，解了抗戰的後方，在國民黨

陳柏林烈士

四川蒼溪人，共產黨員。

在重慶一直在書店中服務，後來在薪文藝圖書室作店員。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被捕，受刑很重，但特務們毫無所得。亦歸中很努力學習。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涪涪河殉難。

趙時衡烈士



譚時衡，湖南衡山人，共產黨員，工人。他家有父母及弟兩南文雅二人。烈士畢業長沙岳陽中學，一九四二年考入廿一廠汽車隊，任修理。為人勇敢明練，勤奮，喜交友，愛體育，疾惡如仇。因不滿反動政府的政治腐敗和專制，於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國

反動統治下是如地腐化。他使在政中教育了兩年，約着同志去解放區，並去信北平，告訴他特務歸還的原因，因此被捕。在獄中一、二、七晚殉難，堅定，對敵人不低頭。他被捕時曾告諸友：「如果要解脫，聽見有太陽朋友的事，我就一定犧牲了。希望告訴我，我家裏不絕心。」應努力參加建國工作，建設我的未來忘願。」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死難於涪涪河的大屠殺中。

非黨黨：爲人民解放事業而積極地工作，頗得領導人的器重。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爲籌辦特務逮捕，押於警備部，未幾特務因設備口「中美合作」所，便受苦刑，從未屈服！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晚與同志組隊逃往國時殉難，死時年方廿九歲。

張文江烈士

湖北漢川人，「二、九」學生運動時他正在中學校讀書，就積極參加救亡工作，積極初期，在武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到重慶和成都工作。在川大時和江竹筠、李惠明、馬秀英等同志同學，並經常在一起工作。一九四七年春到重慶西南學院任講師，秋季在國師中學教書，和劉國鼎共同領導沙區學生運動。一九四八年四月和沙惠明一道被捕。特務頭子徐堪親自審問，學打腳膝再加老虎凳，他一言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連「六一社」社員也不承認，反問徐運華：「共產黨這種不講道理！」在獄中由於徐在特務頭子徐堪面前作的強硬，特務對他特別虐待，曾把他關在禁閉室裏，不准出來散步。但是他的熱情愉快的歌唱談笑，和難友們討論已往的工作和將來的希望。他相信勝利就會來了，但他也知道特務是不會輕易放過他的，他於是和同樣的難友們一樣，堅定勇敢的通過任何考驗，假若犧牲，也要從容就義。

周顯濤烈士



四川建縣人，二十九歲，共產黨員。

周顯濤長於一個開明沒落的大家庭裏，抗戰時曾參加「救亡歌詠團」，作過時有救亡人民的事。頭疼生活激發了他，使他走上真理之路。參加革命。他由華西工專學校出來，考取重慶電力公司練習生。一九四八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當年五月因組織被特務破壞而被捕，在嚴刑的審訊下他始終不承認身份，也沒有影響一個人。被捕以前，他在生活中是長子，負擔一部份家庭生計費用。被捕後經過自我檢討反省，覺得自己以前工作不積極，對革命沒有貢獻，心裏若是感過，並且決心努力學習，改造自己，希望黨一生活，無論如何全心全力爲革命而工作，熱情很高，容易激動。考慮勞動，也真誠幫助難友，家裏送來的東西，全部公開了，送給大家，在同黨難友中起了模範作用。他家裏爲他活動解釋，有一次

李仲強烈士

武舉人，西南學院學生。沈誠、高青、老實，在學校裏，他都不很了解他。他也不知道到他的性質地別力地在爲革命工作，積極的奔走。當下種種動熱烈展開的時候，他歸到救黨增加了武術訓練。在黨門爭奪改造了自己的階級立場和知識份子各種意識。當他被捕以後，他是堅決地站穩了自己的立場，沒有對敵人低頭！雖然他很沉默，但是沉默不是快機，是對敵人最大的輕蔑。是對人民祖國無限的含著的愛！最後，他更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他對人民祖國的無限忠誠！



汪進傑烈士

南京人，男，二十八歲，機器工人。生於河南，中學畢業，考入業經兵工廠修理工。抗戰時期積極參加抗聯兵工廠重慶修理工第一兵工廠

黃賢賢烈士

廣東新會人，男，二十六歲，車工。他是廠員機器師的一個廠工，過去在中央無線電廠當學校，後來參加抗聯軍軍。人年輕，熱忱而且

張朗生烈士

湖南江人，男，二十五歲，新聞記者。他是重慶新民主的內勤記者，他們組織得有一個小團體，從事民主活動。因爲黨內有「紅槍特務」一團，黨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號被捕。人很年輕，熱情，肯負責。到漢江後，給難友們帶來許多令人興奮的消

廠作罷工。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遭受壓迫和剝削的工人階級中，他是被激發得最堅強的人。一九四六年，他加入了中國勞動總工會，被選爲幹事，從事各種工作，那時勞動的人們都渴望解放，他認爲共產黨利用職位和金錢收買他們，他拒絕了，所以反動派很忌恨他。八月間，勞運被接收，他又回到了工廠，可是那時階級鬥爭，他一時到江北，一時到南岸。風特們以「勞運」員「暗殺」等名義把他逮捕了，這是工特們搞的，證據和勒索書都還沒有。

在牢里，他變拉胡琴唱京戲。在漢江河會都作過兩團伙食委員，帶着書畫學習，如英文、代數、馬列主義、世界語等。列主義、世界語等。他認爲新民主的內勤記者，他們組織得有一個小團體，從事民主活動。因爲黨內有「紅槍特務」一團，黨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號被捕。人很年輕，熱情，肯負責。到漢江後，給難友們帶來許多令人興奮的消

特務頭子徐運軍問他：「你承不承認身份？」他答稱：「我不是共產黨」。徐復生氣說：「我不是共產黨了還好講，若不承認我也殉難。」



陳丹堯烈士

陳丹堯：四川涪陵人，三十四歲，共產黨員。一九一五年八月出生於四川涪陵白家灣。

一九四九年，陳丹堯先生主辦的戰時書報供應所工作，並正式參加中國共產黨。在錢先生領導下，努力於中國之革命事業。一九三八年錢先生離開報供所即無形解散。一九四〇年流亡於中法公學，並任中法公學學生會幹事。三月乃與魏德誠（張公學生）等轉入開辦抗戰軍校。

抗戰軍校，以剛到開辦即被特務監視未成。一九四五年，入新民主軍工作，除盡力民主革命外，從事歷史人物之研究工作，並從事文藝寫作。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被捕入獄，入獄後特務將所有信件，均未得到任何線索。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遭毒匪反動軍團特務殺害。

周鴻鈞烈士

周鴻鈞：開縣人，廿四歲，共產黨員。他在西南學院新聞系二年級攻讀，參加「六一社」領導學生運動。

周鴻鈞：開縣人，廿四歲，共產黨員。他在西南學院新聞系二年級攻讀，參加「六一社」領導學生運動。

周鴻鈞：開縣人，廿四歲，共產黨員。他在西南學院新聞系二年級攻讀，參加「六一社」領導學生運動。

馬秀英烈士

馬秀英（女）：忠縣人，共產黨員。一九四九年春就讀於開縣，因向不法起來。但思想極端好，幫助幾個朋友學習英文。一一、二七號殉難於渣滓洞。

馬秀英（女）：忠縣人，共產黨員。一九四九年春就讀於開縣，因向不法起來。但思想極端好，幫助幾個朋友學習英文。一一、二七號殉難於渣滓洞。

新的在獄中，愛寫詩，不少的新學俄文。一一、二七號殉難於渣滓洞。



雷震烈士

雷震：人，男，三十三歲，共產黨員。

雷震：人，男，三十三歲，共產黨員。他是一九三六年春在重慶公中畢業的時候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爆發後，在重慶與游國故等從事救亡運動，工作很積極，熱情。過後在開縣中學工作，不久即到西昌縣中工作，作通宜宣市委，黨委書記。萬縣師範學校畢業後，就在萬縣地方法院統計室主任。在萬縣曾打回國民黨的萬國軍，被職工作頗有成績。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三號在萬縣被捕，關押於渣滓洞。只承認自己的黑籍。在獄中，對病友的照顧很周到，曾向病友建議獄中未被獲獲的結締帶，通過一個教育好了的看守員黃去，為朋友買了兩瓶魚肝油精。

積極的幫助難友們學習，分門別類讀雜誌，從不亂發一句言。隨時準備難友們要作思想上的準備。四九年十月廿八號，從渣滓洞提到大坪監獄，臨死時高呼口號，從容就義。

王鈞烈士

王鈞：人，男，二十六歲，學生。

王鈞：人，男，二十六歲，學生。他是大竹師範畢業，過後在成德稅務機關會計。在外面奉讓進步的書籍雜誌，與進步的人士常相往來。一九四八年七月間，在成都因招呼羅明華等二被捕，在街上走，而被捕。國特們對這些是不守分紅紅白白的，他們抓的人越多，向上報功越大。四九年的元旦，渣滓洞放了慶祝遊藝夜人慶祝的放風場上大抵其後，他在隊伍的前面。雖然國外特務們喘着氣，但誰深也轉關不伴難友們的那種壓倒的情緒。

史德燾烈士

史德燾：人，男，十九歲。

史德燾：人，男，十九歲。他是一個年輕而又熱情的小詩人，他的新詩在渣滓洞的朋友評價中是數一數二的。跟着叔父戴律師維持生活，他又親在李家裕那當當通運長，但沒有錢到錢，是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家里很窮，讀不起書，故進空軍幼校。

史德燾：人，男，十九歲。他是一個年輕而又熱情的小詩人，他的新詩在渣滓洞的朋友評價中是數一數二的。跟着叔父戴律師維持生活，他又親在李家裕那當當通運長，但沒有錢到錢，是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家里很窮，讀不起書，故進空軍幼校。

史德燾：人，男，十九歲。他是一個年輕而又熱情的小詩人，他的新詩在渣滓洞的朋友評價中是數一數二的。跟着叔父戴律師維持生活，他又親在李家裕那當當通運長，但沒有錢到錢，是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家里很窮，讀不起書，故進空軍幼校。

亮亮在一起工作。一九四八年秋和齊亮結婚。王健被捕後，便離開了高培。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在成都川大女工宿舍被捕。在獄中表現很堅強。一、二、七兩案都未受刑。

李



李軍，約二十四、五歲，湖北沙市人。讀高小時，因為抗戰逃入保育院，受盡勞折。有心臟病，晚上時常驚呼，在讀初中一期留了級時，便隨團學「車工」。

那時他年齡僅小(十四、五歲)。由於他性格很復雜，很快地就學會車工了。以後他一直在車工，曾做過團的工作。在被捕時，他在二十一兵工廠汽車修理廠，時間是一九四八年四月間。他進被捕，主要由於「挺進隊」被黨局特務檢出。一直把他關着，很少開窗。在獄中，他表現是很好。在平時，他不善言談，別人溫和氣，頗為一般老大哥所稱道。他在爭論問題時，他發言也不後人。在學習方面，他尤其熱心，並且備着整堂軍體的學習，成個的向人們講解。他還常提出問題來找團友解釋。他當時常學習着這門廣內生活的遠野

李烈群

周均時烈士

周均時，四川龍巖人，年五十八歲。大學教授。民革重要負責人之一。先生天性聰敏，好學不厭，秉質忠耿，嫉惡如仇。一九一〇年入上海南洋公學(即交通大學)功勤學校，成績頗優，後自感所學非其志業，未足以富學國，乃返四川，考取初等生，入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先生朝夕誦讀，學業進步，成績為全班之冠。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後，赴波蘭期間，平學自修，每日必讀博道學、公學等，在軍事等各別小時，始終不懈。在校時，德人有親見或以非禮相加者，則強理力爭，絕無讓性。嘗曰：「吾理足則不爭，豈不人種？若理不足，妄求求，徒自取辱耳。」歸國後，入川省武裝

沈君實烈士
他是岳池中學畢業，在重要市黨力行當過學徒，不久失業回到岳池，與組織上的朋友往來甚密，曾到重慶，住在沙坪壩一個租成家中，因受到生活上之逼迫，就在國民黨部第十山舖到派當傳令兵，住在山舖。後因與岳池通信，經特務檢查到了而遭逮捕，受過種種酷刑，但他始終是不屈服的，沒有亂說一個字。



尹慎福烈士
岳池人，男，二十一歲，工人。他家原來是個地主，長成時候，他的祖父、父親，卻又從事地下活動，為當地黨部所看報，結果全家人被砍頭，財產被沒收。他那時還小，同他母親避居到鄰縣家，幸免於難。靠他姊妹的幫助，皮鞋店、麵粉廠當過學徒，吃過許多苦，最後作打掃子工人。

曹文翰烈士
武勝人，男，三十七歲。他的家庭不富裕，讀書中學，在本地地方與黨接觸，參加團運糧糧。在合武起義的時候，他隨到岳池境內，他與有十餘人參加，與大隊合流前進；但是

找另外的難友修改意見。他還有潘很大到別人服務的精神，他經常地為党内病人洗衣服。他是工人階級的一個優秀份子。他有著好工人的良好性格。他誠懇如仇，儘管平時他和氣，但一遇有人破壞黨內產生或犯其規定，或者有人作了壞壞的事時，他也能和他爭得面紅耳赤的。精力在學習，他把學習所得的結論都正楷地記下來。他是在十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在電台短風

他地地主出身，家裏此種有錢。天資很聰慧，雲陽中學的高才生畢業後，他當了軍師。愛好文藝，思想上受何其芳先生的影響不少。後在中學，復且大學念過書，在偽政權下作過學官，當過小學教師。與劉秉仇同志取得聯繫，從事黨運工作，另方面組織農民，準備武裝起義。四月間在萬縣被捕，在雲陽、萬縣、涪州都審詢多次，未承認自己身份。

由於他階級出身的關係，在獄中開始就出他許多深後的意識。但是對於人很熱情，在敵人的長期監禁中，殘酷的考驗下，他變得很有勇氣。比較輕薄的一些意識和作風，也漸漸的去掉了。四九年十一月十四號提到電台風聲被捕槍殺。

費事的！

被械所，本報均成續發給，但以
時所為軍閥舉動，遂決然捨去，
然當時國家在國民黨發動統治之
下，實難日異，又以某公司出資
赴德購買機器，延聘人才，舉辦
鐵礦、鋸木、玻璃、毛織等四大
廠而未成，乃將該項國家之債權
與電業之學額轉讓青年軍，在
京滬各大學執事。歷長開濟大學
商學部等，前後三十年。
先生持有卓識，抗戰初期，即
制憲將滿之際，南形艱苦，即
彼非真志抗戰者，特借抗戰以遂
其領袖欲，不辱舊職，則暨自用
，任用私人，操縱異己，以造成
個人勢力，而其權力則不可失；
民族可滅，而其權力則不可失；
訓練百萬大軍，若無數量特工，
為其爪牙，民將無歸類矣！歸
利以還，日既民生日蹙，國勢日
非，底敗露降，危不遺餘力，即
以此還國於領袖，因在「中委合
作所」白公館，「一一、二七」
殉難。

士烈與白王



王白明：四川蓬安人，民革會
員。
北京民國大學畢業，一生從事
文教生活，極其堅苦，能詩書，

性和易，八肯與交游，一九四
四年曾獲蔣介石之獎勵，組
織中國農民自由黨，反汪氏復
，反政學系為蔣介石策劃西南革
，會與中共駐渝負責人吳玉章
，民盟負責人張友基、郭初民、
韓特生等聯繫，在西南方面隨時
隨地予蔣黨政權以打擊，一九
四六年，赴滬活動。上海解放前
四出，在重慶組織革命委員會分
會，暗中運動國民黨官兵反正，
事機不密，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廿
日，被特務捕獲，禁閉於磁器口
集中營，十一月廿七日與周均時
等同時遇難，臨刑由樓上從容至
刑場，無絲毫恐怖之色。

士烈霖又黎



黎烈霖：西人，男，五十四歲，
曾參加民盟，民革，及三民主義
同志聯合會等組織。
作過大學校長，終身從事文化事
業。先生好文學，善書畫，尤工
詩詞，文學造詣甚深。早年曾參
加過北伐，後又積極參與抗戰，
四八年參加民革後即奉命回川組
任西南軍組織，經常與楊雲生先
生聯絡。領導抗戰新編軍之川東特
區隊。五月曾飛成都參加川康

這要受隊伍，後來失敗，
他積極於途中被捕。
他在獄中表現極其忠懇，
隨時與國民黨友交談，
供的資料結束他們自己的
生命了。他對人很和藹，
高毅幫助婦女，一九四九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晚殉難
於渣滓洞。

胡小成烈士 傳紹奇

胡小成：成都農人，男，與
王維邦士一道工作，準備
武裝起義。一九四九年十
月在彭山被捕。關在渣滓
洞。傳紹奇烈士在獄中曾
患重病，屢經四救浮腫，
經陳友梅力爭取，始得送
往軍醫院，屢救將提到中
美合作所三個一齊槍斃。

蔣啓平

四川涪州人，男，三十
餘歲，農民。
他是一個農民出身，做
莊園農務，過去在本地
當保長，本地方擁有相當
權威。抗戰事件後，因「
禍端」而被捕，解到渣滓
洞。在獄中，喜歡幫助難友
，曾學習。一、二七晚
殉難於渣滓洞。



蔡夢烈烈士

遂寧人，男，二十八歲，
民主同盟黨員。
他的原名叫蔡烈，成都
大同高中畢業，在川大旁
聽四期，愛好文藝，歷史

賴德國烈士

雲南人，男，三十二歲，
共產黨員。
他是重慶畢業，畢業
後一直教小學。他書法得
很好，本「地關心」全國
各省各縣，許多小地方，
他都記得非常清楚。在渣
滓洞得到消息，知道軍事
上的發展和地面上的「一
情況，都拿給他幫助。
他的身體很強，有胃病，
本來在外面就不好，在
獄中那種營養不良的情況
下，他還經支持一年半，
直到他死，主筆的是由於
營養病，心情曠達，他
對革命的信心，是非常堅
定的。因為他有病在渣滓
洞不放風的時候，他比較
自由，他替大家傳遞消息
，非常勇敢。
一一、二七晚殉難於渣
滓洞。



易仲康烈士

合川人，男，二五歲，

李宗煌烈士



李宗煌，四川屏山人，五十歲，民革會員。自幼愛性極強，舊制中學畢業後，設法家庭，假身入伍，由士兵升至旅長。十餘年前，即卸軍職從事社會活動。在川南馬場壩邊境戰事，負責策望。四八年任爲「廣大代表」，曾以痛惡惡戰線乃一黨控制上，下交爭利的勾當，憤不投軍。後康參加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用康分會委員。負責組織團長及用南軍區司令。去年五月，糾合同志準備在成都發動，應應解放軍的進軍，以事被擄回十五日放王陳洪遂捕，拘禁於成都。解

組織與周化等各同志先後來渝籌劃重慶文化活動。何時在報上發表文章向偽政府作忠告。並利用偽政府中上层人物之矛盾關係，作分化離間鬥爭，積極的與王白與等多人籌劃反蔣救國的工作。四九年八月被捕，關在「中美合作所」白公館。裴氏獨禁一空，加十八斤重鐵鎖。未及一月即大病，幾乎病死獄中。在獄中，對人很好，會稱讚宋特務檢校，言詞很激烈。四九年十一月廿七日晚殉難於白公館。

一黨就死了幾年，家境不好，他個性很強，讀了幾年私塾後跑到成都，進過幾個學校，最後在高中讀書。由於平時的自學接觸了新思想，對真理有了基本認識。一九三九年因在萬縣領事館被開除，後轉進高工，曾先後在中央工業實驗所、昆明委委會鋼鐵廠、陸軍機械化學校、廿一兵工廠等處工作。四七年十一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被擄回因是傳出去的地下黨——抵匪報——在一個同平手中被一個匪特務發現了事件發生的那天晚上，他就知道了消息，他恐怕把事情弄糟，尤其是爲了對羣衆負責，於是告訴同車那車車師報祇是他給的，讓那車師處理。

他極爲了愛護和他接近的同志，自己決定不去，同志勸他走，他說：「爲了同志工作崗位，不能因一個同志出事而壞大局，要革命就一定要有犧牲，轉若一個人保存了一個重要的工作地區是滑算的。」後來指示上級，上級同意了他們的決定。出牢後的第一天早上，開始由陳某——公開特務——押着他，幾他上班下

苟悅彬烈士

苟悅彬，雲南緬江人，三十歲，共產黨員。

一黨就死了幾年，家境不好，他個性很強，讀了幾年私塾後跑到成都，進過幾個學校，最後在高中讀書。由於平時的自學接觸了新思想，對真理有了基本認識。一九三九年因在萬縣領事館被開除，後轉進高工，曾先後在中央工業實驗所、昆明委委會鋼鐵廠、陸軍機械化學校、廿一兵工廠等處工作。四七年十一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被擄回因是傳出去的地下黨——抵匪報——在一個同平手中被一個匪特務發現了事件發生的那天晚上，他就知道了消息，他恐怕把事情弄糟，尤其是爲了對羣衆負責，於是告訴同車那車車師報祇是他給的，讓那車師處理。

龍光章烈士

龍光章，合川人，男，一九九歲，新四軍士兵。

當國民黨反動派在抗戰結束後，瘋狂的向中國原放軍進攻的時候，他是房縣漢陽鎮出來的一個老百姓家出擔，後被老百姓捉去，被俘的。他同時被俘的有十一位，同車同時被俘的，在重慶、瀘縣、石碣、夜市轉長期間囚禁中，被

上提出去槍斃者於院學生。他是合川七個團人，重慶市中畢業後，他進有立教育學院教書。他爸爸是農夫，他爸爸只做莊稼種地生活，金易君在學校好活動，個性剛強，常常有人欺負他，他是因一九四七年六一一抗暴運動而被捕的，六二一被捕後，他都被放了，對動要他寫悔書即可以出去。他說：「我無進可悔。」因此被長壁禁禁，但他並不因此後悔。

在獄中，中書學習，能接受愛友們的意見，對人很熱情，幫助同難友們提出了工作意見。在自濟作過團員伙食委員，極負責。一、二、七號殉難於濟濟河。

施又文烈士

施又文，雲陽人，男，二五歲，共產黨員。

他是一個小學教員，在他家被從軍地下黨，工作很積極、熱情。很團結羣衆，身體很結實，每天能跑一百多里山路。

一九四八年六月間在瀘陽被捕。會經受過刑，但都表現得堅定，沒有來過組織。

在獄中，不斷的學習，幫助難友縫衣服。自己生活很艱苦。在樓四空難友中起著模範作用。一、二、七號殉難於濟濟河。

李仲達烈士

李仲達，石碣人，男，二七歲，共產黨員。

他是一個小學教員，在他家被從軍地下黨，工作很積極、熱情。很團結羣衆，身體很結實，每天能跑一百多里山路。

一九四八年六月間在瀘陽被捕。會經受過刑，但都表現得堅定，沒有來過組織。

在獄中，不斷的學習，幫助難友縫衣服。自己生活很艱苦。在樓四空難友中起著模範作用。一、二、七號殉難於濟濟河。

石作聖烈士
馮鴻珊烈士
陳河鎮烈士

他們是抗戰初期移移到

四川來的山東學生。在國立六中唸書。一九四一年左右，他們被重慶派山徑到歌樂山，想回學校去，誰知道他們會迷途進入了「中美合作所」特務區，立即特務隊員如狼似虎的撲上去不由分說便逮捕了他們，硬說他們是偷探地形的一匪諜」。關在集中營裏審訊，後來更得到息錄去「移身監禁」。一九四六年又關白公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七日遭屠殺！他們是純潔的學生，沒有絲毫損失，無原無故地被囚禁了八年多了，最後還遭到殺害，蔣介石那幫的絕國人，真是不能想象的！

他們原來是中學生，在獄中很努力的學習，加以「恩威就是學校」，他們的「思想」，營養，都有了灌輸的改變！在特務面前，他們始終不曾低頭，祇能唱詩歌頌人民，讚頌毛主席，不管歌頌，關吳口水，他們始終沒有害怕過，臨死時一聲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年首的善良的靈魂，在成了膿，成了膿，成了膿，成了膿，成了膿！他們是在這惡劣的環境裏鬥爭

特務跟了四五天，看情勢不妙，他抄形忍痛技巧地帶給同黨地下同志一封信，道：「看樣子要馬馬列斯院（指中委）派委天書，請諸君務必不要讓特務們的家眷，押解對不會有一口供。」

特務跟了十餘天，由偽警備司令部派四個特務，會同警內羅查，將他逮捕。

被捕後，一個出獄的姓呂的難友，帶口信出來說，他在獄中很安靜，叫家裏人和親戚朋友們不要去看他。如果去探視，那就非寫悔過書不可，反而要受事情弄糟。

楊德隆同志說，悅樞同志住在濟濟河樓上第六室，他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在大家齊唱蕭悲壯的國歌聲中英勇就義的。

王坤榮烈士

王坤榮：又名志平，成都人，二十五歲，工人。王四十二歲，就進了公共汽車管理學學子，由學界特別努力，便成功了一個好的技術工人。

後來到江北花紗布管理處任第二廠主任，參加了中國勞動協會，負責江北織造廠。在舊黨協委救護特務逃往成都地處昆明。王烈士被迫離開成都後，更受迫害，進了中央總監監明。在重慶工作的半年中，曾揭發了地

方包圍救護和合作社關係的既難，並領導改革了這些機構，他更努力於工人羣衆的教育工作，建立了合豐工廠，組織了戲劇歌詠團，俱樂部等羣衆的學習和娛樂的組織。因此，廠方恨他入骨，找種種，特務逼他出獄。

王烈士重慶出獄後，過了很久的艱苦的生活。這是由老父親介紹到二十一廠工作，因為工資收入不維持生活，家中大小口，無勞動，生活困難。他後才設法生活，生活困難。軍配伴隨。竭力救他到南溪受軍青年救護院。後來到到重慶。在軍中解放前十一月二十九日，王烈士在重慶中街內松林坡。

楊士烈烈士



楊士烈：名勇，現年十八歲，學生。他在國立十中讀書時組織北平讀書會，和進步同學領袖等，積極協助黨在水天出版報章月刊，並協助黨政府所迫。於一九四四年

出來的，無可比擬的人民烈士。

周植藩烈士
四川涪池白鶴鄉人，四十歲，他是初中畢業學生，畢業後就在涪池鄉做生活，一九四三年起就擔任鄉長，一直工作到那一次被捕。他在初中讀書時努力革命工作，曾獲軍團獎章。

在修的救護隊鄉長及的這年中，他深深的認識了軍民羣衆的木質。十四大家救護隊以及貧苦苦更的大軍。其妻是心口又燃起了革命的火氣。

一九四八年他加入了共產黨，對積極的作起整理工作，他開始了對一鄉的武力，這年八月起義了，他的武力並未集合起來。八月二十五日就被捕了，他池的特務用對照的刑罰他受，他沒有屈服。後來到軍中，在涪池。一、二七國民黨匪徒將他集合，許多男

他當過保長，被捕前作嗎隊隊。表面上是個十足的正巴佬。因此他的案子

楊子龍烈士

楊子龍：男，三十多歲。

他當過保長，被捕前作嗎隊隊。表面上是個十足的正巴佬。因此他的案子

條件得很好。給他的罪名是「造謠」，「欲謀武裝叛亂」。在高中二年級，在一九四七年春參加亞洲中學復校工作。後任該校會計。四八年到貴州德江，參加武裝運動。工作積極，是年秋天，到重慶武裝，準備加該校學習小組討論，並參加該校學習小組討論，並參加該校學習小組討論，並參加該校學習小組討論。

在重慶武裝，準備加該校學習小組討論，並參加該校學習小組討論，並參加該校學習小組討論。

華廷鴻烈士
南川人，男，二十九歲。系學生，二年級的時候，曾參加重慶軍警第三團，後退居重慶，山大畢業後，就在南川中學教書，頗得同學的讚揚。四一「道行劫案」，與同鄉同學作劫案，與同鄉同學作劫案，與同鄉同學作劫案。

對同學作劫案，與同鄉同學作劫案，與同鄉同學作劫案。

王德偉烈士

王德偉：男，三十二歲。一九四一年在重慶國公署，在學校曾任學生自治會幹事，相當活躍，並且組織了幾乎全優秀的同學，組織「合力」團。當時指導小學校長三年，一九四九年，與一批進步的朋友，發動組織學生進步，他即被選為主席，不久即受到三青團的警告。學生會經解體，當時他受到地方特務的注意。四

涂天應烈士

涂天應：男，十九歲。是一個熱情的青年，四

辦一個工廠，為將來的新中國而
努力。殉難於淞滬河。

彭燦壁烈士

合川人，女，共產黨員。
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金子沱、龍石堰參加鄉村工作，
組織婦女會，當過民辦女對
他頗相信。被捕後曾受刑數次，
在石家市受刑很重，始終堅貞不
屈。劉石泉交有一大批名單，在
籠子中，雖把名單藏起來，但
織上任何一個朋友。一九四八年
冬乘滬漢線中生了一個女孩，
將劉燦壁。這次將與劉燦壁一、二
七大局殺中，母女同時被捕。

宣灝烈士

宣灝：江蘇江陰人，誤入軍統
的訓練班，但一直參加新四軍
，被捕後逃過一次，又遭逮捕。
傳聞劉特務內毒，極想把鬼黨內
的職務公諸世界。亦獄中每晚手
夜起來，練習寫作，自稱的精神
很好。有過單的農民性格。一
一七在「白公館」遇害時有一
封遺書由一位危險的難友帶出。



錫毛霖烈士
湖北漢口人，三十一歲。

他是贛南大學理學院畢業，高
中是在漢口博學書院念書，一九
三八年入贛南大學。贛大畢業後
，即任四川瀘縣空軍幼校物理教
官，因革命活動被捕轉特務營，
一九四六年六月被逮捕。
毛君自認科學，於資料學修業
均好，因於淞滬河一帶時，對
該處難友學習幫助很大。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
在淞滬河殉難。

荀明善烈士

荀明善是四川瀘縣雲安縣的工
人，作過工會代表，在工人羣中
很有威望，他是一九四八年六月
在瀘陽被捕的。他是四十多歲的
人了，作事很認真，在獄中大家
都叫他荀義子。他再監獄助難友
，與他同室的一個難友因劉特務
天罰太陽光，他天天把他們手
攢下，每晚寫信慰問，不辭辛
勞，大家都到他很好。
他也是個共產黨員。一九四九
年十一月廿七日在淞滬河殉難。

吳學正烈士

吳學正，三十多歲，江蘇武進
人，共產黨員。江蘇軍區編審處
記。一九四六年八月被捕於房縣
，轉轉來渝，囚於淞滬河。他長
人勤奮勞，沈潛勇敢，當監長
時任主任，吃苦在前，享受在
後，表現了優良革命軍人的品質
。一九四九年七月因歸交過書，
在死前大罵特務，並高呼中國共

人。
張道社大，教過書，經
通商，在工作當中教育
，高文章發表於時代日
報及新民報副刊。是一位
進步的革命黨人。一、二
七殉難於淞滬河。

張德明烈士

四川瀘縣人，是革命的
農民羣衆。
過去情況不詳，一九四
九年一、二七死難於淞
滬河。

張遠志烈士

岳池人，四三歲，共產
黨員。
他是一個自耕農，曾任
保長，參加農運工作。他
所以能當很長時間的保長
，的確是正確的執行了黨
的統一戰線與軍軍政策的
政策。一九三八年，抗日
正高潮，許多黨部要求
參加抗戰，張烈士以保長
身份率領軍軍團見縣長，
結果國民黨團匪徒反說他
多事，不與接見。

彭如松烈士

四川奉節，五十五歲。
特務逮捕他的兒子，未果
，即將他捕去，關了一年
多，受過那裏夜當白天的
牢獄生活，終於病死了。

朱世君烈士

朱世君，女，二十二歲
，四川開縣人。
擔任過小學教師，也作
過小學校長。人很正直，
曾受特務歌誦。一九四八年
四月特務去開縣逮捕其未
婚夫（共產黨員），未捕
獲夫，將她捕去。後轉來重
慶，關在淞滬河。在獄中
積極起來參加鬥爭，因
罵特務下來，特務震動，
不幸被保內的國民黨反動

派潛伏份子查被被捕。在
重慶下並任何口供，後
關在重慶特務淞滬河，一
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七日殉
難。

夏惠祿烈士

四川廣安人，二十五歲
，共產黨員。
在重慶某部當當保校校
長，擔任當地中共黨部書
記，該部部長將他逮捕，
押來重慶，關在中美合作
所。獄中一年多表現很好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殉難。

李懷普

李中炳烈士

周尚文

李維田

胡劍鋒

他們都是雲山人，是很
紅的農民羣衆。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雲山
準備武裝起義而遭逮捕。
在淞滬河他們關在樓七
室，曾積極的學習。一、
二七殉難於淞滬河。

楊積超烈士

雲山人，三十多歲，男
，共產黨員。
他在雲山當團長，同王
新烈士從事組織農民，準
備武裝起義。
被捕後關在淞滬河，不
久得胃病，調轉甚劇，經
難友多次爭取，始得設法
軍醫院。在醫院期間難友五
位同友一再提出槍斃了。



伍大全烈士
雲山人，男，三十五歲

產黨高風！

士烈強閔樓



四川成都人、男、共產黨員。閔樓生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自幼體弱，性軒狹，每見不平，輒奮力相爭。嘗說：「我要投考大學，因招考人員難兼實習，他在假期便打將起來。四三年考入政校，編入尖守後，憑自己一鼓熱情，參加青年總隊軍，抗戰結束後，調到東北四平街參加打內戰，過後他覺倦了，便即回四川。一九四八年參加抗戰武裝暴動，在金字沱起義擔任挺進隊隊長。八月八日夜後，終於被敵人包圍，八天八夜後，終於被敵圍攻，他說：「我是種閔強，我是共產黨，我是大隊長，給我打好了！」十月廿八號，槍斃於漢口。

士烈秀漢楊



楊漢秀，是楊森的姪女，可說

，她並不因為自己再身的優裕而忘記了中國人民的苦楚，她毅然地丟下了瑰貴的包袱，逃到陝北，才從延安回來，參加地下革命工作，這是一個聰明果定的戰士，在敵人面前從不低頭。因此她積極在抗上，她一共運過三次集中營，當她剛在渣滓洞時，她把她家裏來的東西，全部分給難友們共同享受。一九四九年元旦，由她出面向所方，爭取允許許家榮親友來探望難友，結果她們會化裝表演了一場「秧歌舞」。這在集中營裏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而楊漢秀，就是這件事的發起人。九二大與以後，她曾用一放火」的罪名，加在她身上，把自己的姪女殺害了！

士烈楷後周



周後楷，四川華縣武勝人，生於一九二二年，性醇而快義，不畏強權，見時有錢人欺侮窮家小戶，輒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六歲入小學，十二歲進中學，漸悉社會醜態，常懷革命大志。高中畢業後，執教重慶某國國民中小學，兼兼白天工作，夜間則往社會大學聽講。一九四六年返鄉任

，他是學教教師，大力士

，汽車可以從他身上碾過。在萬縣碼頭遊學時，把錢弄丟了。曾作劇團江某部隊軍事教官。因在山上被武裝圍攻，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被關入蔣江，加以逮捕，用布口袋裝着，用汽車送獄。在萬二處特頭子徐遠親親自開案時，叫她站得遠遠的，並用着槍指着她，然後才放開。一、二、七日在渣滓洞遇害。

譚訥烈士

譚訥，男，彭山人。一九四三年考入中央政政政系，畢業後在南京東方中學教半年，去年回重慶，在南樸英子中學教書。在校時喜愛說話，愛活動，見有不平之事愛主持正義。一九四九年六月廿六日被捕，十一月廿九日殉難於渣滓洞。



又名陳俊文，勞動協會

盧秉良烈士

盧秉良，奉節人。他因於渣滓洞，吃苦耐勞，是第一個，為大衆服務會用手洗過馬桶。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殉難。

陶敬之烈士

重慶人，男，三七歲，共產黨員。敬之小時曾過學徒，進學校又過不許，得見之，始得先在上海、北平讀書，繼未成。去十七年五月得堂兄之助。去日本深造，抗戰時被迫回國，從事新聞工作。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黨，獻身於人民解放事業。八一三後在上海參加抗戰後援工作。四五年秋加入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後又參加民主實踐社及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曾到西康康定、瀘、西康日辦、日本投降後，在國民公報工作。四七年「六一」國民黨反動派舉行全國性的大逮捕，他被迫離開重慶到宜賓工作，負責宜賓特派書



世軍獄中，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提出至中樂合作所殉難。



單本善烈士
單本善，化名春香，男，三十八歲，山東濰縣人。山東抗敵聯盟會。他是作文化工作的，曾作過報紙編輯，也作過小學教師，著作中修過馬真相，使蔣匪軍頓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八日在江北黨上書屋被捕，腳在新

陳貽烈士

陳貽烈士，男，三十七歲，重慶人，男，三七歲，共產黨員。敬之小時曾過學徒，進學校又過不許，得見之，始得先在上海、北平讀書，繼未成。去十七年五月得堂兄之助。去日本深造，抗戰時被迫回國，從事新聞工作。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黨，獻身於人民解放事業。八一三後在上海參加抗戰後援工作。四五年秋加入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後又參加民主實踐社及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曾到西康康定、瀘、西康日辦、日本投降後，在國民公報工作。四七年「六一」國民黨反動派舉行全國性的大逮捕，他被迫離開重慶到宜賓工作，負責宜賓特派書

武漢國民中心小學校長，培育革命幼苗，擁護革命活動。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於石莊北山加入共產黨。後曾參加石、石、高學運籌備處聯絡鄂西等地工作。不幸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在襄陽被捕入獄，匪特威逼虛假從事，多次非刑拷打，終無所獲。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渣滓洞遇害。

古承鏢烈士



古承鏢：四川南川人，二十九歲，共產黨員。

他父親就雙了父親，家貧如洗，所有祖母和三個姊妹的生活，全靠他母親以小買賣與針線維持，所以他天賦聰明刻苦勤奮，所以很得朋友和師長們的愛戴與賞識。他讀過幾年小學，十一歲那年就加入社會，曾作過學生、木匠、把鐵匠的徒弟、校工等。聽了蔣社會的無畏黑暗。一九三二年進南川簡陽書院，半工半讀，愛好文學音樂，他真誠地讀他的姊妹朋友與學生們看書無畏的悲憤！他給什麼窮苦條件們的手站起來，拿出愛國的力量，來與匪勢力搏鬥。

以後經過不斷的學習，一九四四年獲完國立運慶師範音樂科。四七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在本市川鹽銀行以工作為掩護，參加地下活動，擔任「新運報」，編作民主歌：由「長江河、農村田、宜運、新水是個大活寶、糧食包、一粒五石子、磨房裏的瘦馬、谷子實了五石五子」這些歌曲，煽動了反動派激落政權底毀器具。喊了無數人民黨黨底聲。

一九四八年四月他與黃運生女士結婚，這因他們的活動聲勢更形強大，為當時反動派所深切痛恨！曾派出大批特務，跟蹤追緝，不果其其乘，於五月二十日被捕，囚禁「中美會所」集中營，經過多次酷刑逼訊始終自承承認。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被殺。

高精益烈士

高精益：四川遂寧人，四十歲，共產黨員。

他是個很好的農民，作過保長，一九四八年十月左右，被捕到渣滓洞後，沒有開過。在獄中三病友洗衣服；病友曾作康保日三病友，都是他自動服強，木架在獄中非常寬實，但難弄到；有時找得一塊木牌或一塊布子，要將那心地地改法解決。

由自解送來渝，在途中曾自盡未遂。在獄中表現得很堅定。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經渣滓洞提出，在渣滓洞遇害。

陳以文烈士

湖北沙市人，男，二十八歲，共產黨員。

他父親是個商人，在沙市開了相當地位，曾經為他兒子準備學，他在渣滓洞，與女們都學歌，唱得非常好。愛科學，時常或無語電。湖北省中讀書時，成績優良，抗戰後學校在重慶一帶工作。

羅娟華烈士

羅娟華，女，二十四歲，四川富順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匪特去渣滓洞的丈夫（共產黨員）沒有抓到，把羅娟華的母親、妹妹都逮捕起來了。過後每夜同妹妹都放。

李建民烈士

他是四川涪州人，學生出身，後為店員，既合股開辦。但不久後子在假國長黨的過激黨政策下被捕。

他是高小學生，當時店員。他作了積極員，因關心時局訂了一份新華日報，常加討論。不久他留學店員們

參加了渣池公開的救亡團體，仍在店中經理的阻攔下，仍由方設計地參加救亡工作。後救亡工作遭受了國民黨的破壞與摧殘，因此他認清了這些匪幫的醜態和罪惡。這樣更加提高了他的政治要求。一九三八年他參加了共產黨，異年組織受破壞，當過店員。作保長，公正廉潔，老百姓對他很好。一九四七年又回涪州來，他還是保長，在保內積極工作，發展組織，準備起義。

陳興有烈士

陳興有：男。

他原來是一個國民黨的交警員，四九年十一月被捕，說他帶有無槍。獄內雖受虐待，但他很頑強，一天賦牢騷問他的錢錢，他提議似地說：「你們還要進步書籍，學習努力。一、二、七被拉出去當斃，臨刑很鎮定，並領

受逮捕，在特務押打下不屈服，後送重慶渣滓洞，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被殺。

張一件事務非常踴躍，不而且，極其勞動，是第五軍的勞動英雄。一、二、七號臨死時，他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陳用舒烈士

陳用舒，二十八歲，南寧人。南寧中學校畢業，曾任岳池小學教員，創辦報社，評報黨報。因振起起義，一九四八年任南寧支渡部候補，曾在浣潭河交酒生德老虎營。十一月二十七日

胡作霖烈士

胡作霖：四川閬中人，二十九歲，共產黨員。新復外勤記者，他是「一九四八年六月七日在新民報被槍殺的。他的歌唱得很好，在囚室裏面歌唱就由他負責。他伴有妻挺因歌一譜一與因快大合唱等。

郭軍重烈士



他是四川宣寧人，又名郭君之，二十七歲。宣寧初中畢業後，入自衛軍初中畢業後，先後入中大政治系，一九四六歲畢業，曾任中大一九四五年自治會副常務，在競選時他們的競選

團體被稱爲「共產黨派」，此輩一直保持。重慶一、二、五號運動會盡了一些力，勝利後自治會團各校同學復員，他表現得很有熱誠。至南寧後，第二屆自治會由陳用舒當主席，第二屆自治會友團等積極努力工作半年以上，因此他兩次上了國特們的黑名单。他患了腸胃夜中夾他的某家的險子，到處轉移睡覺的地方。

中大畢業後，將派軍使他找不到事，他或有學校聘了。中途就有人通知叫他走，這樣他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在安徽明光產山中學當了三個月的教員。又轉任江蘇宜興縣政府教書。到一九四七年八月又被停聘了。後決更名去浙江一帶工作。後往上海。一九四八年一月一號，又到重慶改名郭君之及郭雨。來渝後即任重慶建川中學教員，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在適存商高被捕。因爲在這一段時間中，他與香港或上海有聯繫，舉動及一些不知名的書籍雜誌及油印品由港滬不斷寄來。在獄中主持課堂學習，甚爲努力。理論極其充實。

丁鶴武烈士

丁鶴武：四川岳池人，三十五歲。一九三四年秋，與本鄉革命志士充亮、張慶賢謀財地改革，聯絡川北紅軍，事雖不成，充亮

張力修烈士

張力修，男，廿三歲。四三年畢業於重慶精誠中學。四四年參加過門訓班，四五年以復作小學教員，以參加革命工作被捕。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殉於浣潭河。

粟立森烈士

化名孫永清，男，三十歲，四川內江人。求精商學院肄業二年，曾任內江協和社會計。他在成都高崗時，即很進步。一九四二年又入民盟，在西南學院工作，組織黨明社。他對工作很熱心，在經實核中仍很苦奮鬥。後爲民主黨黨務部主任。一九四八年十月廿九日在浣潭河被捕。一、二日在浣潭河英勇犧牲。



梁啓松烈士，他是湖北人，二十八歲

中學生。他是新華日報的通訊員，是一九三八年隨報西遷來渝的。他在報社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又在重慶口，化整爲零。黨員。因爲他是新華日報的老工作人員之一，所以特別注意他。重慶他移居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在重慶都空路民運商店經理國民黨中統局陳特逮捕了，藏在附近。他在獄中表現了堅定的意志，並且幫助難友們提高了對敵人的警惕性。他殉難的時間地點不明，但他是英勇地犧牲了。



張鏡成烈士

張鏡成：男，廿七歲，四川江津人。他在重慶的益家，幼年入工學讀，三七年他寄居在重慶益家小學校工作，便接到重慶苦地演完小學，先後寄資迫，後轉寄重慶完中學，他的革命思想進步，而他是爲這事被捕的。

又共同過着長期艱苦的生活，所以他的思想轉變受他哥哥的影響很大。成復好，後又考入重慶私立實用商業學校，四六年考入四川商業學院，畢業生考入重慶十二班同學會幹部的「儲訓」月班，曾參加勝利對對實運的復校運動很有功勞，四七年四月調昆明西四分行工作，因和進步人士接觸，自己也捲入了革命的漩流，在昆明的二年積極參加民主運動，看到國民黨的殘暴，尤其是中央銀行事件，更堅定了他的鬥志，後因暴露太甚，乃返渝，再一月二日夜夜在往處偵探捕。獄中，曾受住處偵探誘，毫無損供。十一月廿九日殉難。

狄文海烈士

狄文海，二十二歲，成都人。中學生，當過青年團軍，去過昆明。被捕前在歌樂山當密長。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新華日報被禁後封閉，工作人員日難逃險路。當時，在該報編輯部查出的一封信，寫的是「頭等投書」，他就是爲這事被捕的。

兩同志均為反動勢力所殘害，而君幸得獲免。嗣後即涉教育。以漢留身分奔走，走避香港武漢京滬間，結交了不少青年，策動革命份子。去夏在滬，聞水軍東軍軍有起義之圖，即與程某謀，策應河東義軍，不事放棄，被逮捕。君倘受刑罰十八個月之多。驟折骨斷，氣息僅存，厥不吐。

伍時英烈士

伍時英：巴縣縣署人，今年四十八歲。他參加革命很早，打江津盤金卡子，捐三、三三一。慘案，他都是參加了的。在革命工作中，坐監，共有兩次。

第一次是在巴縣縣署，被捕的地點在江津，曾受過「過八關花」等酷刑；因室內暖上的一團洋灰打散了，他把洋灰在磚上慢慢地蹭蹭地磨成一堆小錢，又慢慢地磨成一個圓形的，被關在監獄中，終於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他用一紙子做成一個假人，用紙塞著嘴，闖過了守衛他的敵人。逃出監獄後，本來打算回縣時在知川城內的紅軍的部隊裏，後來沒有成，又回到該部，重慶當局嚴密監視他，結果被第二次坐監。等有的酷刑，當然又從新受過。人瘦得連皮都包不住骨了，

審問的時候，都要兩個人扶著，但他底信仰是堅定的，神志是清醒的，他始終沒有招出任何有關組織的情形，審問他的結果是判了七年徒刑。大概過了四年多，七七抗戰爆發了，國共再度合作，不久他又出獄了。據說這次出獄是由周恩來先從漢口的八路軍辦事處派代表請重要的有關當局釋放他的。

第三次坐監，是因為一個姓甘的國特所訂在巴縣桑棗小學被捕，雖在重慶市觀音梁林森院內。赤紅主義的人，是一個比較善良的人，不到半年，他又出來了。出獄後便在偏僻的地方，度著一年較苦一年流亡的生活。一九四七年二月，重慶的中華日報被迫停刊後，國特派人抓他，更因國特對他殺在忠縣，便派人連同他的外任鄒耀柱一併逮捕了，押到重慶後，關在渣滓洞，一直到一、二七絕壁投書。

劉振美烈士



劉振美，化名魏超，號維，白雲，郵傳，劉恆宇等。中學畢業，曾作小學教師，新聞記者，

岳德明烈士

岳德明，二十七歲，湖北宜昌人。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在重慶生活書店門市部作職員；一九四一年在青木關開辦新藝書店。一九四二年任新蜀報作職員。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任漢口鋼大職工黨支部主任。經濟。努力於新文化出版事業上。一九四九年渝被俘。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被押。轉送重慶中央監獄。

榮增明烈士

榮增明，女，二十四歲，四川榮昌人。榮昌縣女中初中肄業三期。她與陳豐紗廠女工，為爭取工資及工人福利起爭執，工友們將她選為工人辦事處理事長，繼被為工人辦事處。後又與一同志會談了一次，被陳特注意。一九四九年七月在重慶鹽業紗廠被捕，因在渣滓洞。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死難。

蕭小路烈士

蕭小路：男，十三歲，他在六歲時，即死了父親，受不了後母的虐待，跑到了成都，過後又到重慶，後又轉到上海，曾找過胡適等，但都不肯收。後到安慶在王才俊師範作勤務員，後又到漢口保衛院讀書，後又到沙市某部隊修務員。他是一團被廢除修務員的極其善良，也極其頑強的小孩子，後因與一團長打架，說他卑共兩黨，被抽入獄。團長的指導，很嚴厲。獄內難友的支持，也很堅強。他在獄裏，也極富反抗心，獄卒要打他手心，他心不伸，於是便向團長身上亂打，但不哭。獄中難友們積極地教他寫字，並且教他把自己的口述，並友們把他可憐也可貴、短小的

游中象烈士

游中象，男，二十八歲，四川大竹人。育才補習班學生。他是參加大竹武裝起義很積極的一個黨員。一九四九年一月到重慶，為陳特注意而遭重。最後以於渣滓洞獄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提出於電台呈遞（中美合作所內）受審。

郭俊錄烈士

宣漢人，男，十七歲。陳特接近進步老師，受影響，自己也受進步思想。未參加黨。因志趣相投，郭特也注意他，最後加以逮捕。在獄中同志們鼓勵他，他也很熱心學習。進步很大。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渣滓洞獄中死難。

王樹林烈士

安慶人，男，二〇歲，



他本來身體很好，但因環境折磨，缺乏營養與照料，在渣滓洞被囚禁下得病。先有痢疾，後來大小便不節，肚子腫脹；一九四九年秋天死在渣滓洞獄中。死得很慘。

關於北京中國大學中文系說，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被捕了四個月。抗聯爆發後回國，志願到蘇聯工作，在蘇聯立創教育實踐學校學習，一九四〇年畢業後，在蘇聯任業餘劇團對班教師，繼在九十五軍政治部任宣傳指導。此時二次被捕，在牢八月，釋放後不日即赴蘇。後任寧遠劇團團長；一九四一年在西亞劇中、省師教書，因參加清除國特師與青年團劇團運動，失敗被捕。此後在瀋陽集中營關了一年十個月，唯遇香清異，陪戰後，弄得遍體鱗傷。一九四二年用金條保釋出來，被逐出境。

一九四四年，他到海區，在鼓水區國中學教書。一九四五年他又在重慶獨資創辦書畫書報，出版進步文藝畫報。美書報，又曾去上海，想在上海開書店，張甲書款。即於該年夏被捕，解宜賓轉瀘縣，最後得到重慶警察局口供淨利，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死。獄中在一個難友紀念會上作詩一首：

國難從來選戰雲，巴山夜雨夢國魂；
史家高輩重孤憤，誰予低吟魯迅詩。

初嫁新婚六月雪，幼說危楊餘生入獄總無誤，坐看中天日影移。

陳明德烈士

陳明德：男，三十歲，大竹人，六一號員。

他及名陳德昭，大竹中學畢業。四十六年在行知小學工作，四十七年在民權中學任教。四十八年受聘揭發特務試驗運動，在瀘水被捕，受刑很重。表現堅定。

黃細亞烈士



黃細亞：女，二十一歲，瀘南瀘縣人，學生，參加強民團。

幼年在新立九中讀書，以拒婚出走，至渝參加革命。在抗戰時擔任自治會主席協助編導學生運動，曾在西南鳳鳴輔和保育院幼雅園工作，後又協助黨反特務工作，四九年九月十三日被捕。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中英合作所死。

蔣開萍烈士



蔣開萍：高麗人，二十四歲。他在瀘縣安中畢業後，說考入

但也很豐富的一生寫作了一本很厚的傳記。一、二七號殉難於渣滓洞。



鄭寄松烈士

鄭寄松：重慶人，二十六歲。

在第二小工廠寫字課當繕寫工人。因不滿敵方對於全體工人工資扣，曾數度抗議爭執，擬定工人活不下去。等口說就國特派報明被捕，在牢中表現頑強。於一、二二七號殉難於渣滓洞。



熊世政烈士

熊世政：化名高厚仁，男，二十歲，四川巴縣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返家，七月入臨安通警備隊十三營當兵，同年八月被捕。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白公館刑場槍決。死前特務將其妻體問這這樣一傳時：「你們這兒，他何時說：『難得』。臨刑時，高呼口號，唱國歌，從容就義。」

護廠烈士

一、第二十九兵工廠

很多人都知道，在重慶從由三十里的大渡口，有一領地與渣滓洞的第二十九兵工廠。這個廠的產山地方，轟立着「兩鋼骨水泥的巍巍的廠房，這裏面安置着兩座一九〇〇瓦的發電機，這是多少人的心願，這是多少人的積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大軍已兵臨重慶城下，解放軍已踏到了發電機的身邊，這座已踏到了發電機的身邊，於是伸出了喉嚨。

廠房，在二十九廠各重要設備部門，堆積了很重的黃色 TNT 炸藥，準備吃掉這用人皮血汗培植成的所有機器和工人。這一個廠裏有一位英勇而多才的工程師熊世政，是交渡廠的主管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清晨，他早已知道軍方決定要先吃拉這個心臟——交渡廠。他組織特種隊的生命和光榮，他堅強地舉步率領了二十個學工，冒着生命的危險，拿了繩索和竹梯，大家都不顧身的跑到交渡廠去開炸藥。匪軍堆積在交渡廠的炸藥有百多箱，敵軍有三分之一時，匪軍安設的定時性雷管發作了，轟的一聲巨響，轟塌了天，鋼骨水泥架成的廠房一五〇〇瓦透平發電機兩座，附近的百門電話機和工具房等，都成了幾斷斷，隨工程師等十八人壯烈犧牲。還有一個人受重傷，兩個人受輕傷。這種忠勇為國，誓不脫身，保護國家財產的精神，真是千古不可多得。

我們的心頭纏繞着無窮的真恨和悲憤，我們將用這無窮的哀憤和悲憤，化

郝耀青烈士



郝耀青，青島人，二十四歲。一九四四年秋入國立四川大學物理系肄業，郝君在校成績很好，並積極從事救國工作，嗣後並由迭次學運無不身先士卒。一九四九年成爲學生救國運動進行，作黨之橋樑，頗獲黨內之鬥爭，因國民黨之殘酷壓迫，遂由成都乘船逃往重慶，其間曾參加厚梁被捕組織「民權」一九四八年，在川大畢業歸里，任教私立川東中學暨私立培英學校。一九四九年春改爲獨立培英學校。於四月中被

用大政治案。性爽直，善讀書。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乘車，曾在成都被捕，後經校方保釋，十二月四日乘車回重慶，曾親自到重慶，實得自己部份財產，一方面籌劃民小本從事組織民衆，創組織農工聯合會，會員達數百人，因此引起特務注意，以一炸彈一槍，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在重慶商務印書館被捕。被捕後關在重慶圖書館，到五月才解到重慶法務部。一一、二七死。

何懋金烈士



何爲匪特逮捕入獄，因於法。中學時期曾參加救亡運動，寒暑假則組織同學到農村宣傳，訪問，了解了民間的痛苦宣傳，訪問受其革命思想影響的很深。後因受其如何其芳的影響，更進一步了解了革命的方向與路線。一九四四年考入成都全慶大學農經系，參加各學生運動。在川的外省學校，高幹給過重慶地，金大不形例外。因生在四六年就轉入國立四川大學。組織了黎明歌唱團，盡力團結爭取中間分子。一九四八年秋畢業後到重慶作農工工作，了解研究組織農工黨的工作，特立一千餘民（地主除外）參加了農會會。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在重慶被捕，均未招供。一、二七、二七死。

艾文宣烈士

艾文宣，重慶人，重慶大學教育系肄業，川大文學院畢業。曾經當過鄉長，但是出於忠於黨義

爲無畏的力量，來繼續生產以安這這烈士的忠魂。現在五星紅旗已飄揚在山城的上空，人民已從黑暗牢籠中趨向光明的世界上，忠勇的烈士們在地下可以永遠微笑了。

簡國治烈士



簡國治：二十九歲的工程師。廣東順德人，幼軍善愛游泳，故考入青島海軍學校。抗戰軍青島海軍畢業於青島海軍學校第五期輪機科，時年二十一歲，被派至民生公司船廠及招商局江新輪實習，後入機廠動力部一實習，後因環境變化，從青島回重慶轉入雲南，任雲南省開遠水城機務助理工程師。負責設計外機機務，一九四三年重取回國機務主任。廠助理工程師，又轉調回開遠廠第一節由助理工

程師升爲開工工程師而工程師，主管交換機。在其職權範圍內，盡了最大可能謀取工人的福利。重要廠故之前，他時時到愛國工廠發廠之安危，乃和同同仁商議保全方法。親率工人於交機機務設電機。故必必要時堅守廠內，以防破壞，奈前日警隊長其當時中發誓此種行為大有「讓讓」嫌疑，在其警力下不得已乃忍痛將已裝就之電網拆除。十一月二十八日夜重慶已臨解放前夕他和發廠一部份同仁脫離志，通齊守在廠內，二十九日警隊或部隊來廠搜查，他雖知部隊無法保護，然仍以最大之勇氣守誓電機至最後時刻，將至五時許，破警將迫令他們退出停止出廠，當機浦成未試，常恐要跳

劉家彝烈士



劉家彝：湖北漢川人，二十九歲，共產黨員。在大渡口鋼鐵廠設計部任副工程師。他雖生長在屬於小資產階級的大家庭裏，可是並沒有那庸碌庸碌的項習氣，他常常巴金爲的「家」中人物！擊鼓首比



(芳蘭)夫人夫雲滿采
中振子幼其及

議、民衆團員、店員。因國學派被開除，四六年開始在「現代書局」、「春秋書局」、「新文藝出版社」、「西南土產公司」等處作社員，曾聯絡別人創辦三月、康仿、活路、民衆等進步刊物，及組織圖書部，發行進修班，工作熱誠、認真、上進心強，四八年七月十一日被捕，獄內受刑很重，雙手放殘，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死難。

張學雲烈士



張學雲：男，二十八歲，西康綏寧人，共產黨員。

畢業於成都師範中，後又考入國民黨中央軍校，曾留校工作一年，思想轉變後在四八年加入組織，從事革命工作，在瀘廣文部隊當連長。四九年一月在瀘縣被捕，受過很多次刑，沒有屈服。他家信仰佛教，沈陽湖有一個警察班長是回教，他即進行戰爭取工作，結果被班長捉去，他認爲「獄中會黨走私買賣東西。他自己講得很大努力。」

譚平安烈士

譚平安：男，小學教員。他作過小學教員，當過圖書管

理員和編輯等。後在清光明德小學作教務主任，四八年冬以這起義事件被捕，受刑不屬，一二七死難。

鄧積玉烈士

鄧積玉：四川樂山人，五十歲，共產黨員。他曾任樂山太平尋的保長，四八年定該地軍政捕，因於沈陽湖一二七死難。

黃楠材烈士



黃楠材：男，四十歲，四川雲陽人。

武員中華大學畢業後，曾任中學教員，後在開縣縣黨部當書記。因在開縣被武裝暴動，於一九四九年三月間在雲陽被捕，押送瀘州。十一月十四日在中美合作社電信局風場遇難。

黃鏡材烈士

黃鏡材：男，三十三歲，四川古蘭人。他原名叫黃新安，自幼即當反統性，在縣中簡易師範讀書時，由於現狀的發育，和廣泛地接觸了進步書刊，思想轉變，四一年參加軍事事件，他在縣中秘密籌備。曾先後在驢山、漆水及貴州

備極慘，致殞命。



田玉清烈士

田玉清：二八歲，二九廠工人，因在瀘縣在安渡廠高地之炸藥殞命。



陳建銘烈士

陳建銘：廿八歲，江北人，廿九廠一所機工，因在瀘縣在安渡廠所定時炸藥爆炸，以致殞命。



任安炳烈士

任安炳：廿七歲，蓬溪

人，廿九廠升火工，因廠區所製在安渡廠所定時炸藥爆炸，以致殞命。



董定盛烈士

董定盛：三十七歲，渠瀘人，二十九廠技工，因在瀘縣在安渡廠所定時炸藥爆炸，以致殞命。



肖良烈士

肖良：四川蓬溪人，四十六歲，渠重慶大渡河調機廠服務多年，一九四六年由民主同盟加入民盟工作，與彭、李等同志聯系。重慶解放前數日，肖同志迫於義憤，遂策動工友譚慶，不啻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夜竟

被國特武時中，裝使排長員周家慶、張德廣、嚴鵬等捕獲。中，同月二十八日即於驢山地方槍殺斃命，卞局志詢部復檢各中一彈，壯烈就義。



柳傳烈士

柳傳：四十四歲，湖北雲城人，廿九廠安渡廠機工，因在瀘縣在安渡廠所定時炸藥爆炸而殉難。



王吉之烈士

王吉之：技工，一九三七年進新華日報作隨字工作五年，因病離職，職後二十九廠工作。十月三十日新勇加入協助搬出炸藥，不啻炸藥爆炸殉難。

金沙等地作救濟工作。四五年
行不阻不絕的革命活動。四六年
返古蜀工作。展開農民運動。組
織變種隊運用民間封建形式如
老會等來教育農民。四九年九
月轉回廣安場任中心學校教導主
任。準備大軍公同辦事。奔走兩
地作建立武裝。及經濟方面的工
作。準備發揚川漢邊區武裝鬥
爭。四月十七日在廣安場被捕。
獄內曾受酷刑。堅不屈服。

陳少白烈士

陳少白：男，三十歲。四川合
川人，共產黨員。
合川縣立小學畢業。四六年參
加中國共產黨，在金子鄉擔任建
支農委。組織農會動員百餘人。
同時在楊高興鄉作農民運動。
四九年二月十五日晨七時在重慶
被捕。獄中情狀未洗衣。受酷刑
。辱辱十分認真。一、二、二七
液淨死。

章培毅烈士

章培毅：男，廿九歲。安徽桐
城人。參加了民團和第三黨。
武漢大學機械系畢業。曾從香



港來渝工作。國時組織長久。他
是在四八年十一月在青木湖被捕
。獄中對難友們生活上幫助很多
。學習上亦能從供好方法。獄中
大家結黨。一、一、二七死。

鄧誠烈士

鄧誠：男，廿歲。四川涪陵人
。共產黨員。
他是黨軍中的兒子。在涪陵與
其母一道被捕。是個優秀的青年
。曾受刑。獄中表現好。一、一、
二七液淨死。

劉國銘烈士



劉國銘的個子。活潑的。見過
他的。永遠都不曾忘記他的說
。他是重慶人。劉紅輝的弟弟
。西南聯大經濟系畢業。逃往成
都建國中學習高中的時候。他就
開始接觸了新的思想。積極參加
抗戰初期的救亡工作。在昆明時
的參加。第一次學生運動他熱烈
的參加。從不曾落後。在聯大畢
業後。曾在陵縣中當過一段時
間的校長。今次。當地的民主黨
。他是有過貢獻的。他始終不
能忘記的是夢的地的包藏。但是
和知識份子沉重的包袱。但是
他在革命事業中間努力地去改變



王昌烈士

王昌：現年三十一歲。
廣東增城人。領工。因敵
軍交施虐的定時炸藥。不
幸爆炸。以致死。



呂治平烈士

呂治平：四川涪陵人。
現年三十五歲。參加此次
在交施施源水池旁。被開
炸藥。不幸遇難。



張國樞烈士

張國樞：死時年四十歲。
安慶縣人。此次解放
時。因被國軍匪軍所炸之
定時炸藥。不幸爆炸。以
致死。



張金山烈士

張金山：現年二十八歲。
湖北漢陽人。此次因敵
軍交施施源水池旁。被開
炸藥。不幸遇難。



羅萬忠烈士

羅萬忠：技工。二十八
歲。四川南充門鎮人。
一、一、三〇。因敵軍交施
源水池旁。不幸遇難。

二、電力公司第三發電廠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夜十時許。第二發電
廠山頂及河邊附近一帶。
槍炮聲不絕於耳。隨後
敵軍所有員工。又開進彈
庫前轟然一響。有如炸彈
爆炸。震動山頂。以致距
場崗處。仍各守崗位。照
常發電。給市民光明。
不料至十二時。山頂槍聲
大作。只見交通通訊一線
人。手提提槍步槍。向廠
區圍攻。蜂湧而來。並以
機槍及快槍。指向職員
工與志願警。威脅不聽。
廠去武器。強令舉手高舉
。另有十餘名警員被圍
。同時死難！

。內。用手槍着值班工友
不准動。將破爛鋼鐵之炸
藥六大箱搬入洞內。燃着
引線。立即逃回。叫一聲
跑！不數分鐘。轟然一聲
。整個鍋爐河經過猛烈爆
炸。鍋爐炸塌。並立即燃
燒。值班工友不及逃出。
慘叫於火光之中。當時全
廠員工無不悲憤。誓將
匪幫之慘無人道。新恨將
身的苦烈相中槍救。乃將
虛擲。將心頭二人救出
。但已身受重傷。不治慘
死。其餘高克臣、彭子清
、彭世林、李小豐四人均
粉身火燬。同時死難！

要了自己的階級立場。真心實意地要求自己作爲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當特務頭子徐錫勳對他爲什麼要參加共產黨時，他個強地答覆：「我是從哲學界研究出來的！」他堅決地拒絕自新。曾背地蓄死，不肯隨着生，更不肯用同志們的鮮血來換取個人的自由；他是共產黨員，任重區區沙區特派書記。在獄中苦心學習歷史，學習勞動，進行自我改造，努力進行爭取、教育特務的工作，他還書寫特務傳單，「你們有今天，我們有明天！」在高壓尖厲的口號聲中，他用自己的腦漿和鮮血，激盪在自己心愛的祖國的土壤。

李銘三烈士



上海人，三十六歲，學員。家中貧寒，生活貧苦，後勉勵入學，在上海民立中學畢業後，即在京滬鐵路務。曾參加進步團體。八一三後，積極參加救國委員會籌備處辦事員等。四三年三月參加滬南青年聯誼會，並作傳單並進報及其他革命工作。四八年六月一日以參加來一二次陳誠會被捕。四九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被難於法決刑。

鍾奇烈士



湖南醴陵人，二十七歲，民主青年會會員。他又名鍾奇，程雲。家庭經濟惡劣，讀過小學以成即到社會上工作，曾先後在醴陵縣林場作過政訓、編譯、記名等。後在雙山兒童保育所任教員，又在重慶和平日報作記者及採訪主任。曾與承平人土運籌作通訊工作。四九年初，擬計對東參加地下武裝，因故未果。十月十一日晚被捕，囚於李子嵐，十一月廿四日移「新康里」廿九日就難於「就公廟」下「檢林坡」。

葉正邦烈士



南昌人，男，二十七歲。他曾在重大讀書，以重大葉孟君失蹤去四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成福被捕後轉獄。一九四九年「一一、二七」淞滬劫難。

盧樹清烈士

廬山縣人，三十二歲，四川巴縣人。一九四二年元月入電力工廠工作，任採煤小工。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夜，蔣匪派兵時，破壞工廠。因匪賊被擊死。

彭子潛烈士

彭子潛，三十五歲，四川長壽人。一九四二年入廠在礦機房工作，平時遵守崗位，工作努力，不幸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蔣匪破壞工廠時，因

李小豐烈士

李小豐，男，二十一歲，四川長壽人。在電力廠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蔣匪破壞工廠，應難殉難。

潘心國烈士

雷方廠工人，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蔣匪破壞工廠時，因難殉難。

高元成烈士

高元成，男，三十五歲

三·二十一兵工廠

萬軍康烈士
萬軍康年四十七歲，江蘇寶應人，一九二八年七月入南京金陵兵工廠，（二十一廠前身）派入轉廠工作。該廠於蔣匪來渝

共勉體儀，口吐鮮血，出獄打聽過。萬君，乃吐血連三天之久，因傷勢太重，終於不治亡故。

電唁

一、中共中央電唁楊虎城將軍家屬（見楊虎城將軍事略）
二、中共西南局的電唁是：「西安舉義，運籌全國，重慶成仁，永垂不朽。」
三、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司令部、政治部的電唁：「上聯寫着：『免除下一代苦難，願坐穿牢底，將蔣賊等熱愛祖國，至死不屈。』下聯寫着：『要清算敵軍，決不遺天罪，戰犯蔣介石在重慶殺人民，願同葬。』」
四、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李達四司令將軍合送的大電：「化悲憤爲力量，爲烈士復仇，徹底消滅反動派，爭人民幸福，努力建設新中國。」
五、中共重慶市委員會的電唁：「楊將軍忠義不屈，上而



於解放後爲同事發現，見



大門大堂會曾開這

永恆的悼念

一、重慶各界人民追悼大會

重慶各界人民於一月十五日在青年館大禮堂開追悼大會，由中興特別區多個團體聯合作主席。被國民黨軍隊屠殺的楊虎城將軍及特別區多個團體的烈士以及重慶解放前夕為保護長工二十九號、二子一廠、電力等廠而殉難的軍警被難烈士追悼大會。大門外圍，用白布搭成的祭棚遮蓋了整整一條青年路，禮堂內容納不下的難屬和花圈都設在這棚下的兩旁掛着，立着，成千上萬市民在門外靜靜地默哀。但眉宇上聚起的一下血淋淋的國旗如五顆大紅星，却又苦對着偉大的死者，中國人民踏着先烈的血跡，繼續最後的勝利。

進入禮堂大門，正中懸着令人肅然起敬，楊虎城將軍十二年前遺像安放在靈堂中央，他的兩旁是殉難的三十二位最優秀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的遺像如生，他們是死難烈士的代表，這裏有茂原匪徒從容就義的中國共產黨四川省委書記羅文，有張學良將軍麾下革命軍人黃顯聲軍長，有四川「挺進報」的發行所陳亞，有重慶進步人民最珍愛的秘密讀物「中華兒女的革命典型」的作者鄧女士，有被捕十年在獄中堅持學習十年如一日共產黨員譚沈明，有中國民主同盟盟員沈迪暉，有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科學專家周時，記者王白揚及大學教授姜又霖，以及數十個救國委員會科學專家周時，他們的生命是如何頑強，三十三張英俊的容貌今天俯視着來祭的人民，人們向他們鞠躬致敬。

「楊虎城將軍被殺後烈士們永垂不朽！」靈堂的橫額上這樣寫着，上邊是中共中央去年十月十六日致楊虎城將軍公子張振民發覺的全體文大抄錄。中共四軍中央局的挽聯是：「西安義舉，誓復全國；重慶成仁，永垂不朽。」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帶隨春、李建諸將軍的輓聯寫道：「為烈士復仇，徹底消滅反動派；爭人民幸福，努力建設新國家。」壁上掛着的無數對聯指示今天追悼大會的意義。

不到預定的中午十二時，禮堂坐滿了各界來賓。劉伯承、鄧小平兩將軍因

有要公，特提前趕來重慶領地首先舉行祭禮。禮堂，郭將軍之夜，重慶各界代表人物相繼到來，軍警官員除蔣春主任，陳錫福市長，曹成勳副市長，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張強，中興特別區局長張子健，重慶市長張子健，川東行署主任任錫霖，人民解放軍部黨代表，新進來的孔從周將軍，中國民主同盟代表張海潮，重慶市黨部政權代表張揚松青，市黨工會代表張顯儀，學務代表張子君，中國商會主席張青年國重慶分團代表李季，船務代表李耀華，重慶牙醫劉文潤等，文政界艾德等工商界徐樹林、稅西恆、溫少鶴、汪雲松、彭錫年、若雲碧等，新聞界王文彬等十餘人進入禮堂，最後面幾排坐着難屬烈士家屬，楊孫民將軍悲痛地坐在家屬座位中。他們始終含淚，每一切人都要擦擦他們的眼淚，燈光搖曳。饒歌奏起的時候，主祭人蔣春、陳錫福、張顯儀、蔣黎人曹葆秋、孔從周、楊松青、唐耀武、任白文、楚圖南、張顯儀、陳子君、李止非、艾德、李耀華、徐樹林緩緩地走上烈士靈前，蔣春主任恭謹地向前十鞠躬，每個角落發出抑制不住的哭泣。

蔣春主任向大會發表悲壯的講演，他說：這國慘案是可痛心的，但值得中國人民驕傲，烈士的英靈就是中國人民的光榮，他說：美善合作救濟中國革命，並不是表明它的犧牲死亡，中國人民一定要打到台灣和澎湖為難拿罪難歸案法辦。他號召大家



烈士遺像被難屬軍新

重慶各界人民追悼大會

捕獲軍裝部，正從一輛白雲一線被拖出。



列行靈送寫速·二

，國全奮震舉義南西門
L。朽不垂永仁成慶重



隊鼓樂的行靈送加多

軍，重慶市軍軍政代表楊德厚，中共市委會書記文海，精忠學院中學校長吳其鈞兩千人。

十時三十分，樂炮齊鳴，開始發靈。全體人員向楊虎城將軍靈柩敬禮，敬奠之後，響亮着鮮明的新中國五星紅旗，吸着繪有雲和五星的鮮花鮮草的靈柩，就由二十四個人抬起來了。

楊虎城將軍靈柩由七位水手不朽的巨大的橫槓，和楊虎城將軍的巨大的遺像，由人民解放軍所派連連的弟兄高擎着，走在最前面。兩千人的送靈行列就按照楊虎城將軍的英靈前進。二戰軍樂隊，儀仗隊，花團隊，燕雀，又新及重慶烈士的民間樂隊，由學生高舉着的三十二位烈士的靈柩，並着合作軍團烈士的遺像，跟着青布，寫着「復仇」二字的旗隊，十二軍軍樂隊，工農界人士，僑界人士，各機關代表和楊虎城將軍的親屬，市委會文工團所派的紅星隊，雲雀，接着就是楊虎城將軍靈柩，之後又有市委會軍樂隊和建國連，合成了這巨大的莊嚴的送靈行列。

從清白話，民慶路，紀功碑，大樑子，小什字，直到朝天門，路旁觀禮的人民至少有十萬人以上。聽

慶國將軍楊虎城的英靈和送靈典禮，在五月十六日下午兩點二十五分，由他的長公子楊拯民司令扶柩導隊，在重慶的哀樂和禮炮中，一順流而下，響亮樂隊中，將他到地埋入被解放了的故鄉去了。

兩天兩陣的樂隊，由白雲就起楊虎城將軍的送靈典禮而熱鬧起來。參加送靈典禮的軍軍政各界代表和各界人民，就從四面八方湧向空曠的廣場聚集。送靈人員有二十餘種樂器從民間，精忠學院，中共市委會書記文海，吳其鈞兩千人。



送靈遊行中的烈士妻兒。

和元旦日慶祝解放大遊行一樣，同樣是人山人海，但在這人山人海之中，不是樂樂和喧嘩，而是一股無比悲憤和強烈的復仇情緒所造成的肅穆，沉重而莊嚴的空氣，縹緲着楊虎城將軍的靈柩前行。

在送靈沿途，人民團體紛紛路旁，這些樂隊循着民間禮俗，案上陳三牲酒品，燃香燭，虔敬地上香焚帛，向靈柩行禮之後，並高呼送靈遊行口號，悲憤之情溢為痛淚，楊虎城將軍公子楊拯民即在靈柩中頻行孝子叩禮。

送靈行隊在緩緩進行中，觀禮的爆炸聲北社的軍樂聲，響亮的號鼓聲和民間樂隊的鼓聲，接連不斷地，像波浪湧着前進的潮水般匯合成了一支轟天而而悲壯的送靈交響樂。而在這交響樂中，更有一支最高昂激憤的千人大齊唱：『即是呼喊送靈遊行口號：一、楊虎城將軍永垂不朽！二、死難烈士們永垂不朽！三、為楊虎城將軍復仇！四、為死難烈士們復仇！五、打倒台灣去。』

活屍會合行！六、聽動殺人兇犯！七、肅清漢奸！八、大家起來打張特！九、特務份子快快自盡！十、反對蔣美特務屠殺中國人民！十一、肅清蔣美特務！十二、打倒聯合蔣團！十三、中國人民民主專政！十四、中央人民政府萬歲！十五、中國共產黨萬歲！十六、毛主席萬歲！

簡常的口號高喊入雲霄，使這個送靈遊行，變成了重慶的千百萬人民向蔣大政變：『為楊虎城將軍及被難烈士們復仇！』變成了重慶的千百萬人民在向蔣大帝物體的無敵示威。

這陣楊虎城將軍靈柩的「送靈」輪早已在嘉陵江畔齊集石碼頭大待發。阻攔着靈柩，成子成萬的人民又湧到了江邊。軍樂隊在沙灘上高奏着樂器，二十四個抬工沉重地扛着棺木安放在柩輪內。然後，開始了安葬典禮，在禮炮聲中，讀讀安葬文：

「惟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六日，不幸楊民已故都懷痛，託吾與父之靈前曰：『楊倫惟康，雲與慈安，順流東下，實旋泰風，雲雲風馬，護柩惟康，魂兮歸來。』」

楊虎城將軍的巨大的靈柩，中共西南局政協會場的靈柩全文，中共西南局所送：『西南聲援義舉全國，重慶成仁永垂不朽。』的輓聯，輝煌的黃雲五

中，更有一支最高昂激憤的千人大齊唱：『即是呼喊送靈遊行口號：一、楊虎城將軍永垂不朽！二、死難烈士們永垂不朽！三、為楊虎城將軍復仇！四、為死難烈士們復仇！五、打倒台灣去。』

活屍會合行！六、聽動殺人兇犯！七、肅清漢奸！八、大家起來打張特！九、特務份子快快自盡！十、反對蔣美特務屠殺中國人民！十一、肅清蔣美特務！十二、打倒聯合蔣團！十三、中國人民民主專政！十四、中央人民政府萬歲！十五、中國共產黨萬歲！十六、毛主席萬歲！

那裏，都隨着楊將軍的靈柩運往西安，被放在船頂上。
二時三十分，鼓着楊虎城將軍及黃顯聲，宋謙雲夫婦，宋謙雲公子，劉聖民，關國明，楊幼孫諸烈士八具棺木及楊虎城將軍夫人及女公子兩具骨灰筒的，光榮的喪隊，輪鳴着汽笛，在昂揚的哀樂和輓炮聲中，停柩了，轉身駛進長江。

江岸上，成千成萬的人在招着手，揮着帽子，向楊虎城將軍及烈士們揮淚告別。楊將軍司令站在船舷上，頻頻地揮手答禮，船頂上的巨炮和轉輪，像擊到輝煌的旗幟在迎風招展，向高天江東去。

三、烈士展覽會巡禮



參觀展覽會的群眾行列

暴發將英特務大暴行的楊虎城將軍被難烈士像片、遺物等展覽，決定一月十八日起在渝女師內隆重舉行。在重慶人民正熱烈擁護國運清溝特運動的時候，這個展覽的舉行，毫無疑義的有着更重大的更深刻的意義的。

十八日下午三時，展覽會開始預展。從渝女師大門的石梯上去，便有着無數鮮紅「血」字的白布圍圍住繞堂的大路。在較內廣場上，正面向東立着由楊虎城將軍及三十二位烈士遺像兩所安成的祭壇。祭壇前圍着一個方面。裏面陳列着烈士們的血液，斑斑血跡現出由紅變黑使人一見就觸目驚心。再由這慘絕難堪的長道中過去，在禮堂入口處高懸着一幅國特屠殺烈士的大畫卷：「十一月二十七日劍子手們把沈明學烈士綁出白公館後，一路上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並揮着劍子手楊德興說：『你作惡多端，是逃不掉的，中國人民一定會替我們復仇！復仇！』寫滿了禮堂的回柱。順着展覽次序看吧：鮮血淋漓，活生生的真惡，沒有一個人看了不喊復仇，沒有一個人



中慶地壇和榮堂
楊、中慶地壇和榮堂
楊、中慶地壇和榮堂

重慶人民致志了楊虎城將軍及烈士們十其悲感，草草完成這這巨大的任務。但是，楊虎城將軍及烈士們的遺體雖然重慶了，楊虎城將軍及烈士們的不朽精神永遠留在重慶，為重慶的千百萬人民永恆紀念。

看了不喊復仇嗎？活屍屍哩！

七十八幀照片 血淋淋的畫面

先從「七十八幀照片」看起，這七十八幀照片是在美特供特務們的「合作」敵人的內部的。第一部份是應寫內敵，和「活埋」的形勢，標題上說明：「蔣美特務們竟敢殺害我們這百個英靈，這筆不可忘記的大血債，我們要強人民內部的團結，肅清匪類和捉拿殺人兇手，亦革命黨迅速歸案，求得早日建立革命秩序。這樣做，我們就執行了烈士們的遺志，這樣做，我們就執行了烈士們的遺志。」第二部份是烈士們被難時最後一代的苦難。標題上說明：「蔣美特務坐牢。」第三部份是烈士們遺留的遺囑和致詞的情形。標題上說明：「安息吧，楊將軍和死難的烈士們。你們的遺仇，我們一定要報，你們未完成的革命大業，我們一定可以完成，中國人民是難也不能動搖的，你們安息吧！」

在禮堂台上和對面，一共掛了七幅畫卷，這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然而也是最激發復仇決心的血腥寫照。一幅是沈清源烈士，特務用牛黃麻線將楊虎城將軍將軍平手的縛面面孔。一幅是「丹徒的化身」江竹筠烈士受刑時，何等慘烈的代表全體英女為烈士們感人畫面。一幅是烈士們在獄中磨練堅韌地鑄成五更紅旗的情形。一幅是「死難烈士」連恩戴乳架也遺教者的

匪特施酷刑

時情慘重。一幅是九一八年，蔣介石特務們施酷刑，屠夫們來勇的施當地在匪特的樓閣下學取了陳仲偉偉大的偉大畫像。

「匪特施酷刑」

另外有十一幅描寫匪特施酷刑的畫卷，標題上說明：「蔣子竟竟施竹板刑，但我們的骨頭是鋼的。」這是烈士劉興特特的英勇回答。一、「壓板子」。二、老虎凳，李胃林烈士被折斷了左腿。三、夾手，賈維烈士在受難。四、吊鷄兒浮水，江竹筠烈士受難時回答：「革命怕死不是好漢。」六、竹籤釘手指，許建烈士大罵說：「我就是六十四種刑，我也不怕。」七、火燒背，楊漢安烈士受刑後五、六月才癒。



擊案在邊處鮮血的烈士血衣的，慘烈烈士們英勇就義時的情形。

葉金榮親展覽會陳列的烈士畫像。



八、電刑，劉石泉烈士在受難。九、假活埋，陳然烈士雖全身被埋在土中，但仍面不改色，心不跳。十、灘水池，用鹽水池毀烈士之面。十一、警犬咬，而特使使美帝所訓練的惡犬，咬噬烈士。據報，又有五幅描寫烈士在獄中仍不斷學習的漫畫：一是表現許祥麟烈士拒絕為匪特作會計，寧肯餓死的氣節。二是「牢房裏是學堂」，三是陳然烈士在獄中仍繼續出巡。四是挺進牢在牢房中仍繼續進軍。另有二十二幅羅

「特務獲通條」，「人間地獄的萬鈔」以及一張特務逼下的「我們的家鄉」大照片，這些展覽上，有特務則子謀人，廉王鐵壁在內，標語上呼號「大家起來檢舉特務。」

烈士遺物遺作

有血肉有愛憎

烈士遺作有沈崇華的民歌集，張神浩的遺詩，何敬生的詩，余祖勝的詩，羅爾和遺稿，劉國益的讀書筆記，馮鴻淵的遺作，張文江的遺稿，宣國致羅××的信及生前著作「紅樓夢人物」的殘稿，唐敏久的遺稿，何柏榮用俄英兩種文字的筆記和音樂論文。劉振英的「中國文學史的方法論諸問題」，「故隸詞社時代的文學」，「中國文學史教程」遺稿。王白與的著作，與羅澤遠信，文澤遠詩，白探富「石壁」的遺稿，黃顯聖的血衣，「為黑孩子短皮襖」上有四道痕及血跡，遺書：「簡易俄文法」，遺下的俄文書，日記，煙斗，便帽及正翻在「一一·二七」大屠殺那天的日曆。胡其芬的遺作及扇子，古承德遺歌「曾經為大眾熱愛的」書水是個大活寶」這支歌就是他作的，陳丹陽遺稿遺物，余祖勝在獄中用牙刷柄寫的「一百顆五角星」僅存一顆」。譚沈明的俄文譯稿，以及羅廣斌志士在獄中



難遇所美中在四二、一一明耀與官副之軍將城虎揚的



難遇所美中在四二、一一民耀與官副之軍將城虎揚的

所寫的詩，及牛曉春志士所寫的「獄中女牢記」等等。

看了這些烈士們的遺作，會使你深深感到這些中國損失了這批優秀的兒女。在他們既有的榮耀顯赫，殘缺軀體而水至千石的遺作中，烈士們對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生命便閃在眼前而使你敬慕，使你振奮，誓為烈士們未竟的革命遺志努力。

看完了展覽會，在無比悲痛的心情中，抬頭一望，就清楚的指示「化悲憤為力量」的橫幅高掛在牆壁上。再回轉頭來：「擁護人民民主專政」的巨大鮮紅橫幅，正張現在眼前，這就是展覽會的目的和期望，這就是為烈士們復仇的唯一道路。

烈士身份統計

- 中國共產黨黨員九七二人
- 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一八八二人
- 重慶份黨二二人
-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五人
- 中國勞工協會會員四人

烈士籍貫統計

- 六二學社社員二人
- 民主人士及其他二二二人
- 四川一七六人
- 湖北一人
- 湖南一人
- 江西一人
- 江蘇七人
- 雲南一人
- 陝西七人
- 貴州一人
- 山東六人
- 廣東四人
- 山西一人
- 湖南四人
- 遼寧一人
- 河北三人
- 安徽三人
- 浙江三人
- 不詳者六人
- 死難人數(發掘屍首者)共三百三十一人
- 被譽為烈士者二二六六人



战士们英勇的氣息！

編後小記

由於本書內容的再增加擴大(最初計劃的內容僅為本書前半)，對於文稿採取較謹慎的態度(每篇文章都經過幾次改寫，並經市委黨委審查通過)，並定烈士名單作了較週詳的考慮，和希望印刷能作到儘可能的精美，所以本書的印刷工作前後所費的時間有一整月。

一個月不是一個短的時間，但在我們擔任這工作的同志來說，我們不但不覺得一個月三日的漫長，反而感到一切太匆促，以致許多地方因材料搜集的不齊不全，記錄得很簡略，如松林坡遇難的三十二位難友的情形即是；又如雲南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老樹三十二號「政治犯」拘禁所的屠殺情形，就不太清楚，沒有紀錄，所知道的僅是六位殉難難友為李宗燾，朱鏡，高力生等而已。

此外，還有幾點要分別說明的，謹附註如下：

(一) 審查烈士的標準計有三項：
一、生前鬥爭經過；二、被捕後堅貞不屈；三、英勇就義。對烈士資格酌量定其為鄭重，除初審、覆審通過，認為合格的烈士外；並將最初材料不足時，鄭重核、陳德海、熊瑞等十一人。

(二) 關於烈士遺著部份，本書選載甚少，這是因為城中的紙、筆、墨一律俱用竹籤代替，墨係用棉紗燻的灰調水製成；均為獄中志士發明的代用品，得來不易，且獄中條件經常舉行大搜查，大屠殺後，匪徒縱火焚燒了烈士屍體及全部遺物之故；否則，烈士遺著的質量必遠較現有的豐富精采。

(三) 本書編寫所採用的材料，主要地係取自獄中說險的志士們的口述、筆錄；以及有關黨社組織和志士家屬友好等所提供的材料，各文字和內容如有錯誤，當由本會編校者負責。

(四) 本書此次在檢驗印，得到了國民公報社職工很多幫助，尤其是工場的工友，發揮了工人階級高處為革命事業服務的精神；這樣使附有圖像很多的本書，在重慶舉世動輒的印刷條件下，得以清楚地呈現任讀者眼前，這是我們必須特別說出的。

看完最後一級校稿，執筆草就這一篇向讀者交待的短文，我們的工作到此總算告一段落了。我們是兢兢業業地盡我們底力量從事這工作的，但我們自知仍仍不免於錯誤。如果讀者從本書中得一些東西，那乃是不朽的烈士們的賜與；如果讀者覺得有不滿意的地方，請把所有的謬實加在我們這些無能的工作者身上吧，我們將誠懇地接受一切批評。

「中美合作所」是蔣匪幫在中國大陸上最後最大的一個集中營，它絕不能作為曾經遍佈在大陸上的許多集中營的全面性代表，但它的殘酷、慘毒、無恥、羞怯，却是將匪幫集中營典型的縮影。

這筆英帝、蔣匪「合作」屠殺中國人民的血債，我們不該忘記，「血債必須用血來償還」。我們必須來還這筆血債！文復我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打到台灣、西藏、海南島，解放全中國！把匪首蔣介石抓回來，為我們底烈士復仇！

為了紀念我們這些失去了生命的人民導師、革命戰士，我們要踏著烈士們用鮮血鋪成的道路，完成他們未盡的革命事業。前進，再前進！

最後，讓我們高呼：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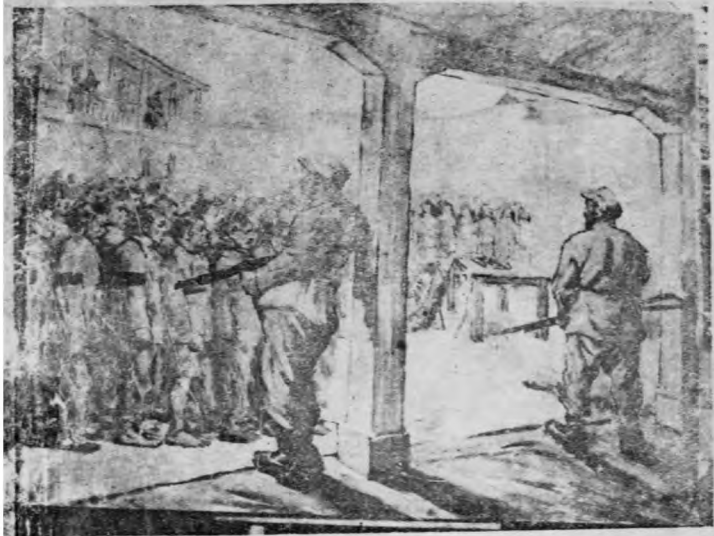
她辨認出了她的親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

正誤表

本書經過五次校對然後付印，但由於編校者不修仔細和校對出來
的錯字工友們沒有全部改正，使本書尚存若干錯字。除照原頁向讀者
道歉外，茲將正誤表列下：

頁數	欄數	行數	誤	正
31	1	3	打倒台灣	打倒台灣
31	2	3	軍火車，	軍火車，
28	1	28	(上)……(右)……	(上)……(上)……
28	2	28	楊丘三	楊丘山
28	3	28	高麗在	高麗新
28	4	28	梅羅新	梅羅新
28	5	28	深仇，	深仇，
28	6	28	藉仇，	藉仇，
28	7	28	「自由」	「自由」
28	8	28	然後	然後
28	9	28	難友們	難友們從
28	10	28	團登	團登
28	11	28	抓緊了	抓緊了
28	12	28	胡勞了	胡勞了
28	13	28	胸脯	胸脯
28	14	28	西北	西北
28	15	28	渣滓洞	渣滓洞
28	16	28	要從	要從
28	17	28	不管到	不管到
28	18	28	行李；	行李；
28	19	28	分贓	分贓
28	20	28	崇	崇
28	21	28	于伯	于伯
28	22	28	王汝璧	王汝璧
28	23	28	把牢底坐穿、	把牢底坐穿、
28	24	28	第九小節	第九小節
82	1	82	又是同志	又是同志
81	2	81	很好，	很好，
81	3	81	彭同同志	彭同同志
81	4	81	當與	當與
81	5	81	難友與敵人作	難友與敵人作
81	6	81	一些時來	一些時來
81	7	81	動使	動使
81	8	81	對他	對他
81	9	81	劉文榮	劉文榮
81	10	81	樓六室	樓六室
81	11	81	一、二七	一、二七
81	12	81	練習	練習
81	13	81	彭燦燦	彭燦燦
81	14	81	被押	被押
81	15	81	「中美合作所」	「中美合作所」
81	16	81	上提……學生	上提……學生
81	17	81	年的級	年的級
81	18	81	四川人，	四川人，
81	19	81	「中美合作所」	「中美合作所」
81	20	81	曾在	曾在
81	21	81	教書	教書
81	22	81	秘密	秘密
81	23	81	「民協」	「民協」
81	24	81	高曉	高曉
81	25	81	十月十六日	十月十六日
81	26	81	蔣軍，	蔣軍，
81	27	81	劉象純	劉象純
81	28	81	一種	一種
81	29	81	聲譽適合	聲譽適合
81	30	81	「西安義舉	「西安義舉
81	31	81	上面寫着：	上面寫着：



封面：江竹筠女同志坐過老虎凳，灌過水葫蘆，還被吊擊過好幾次，特務從沒有在她口中得到過一個字。渣滓洞的難友，曾集體為她寫過一首「靈魂頌」（由何雪松烈士執筆），這是其中的一小節：

你是丹煉的化身
你是蘇菲亞的精髓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華兒女的革命典型

封底：在美製的卡賓、機槍下，在美帝、國特「合作」的集中營裏，兩百多難友用絕食抗議了匪徒虐殺「犯人」的暴行；經過了堅苦的鬥爭，終於，為死去了的龍光章戰友舉行的追悼會開成了。渣滓洞牆角的野花野草是花圈的材料，難友們利用早餐時節省下來的稀飯，將解便用的草紙連起來，做成了繞聯、錢紙。樓上六室的繞聯，寫出了集中營裏每一個人心底的話：

是七尺男兒生能捨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還家